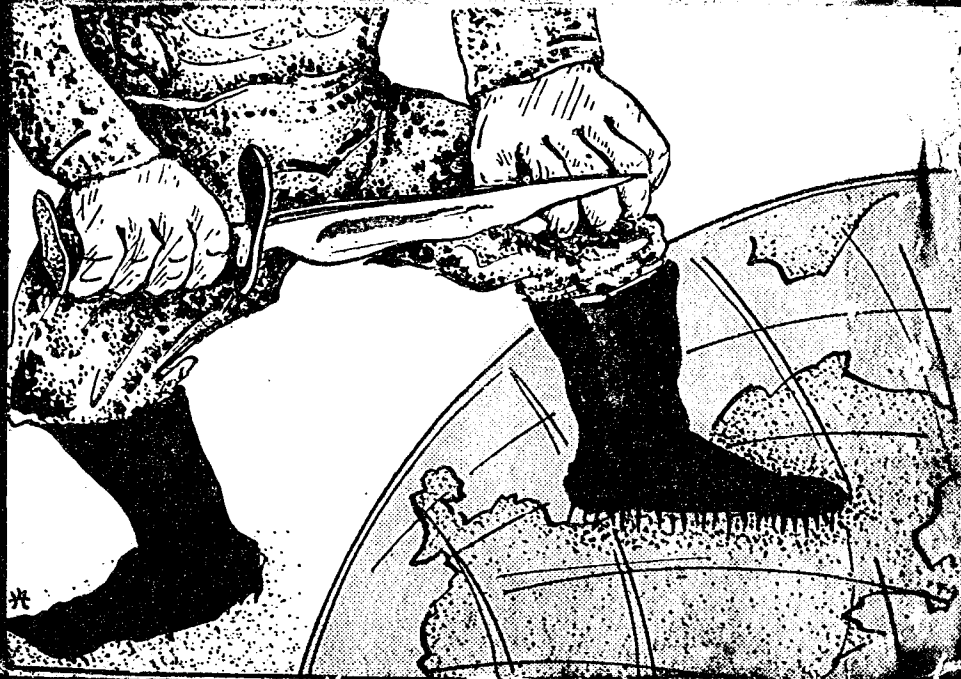


# 戰挑界全向本日



德 意 日 美 蘇 英 法 中 蘇 聯 國 際 共 產 黨 領 導 之 戰 爭



~~D011~~ F003  
~~0137~~ 0189

日  
本  
向  
全  
世  
界  
挑  
戰

英國薛萊爾博士  
陳清農譯著



「要和主張正義的人站在一起。他主張正義的時候，和他一起，他多行不義的時候，就和他分開。凡脫離這樣立場的，就不配算做美國人。」

——亞伯拉漢·林肯

## 譯者序

緊張了一個多月，畢竟譯完了這本書。古人云：『家有敝帚，享之千金。』蓋昵之久而感情自生也。月餘以來，心在茲，目在茲，手在茲，一字一句都經過我而傳達，則我今日之依依於此書，乃當然之事，故而在譯完而舒了一口氣之後，還要寫幾句介紹的話，使牠能更完美地和讀者見面。

著者施萊爾博士 (James A. B. Scherer) 是個『老日本』。一八九二年大學畢業之後，他即到日本担任英文教職，自此以後，直到一九三七年，三島之上不斷有他的足跡。在四十五年的僑居生活中，他觀察了日本人的生活的各方面，經歷了明治維新以來日本政治社會的滄桑，加之日本政界軍界的要人中，像真崎甚三郎是他的老學生，像已被殺的齋藤實大將，還活着的荒木貞夫大將與廣田弘毅以及其他等等名角，都是他的熟友。像他這樣一個熟悉日本情形的人，並且是西方人，至少能講給我們許多很有趣味的『日本侵華的幕後故事』，那大概是『意表之內』的事吧？

故而在本書中，他以輕鬆美麗的筆調，揭露了日本軍閥侵華的淵源。他談天皇崇拜，談自殺操練，談藝妓，談孝順的娼妓，談農民的痛苦與財閥的剝削，然後再談到這種種社會背景對於日本軍閥的心理影響，總括一句，他從歷史上觀察了日本的新舊矛盾的生活，侵華的原因，並還推測了她的前途。『隕星』無論他觀察的方法是否正確，但他告訴了我們許多新奇的故事，新奇得連日本人中

也只有幾個人知道；他表達了一部分西方人的『日本管見』，這是很能增長我們東方人的自知之明的；他給了我們十幾篇好文字，叫我們必須一氣讀完，欲能不能最後，而且最重要的，他還說出了日本帝國主義這次侵華，是法西斯軍閥的權力野心的表現，是不能賭贏的孤注一擲，是出賣人民的行為，這使我們讀了以後，能更明瞭他們的侵略基礎之薄弱，而增加我們的抗戰勇氣。因此，對於這本書譯者雖不願隨着別人說牠『是一九三八年關於中日問題的最好著作』（譯報），但無論如何總是很可讀的一本書。

本書之可讀，由日本政府之嚴禁進口而得到了反面證明。本年三月一日的東京朝日新聞載了一篇文章，說道：

『施萊爾博士，原是日本的朋友，在我國居住了許多年……這位六十七歲的加利福尼亞大學的前任老教授，在四十五年前來日本，任教職於九州的佐賀中學……從此以後，他常來日本，並寫了許多關於日本的書，如日本歷代傳奇（*The Romance of Japan through the Ages*）今日的日本（*Japan Today*），滿洲偽國（*Manchoukuo*）等等。他的見解和同情筆調，很博得了日本人的欣喜與信任。

『他最近一次回國是在去年六月，正當中國事件爆發之前。七月間，政府命駐洛杉磯的颯江領事贈給了他三等神聖寶章。』

「但最近外務省突然得到報告，說他竟寫了一本炸彈般的反日著作『日本侵華的幕後故事』。外務省當局立刻得到這部書，一讀之下，發現全書二百七十二頁中，除了惡毒地誣辱日本以外，什麼都沒有。好像他已拋棄了文誼的面具，並還因此而瘋狂地得意似的。」

「一般相信，他所以寫這一本書，是因為想藉此弄到美國反日團體的巨額金錢。從前他曾想做南滿鐵路顧問而遭了政府的拒絕，故而寫此惡毒反日的書，以泄私憤。」（轉譯自上海密勒氏評論報三月十二日號）

事實，並不如日本帝國主義者的反宣傳。日本當局常認為頒給一枚勳章，或用政府基金或滿鐵金庫，就可以叫任何外國人替他們作工具。因而他們拿這手段去對付施萊爾，用天皇名義，贈給他一枚高等勳章，「以答謝他那增進日美邦交的幫忙。」施萊爾當時坦白告訴江道，他要說他自己所要說的話，並且後來，他又把那枚高等勳章退還了天皇。密勒氏報評論說：「這是明治維新以後第一件最刺激人感情的事。」「雖然日本外相廣田向國會保證，決不讓施萊爾的這本書有一本運進日本，但這種書的一大批一到上海，便像「熱大餅一樣」地一閃就賣完了。」

宣傳得夠了。下面再說幾句關於翻譯的話。

本書原名 (Japan Defies the World) 應譯作『日本抗拒世界』現仍譯作『日本向全世界挑戰』

原書中英譯日本人名地名特別多，並且大多是舉姓而舉名，且包括上下古今。把這些人名地名再譯成日文，不但對於我中國人爲討厭事，即對於日本人也並不很容易。本譯本中，有一二人地名之未能查得者，均譯音而附上英文原文；其原只舉姓而無名的人名，如可以查出姓名者，則用其全姓名。至於『高麗』與『朝鮮』譯文中併用，蓋因就一般通用說，對前代高麗之不便稱朝鮮，亦猶對現代朝鮮之不便稱高麗也。

一九三八年，紅色五月之末日，譯者。

# 目次

譯者序	一
第一章 開場話	一
第二章 閃電一般的變化	六
第三章 軍人的演變	二五
第四章 當新的國家降生時	三七
第五章 學童的謎	四四
第六章 天皇崇拜	五八
第七章 舞台上與舞台下的自殺	七二
第八章 藝妓	八八
第九章 孝順的娼妓	一一四
第十章 農民兵士與人口壓迫	一三一
第十一章 四大財閥	一四五
第十二章 海軍保全面子	一六三
第十三章 八個嚴重事件	一七〇
第十四章 極峯的一九三七	一九七
第十五章 法西斯同盟	二一四
第十六章 隕星？	二二一



## 第一章 開場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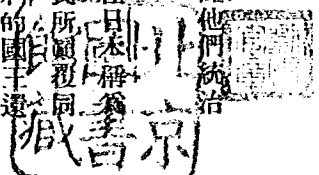
日本的人民已給人出賣了。出賣他們的是他們的軍閥——軍隊內部的一個小團體，他們統治着政府，並開動戰爭的機器而橫行無忌。

在莫索利尼發明法西斯主義這個詞幾百年以前，法西斯主義就已統治了日本。這在日本稱爲「幕府」。牠統治了日本六百年，最後在一八六八年結束的內戰中，爲被壓迫的人民所顛覆。同時明治天皇自恢復了政權——至少是名義上。在這以前，他所掌握的實權，比今日意大利的國王還要少。

日本當時的莫索利尼叫作「將軍」，即掌握最高權力的軍事狄克推多。他以令人痛恨的專制統治人民，今天法西斯制度之所以除非用周密的欺騙手段而不能壓制人民者，就因爲人民曉得牠們的歷史。

今日日本幕後的莫索利尼，是南次郎大將，朝鮮總督。他的開始統治政府，是在一九三一年八月四日，這時候他曾要求軍隊在滿洲採取直接行動。次月「滿洲事變」發生了，結果造成了傀儡的「滿洲國」以及傀儡的皇帝；日本軍閥們還要設法使他恢復從前的北京皇位哩。

南大將的假想陣線，共有三條：東京的近衛親王，華北的寺內大將，上海的松井大將。他想在中國



獨步橫行，他曾經叫這些大將們挑動戰爭，這就是他的軍隊在中國所以受了很多苦痛的一個理由。你在報紙上從來不會發現他本人的名字，因為他避免公開，他是用長途電話統治着一切。

不論在什麼時代或什麼國家，凡以武力在一個資本主義國家施行狄克推多的，就叫作法西斯主義。法西斯主義一字，包括了許多意義——從『總攬主義國家』（一個騙人的名詞）到納粹主義，幕府將軍主義，以及古代羅馬的暴君主義或古希臘的專制主義，都是法西斯主義。至於民主主義，則是由人民通過能夠自由立法的會議而行統治的主義；不管是在共和國像美國法國，或在自治領地在加拿大，或在君主國如英國瑞典，凡是行這種統治制度的，都是民主國家。這兩種制度，猶如南北極的相反，任憑辛克萊·劉易士怎樣說都是無用的。

日本古代法西斯主義的特點，是皇帝和將軍間的距離遠。皇帝住在京都的宮殿中，將軍則住在鎌倉或江戶（即現在的東京）的幕府，或城堡中，兩者相隔約有三百英里。將軍統率着軍隊。當他有所需要的時候，他只消寫出來，皇帝便在上面蓋一個御印。爲了便於統治而有意製造出來的天皇崇拜，完全是另一回事。因此，在今日，那位南大將的使者近衛親王，匆匆趕到天皇避暑地，便在命令上簽一個字時，於是這命令對於驚訝迷惶的人民，就如當初摩西從西奈山運下的兩塊耶和華簽了名的石板一樣，有壓倒一切的聲威。因爲近幾十年來日本的官立學校，不斷教着人民把他們的天皇看作『統治宇宙之神的化身』。

南大將以鐵樣手腕所統治的高麗之離東、京，比過去京都、江戶更遠。他率領他的軍隊住在大陸上，一有機會便立刻從事於破壞性的戰爭；他離國內政府的所在地既遠，而離他那百分八十的兵士的父老們所已慣見的農村不安尤其遠。嚴酷的紀律，把無數可憐的青年農民造成了一支訓練嚴緊的無賴隊伍，即通常被尊視的『私人的軍隊。』

在經濟上，日本受私人獨佔的統治，比別國尤甚。四大家族不僅佔有了全國財富的一半（天皇的除外），且統治着各政黨，並和貴族通婚，甚至和皇室合作去爲他們的無量資本尋覓新的投資出路。這四大家族就是三井、三菱、住友和安田。他們製造一切東西，但主要事業則是製造軍火。他們和南大將及其法西斯軍隊合作企圖佔領中國。

但日本的普通人民都反對這種侵佔政綱。一九三七年四月末，在選舉票櫃之前，他們以壓倒的票數把這政綱打消了。

於是法西斯蒂們便咬緊牙根，開動戰爭的機器，直奔中國去作戰。在戰時，根據一種奇怪的憲法，軍人本身就是他們自己的法律。

在軍隊中有一種反對法西斯主義的暗流，這在一九三六年二月二十六日流產了的叛變中，達到了最高峯，那時一千四百個士兵衝破東京的營房，拿起武器向『一支私人軍隊』挑戰；即法西斯份子爲了野心將軍與大商人的利益而豢養的一支軍隊。結果，法西斯份子們，施用了一種巧妙的詭

計，反把這一次的叛變利用了。

同時貧窮已極的日本人民大眾，却被踐踏在鐵蹄之下，須出錢幫助野心與貪婪的軍事行動。

這次的『不宣而戰』的原因，是很簡單的。一切關於人口過剩需要土地的論調，都是飾詞。日本現有的未開墾的土地，至少足夠供其人民去經營一世紀。

只因爲軍閥只想獲得更大的權力，財閥只想獲得更多的財富，於是這兩個貪狼，就互相勾結，想在中國大啖一場。如果他們竟獲成功了，那廢法西斯蒂的日本要統治中國，日本就會成爲全世界的致命威脅。日本的軍閥早就做着征服世界之夢的。

中國能夠『吸收』日本的時代，已經過去了。往時的先例，已爲新的機構打碎了。正如H·A·L·費協爾在他的『歐洲史』（註）中所說：『航空機器已參加戰爭，新的科學技術和宣傳工具，已走進政治領域。古代從未見過這樣深入這樣徹底的專制主義，如今日德意等國，借新式機器的幫助所很容易地建立起來的那樣，今日的任何政府都可以運用牠手中的巨大工具，很容易地頒佈並實行總攬主義國家的精神奴役。』

『總攬主義國家』之建立，正是近衛親王公認的日本野心——這名字不過是古代『幕府將軍主義』的一個新名字。

【註】一九三七年倫敦Edw. Arnold Co. 出版，頁一二一七。

這就是我所看見的日本。我喜歡古代的日本，但它已經消逝了。或許經過一次革命之後，它仍可回來。勝利對於今日的日本人民，是一件最壞的事情，因為牠不僅會確立總攬主義國家的暴君專制，而且已受到威脅的世界或許還會轉來毀壞日本。

## 二

沒有美國的軍火供給，這次的「不宣而戰」是不會發生的。日本的百分之七十五的石油，購自我國（美國下同——譯者）一半的鋼和鐵也自我國輸入。據我國商務部報告：在一九三七年的正月——四月間，我們售給日本的生鐵，比過去六年中售給全世界各國的還多。本年初，日本的兩大富族會向惠斯汀工廠及別的美國企業公司訂購最大的製鋼設備，數量之大為近三十年來所未有。此次的不宣而戰，是在七月七日爆發的。軍用汽軍各種機器及其另件、銅塊銅板、軍用化學材料等——這些物品，恰在戰爭爆發以前或正當戰時，都裝滿了每艘從我國港埠啓航的日本船，而駛向日本。由我們的幫助準備了戰爭，更由我們的幫助發動了戰爭。只要我們能及早封鎖對橫濱神戶的輸出，戰事就可中止。

我們也可用抵制日貨的辦法來阻礙戰事。我們亦可以隨時用抵制絲貨的方法來困窘日本的軍閥。美國用絲的百分之九十七，都來自日本，日本生產絲量，佔世界產量的四分之一。絲是日本的珍貴收穫。日本如果得不到賣絲的代價，她就不能付給我們經常售給她的軍火的代價。多嘴的人會指

責我們是幫助日本在亞細亞大陸從事殘酷屠殺的幫兇。

抵制日本軍閥，不僅可以消解他們良心的不安，免除我們將來的危險，並且於日本人民亦有益。在新的法西斯統治下，國家預算上，撥給『教育復興』的經費，僅有百分之點後十分之二；健康和救濟的經費，僅有百分之一零十分之六；可是戰爭費，却超過百分之五十以上。

對於一切捐稅，農民們所付的要佔百分之卅一點五，雖然戰時的一切利潤盡歸牠們所得。在前線打仗；但工商業團體，却只付百分之十三點五，雖然戰時的一切利潤盡歸牠們所得。

在不宣而戰中，我們的疏忽却更是罪過的。我們用各種軍火資助了日本，但中國却一無所得。中國自己沒有船，實際上即使有船亦無法通過日本的窒息封鎖，而我們對這封鎖，連抗議亦不提。我們算得上是亞洲的好隣家嗎？

總統（羅斯福）在芝加哥的演詞，（註）確已補救了不少。日本對此的反應，則頗堪玩味。『我們以為美國人比別人更了解我們哩！』我們確實是更了解他們。下一次我們還要更好地了解。

## 第二章 雷閃一般的變化

開場話完畢以後，我們現在走到幕後去，詢問『怎麼樣』和『爲甚麼』。

【註】 一九三七年十一月，羅斯福在芝加哥演說，隱斥日本的侵略——譯者。

人人知道日本是一個謎。

她所以能成爲一個謎者，因她有變化如電閃的絕技。她曾經把許多變化表現給我們看，但使我們震驚現在却是第一次。

說得明白些，日本的軍閥，業已 Amuck（狂瘋）了。他們的血管中有了馬來人血液嗎？Amuck，是一個馬來字。Running Amuck 的意思是『東奔西衝地尋找血喝以止渴。』這真說着了日本軍閥的情形了。

當海軍少將白來（註一）第一次揭開日本的箱蓋時，西方的觀察家們只是一片好奇心。日本是一隻希奇骨董的箱子。然而今天她却成了一隻潘多拉的箱子，向全世界散放着恐怖。（註二）

在這兩種天殊地懸的好奇和震驚的狀態中間，美國人已經相繼經驗過了欣羨、敬畏、理解、猜疑、斥責，最後則大驚。

現在則一轉而回到了野蠻主義。因爲我們對於一九三七年中夏近衛親王所說的驚人的話，除

【註一】海軍少將 Perry 一八五三年至日本，爲美國或歐美各國至日本的第一人——譯者

【註二】Pandora 是希臘神話中女神名，她的箱子中，藏一切人生的患害，放散以後，爲害世界——譯者

過說日本是野蠻以外，還有什麼可說呢？他說道：『中國必須被打至屈膝，』『必須降貶她爲一個十足的屬國。』數週後，陸相杉山又附和着，對他手下的一羣法西斯蒂的軍官說：『我們必得把中國摧殘到在經濟和軍事上絕對無望的境地。』這還不是野蠻主義嗎？

從來不曾靜止的日本，在根本上就是動態性的。她的萬花筒式的變換，使我們得到了許多變幻不同的觀感。

(一) 希奇時代：一八五四——一八九四年。

最初看到時，他們都是『這麼古怪的人！』舉一個例子，他們一切都從反面做起。作者本人自維爾吉尼亞大學畢業後，即到日本的一個官立學校去教書，在寄回本國的信上，他曾這樣寫道：『你拿起一本書來，打開一看，我們書的底頁，正是他們的首頁；我們印書名的那一頁，他們則寫着「終」字；腳註，他們印在頂上；字行又是直行而非橫行，從右到左，而非從左到右。你去吃飯，吃的東西放在地板上，而第一道菜，正是我們的末一道菜。你去騎馬，馬只讓你從右首上去；馬一定要背向立在馬廄裏，頭伸出門外，而把牠的尾部，放在應該放頭的所在。划船先從尾部撥槳；水手們不說「北東，南西」，而說「東北，西南」。保母不把孩子抱在臂上，而却背在背上。木匠是拉鋸而不是推鋸；可是在使用那件拙劣的工具手斧時，却又滑稽地適合於矛盾律，他們外削而不是向自己身邊削。造房子時他們先蓋屋頂，數定椽樑後，再把它拆開，如此要一直等到下層建築完工時，房子一旦造好，你發現鑰匙是朝裏面



旋而非朝外面旋的；當有客人來拜訪你時，禮儀不是請他脫帽，而是脫鞋。最後，哀痛的顏色不是黑色，而是白色，日本人即在死時還忠於生命，他取坐的姿勢去被埋葬。」

頭腦清醒的長者，乳臭未退的小子，對於這種奇怪的習慣，莫不嘖嘖稱奇。但較具思想的外人，則認爲這種矛盾律，具有比習慣更深的意義。蓋特慕爾小姐描寫日本人說：「這是各種矛盾的迷亂變異之集合體，這一個種族企圖把大量的相反特性，都包容在他的感情和習慣中。」拉特博士從耶魯到日本以後，曾說：「他們在外表上和傳統上的禮儀，雖近於諂媚，但他們顯然亦能極端蠻橫無禮。在瑣細的小事件上，他們雖不惜生命，表示有自我犧牲的勇氣，但就盎格羅·撒克遜人的標準看，他們却時常犯着最卑鄙胆怯的罪行。在若干方面他們雖具最纖細的美學意識，但在另一方面，他們却可驚地缺少勻稱感與妥適感。在他們最尊貴的感情和動機中，寓有最劣的罪惡根苗。」由於忠孝，女兒成婢僕。由於天皇崇拜，思想成奴役！但天皇崇拜怎能算是一種尊貴的感覺呢？

我們外國人，在愉快的九十年代初次研究日本人時，發現他們最近纔從一種奇怪的政府制度中解脫出來；這種政府制度，他們自稱爲「幕府」，我們外國人則知道就是「將軍府」。現在我們曉得這就是一種超法西斯主義，在莫索利尼和希特勒發明「他們自己的」法西斯主義以前好幾百年，就已在日本實行了。最後而且最有力的一個將軍府德川家，統治了從伊利沙白時代到維多利亞中葉爲止這一時代，他的暴政之厲害，就是莫索利尼亦將自愧不如。日本人對於自由的不得了解，在西

方人看來實不可思議；正如拉夫卡都·赫恩所說，人類竟能屈從這樣嚴酷的法律，真是不可思議了；不僅住的房子的大小，傢具的貴賤都受規定，即連衣服的質料都有節制；不獨婚嫁的排場受有限定，即連婚宴的數量並食器的數量，都有規定；不但婦女的髮飾有定規，即連她的拖鞋帶的材料都有規矩，贈送朋友的禮物的價格不用說都有限制，即送給孩子玩的最廉的玩具的性質，與價值也有輕重之分。

我們亦聽說日本曾採取了一種奇特的憲法。明治皇帝聽從臣下的忠告，派遣他的宰相伊藤博士到歐洲收集憲法的意見。伊藤不去倫敦，而到柏林。當時俾士麥的權力正達到最高峯，他向伊藤說：『你可以用一切方法給你們的人民一份憲法。這是一種有趣的玩藝兒，並且只要你把你們的新海陸軍脫離議會和內閣而獨立，在你們國家遇到緊急事變的時候，軍隊只對皇帝負責，那麼這憲法便毫無害處了。這樣以後，你們平常只消和皇上保持密切關係，並決定怎樣才是緊急狀態就行了。』這裏所謂緊急狀態，如一九三七年夏所發生的便是。

或許伊藤正在尋覓這樣的忠告。或許他本就幹這名利雙全的玩藝兒：即給人民一種憲政的形式，而把實質照舊放在皇帝左右的人們的手中。但無論如何，這就是那份奇特憲法產生的經過。憲法頒佈之日，即一八八九年二月十一日，發生了一件極端奇怪的事情。這是一個全國歡騰的日子，因為沒有那一種人在性情上如日本人那樣喜歡自由的，他們充分認識——甚至誇大了——

憲政的意義但在這事以前不久伊藤的一個自由主義者同僚，即文部省大臣的森井子爵恰去參觀伊勢的神道廟，這廟是供奉天照神的，即是皇室祖先的太陽女神。到這女神神龕的庭院去的一段杉木道上，遮有一重粗紗的幕帷，這位負奉祀神道的特別使命的森井爵士，偶然用他的手杖尖端，把幕的一角揭起來，看看院子裏面的情形。他這「辱聖」的行爲適爲一位「愛國者」看見了，因此他就緊緊跟隨着這位大臣。

並在憲法頒佈的那一天早上，他把他刺殺了。在當場的格鬥中，刺客自己也喪了命，但在這刺客剛放進墓門，東京的民衆即開始前來向他的墓大致其敬。艦長佛蘭克·勃林克萊在他的「日本書翰」中描寫道：「商人、藝匠、特別是戲子、拳師、舞女、劍師以及少壯政客，都蠢湧到那邊；因此每天在他的墳前，總有一座香烟繚繞的香林，和紅紫燦爛的花園。」

既然如此，在日本出世露面的最初四十年間，關於她，西方人的頭腦中一直爲好奇心所主宰着，又有甚麼可怪呢？

## (二) 欣羨時代：一八九四——一九〇四年。

當白來海軍少將在一八五三年率領他的戰艦到日本去時，將軍府仍舊統治着日本。白來這時帶有菲爾莫爾大總統致日本「天皇」的信，在華盛頓方面，當時是把日本的皇帝看作將軍的。白來以爲他自己將他的書信呈交給皇帝了，實際則後者從來沒有收到過。將軍把信代拆代行猶如他本

人就是天皇，這種僭權行為，直到一八六八年內戰結束「皇政光復」時，始告中止。但將軍府雖被推翻了，日本的真正政府，却落到兩個有力藩族的手中，即薩摩藩和長洲藩——有時簡稱薩長二藩——他們兩族從將軍府手裏把天皇身體奪了過來。兩族的領袖伊藤和山縣，現在就在御座背後互相爭起權來了。伊藤主張和平，山縣主張戰爭。當伊藤爲外交事件在美國活動的時候，山縣就利用他的不在，得到了御璽的調印，對高麗宣戰，這事日本已渴望了許多年了。伊藤回到本國時，恰好來得及使同一御璽蓋上了別一個天皇詔書，於是取消了那建議中的戰爭。這是一八七四年的事。從那時起，直到三十五年後他被刺爲止，日本的政策，都擺搖在他和山縣之間。

伊藤是一向反對一八九四年的對華戰爭的，但山縣贊成，並且打了勝仗。我們應該承認這是我們的羞辱，即我們的好奇心，到日本鞭擊中國時，就一變而爲欣羨。一位宇宙神教的傳道師，已故的克萊·麥考萊君，曾在「日本書翰」上發表過一首牧歌對這一點表現得十分透澈：

歡迎呵，日本！我們七位列強，

歡迎你爲同志，願把你的名字，和我們的列成一行。

合衆國，不列顛，德意志，俄羅斯，奧匈帝國和意大利。

從今以後，世界的財產，我們願和你共享，你偉大的日本帝國！

日本人有時候常常不聰明地但是很好聽地向外國人說：「我們業已引起了你們對於我們的

藝術、智力成就、以及追求和平的好奇心，可是我們得表示一下我們的殺人的能力，藉以證明我們確已文明了。」

這話中間也有幾分真理。日本一直想修改開國之初她被人加上身上的那些不平等條約；但直至中日戰事發生後，英國才領頭主張在平等基礎上修改條約；而且過了相當時候以後，甚至提議建立英日同盟。假如這次的戰爭是自衛戰，那情形就不同了，但這是征服的戰爭，並且日本已獲得了我們的喝彩。

在以後的十年中，我們對於日本的羨慕，並未消滅，並且變成了實際的敬畏。當這位小「大衛」出而攻擊「哥利亞」並殺死北方的巨人高洛索士——沙俄的時候。

### （三）敬畏時代：一九〇五年

李鴻章——此人之矢忠中國舊帝國，恰好和蔣介石的矢忠於民國成個對照——那時到日本去求和，袖筒裏帶得有祕計。他正是勃蘭·哈德所描寫的典型「支那人」。他已和德國預先有一種諒解：即使他將若干中國的地方讓給日本，這割讓也不給承認。柏林方面向聖彼得堡提出了一個建議，於是產生了三國同盟，因為法國那時是和俄國當然同盟的。在李鴻章把滿洲喉舌（遼東半島）簽讓給日本後一個星期，三個實際相同的警告，由德法俄的三國大員交到了東京外務省；就中俄國的牒文如下：「俄羅斯大皇帝政府，在考察了日本對中國所提出的和平條件以後，深覺遼東半島之

爲日本佔得，必至繼續威脅中國首都，同時亦必使高麗的獨立無望，因此必成爲遼東和平之永久阻礙。俄國大皇帝政府爲從新證實對日本大皇帝政府的誠懇友誼起見，特忠告貴國放棄遼東半島之確定佔有。」

這樣劫奪式的冷酷文書，實爲近世所罕見。三國同盟原想分割柔弱的中國，但第一塊肥肉却該先給俄國吃去了。

伊藤在這一一次的危機中，表現了他以前沒有表現的偉大。他的國人雖滿心忿怒，但他却拂逆衆意，忠告天皇接受這不可避免的命運。他這一忠告，正如一個日人所說：「將全國人民轉變成爲怨聲鼎沸的暴民羣了。全國人民吐露着惡毒的憎恨。暴民的恐懼再沒有表現得像那樣可怕的了。」可是天皇却就在這全國喧嘩的時候，授伊藤一條菊花的寶帶，還加賞了他一個子爵的尊號。此舉動在人民中間發生了迅速深刻的效果。羣衆的不滿馬上平息下去，好像中了催眠術似的。

事件轉變得那樣的快，使本來爲慶祝日本對華勝利而召集的集會，一變而爲反俄激昂的集會了。作者曾被邀去參加一家官立學校的慶祝會，但到場時他發見自己是處在一羣嚴肅而惡兆地沉默的人羣中，他們都起誓要準備雪仇。這一準備經過了十年。

同時，在中國戰事的翌年，李鴻章上俄國去參加羅曼諾夫末朝皇帝的加冠禮。在聖彼得堡的時候，他簽訂了對付日本的祕密條件，在這條件中，中俄兩國相約，要是日本與風作浪，他們就共同對付

她。在這條約中，俄國暴露了她後來「償取」滿洲的動機。她獲得建造一條橫斷鐵路的權利——現在著名的北滿路，過去的中東路——這條鐵路橫過西伯利亞平原而至「東方主宰」的海參威。

就是這樣還不夠。正如維特伯爵在他的回憶錄中所說的，新登位的沙皇似乎「懷着一個奪取遠東土地的過度慾望」；兩年後，由於李鴻章大量地行賄賂，俄國得到了遼東半島的二十五年「租借權」，並獲得了從中東路向南經過全島而直到海濱的建築鐵路權。這就是後來的南滿鐵路。

沙皇一揭下他的假面具之後，三國同盟中的另外兩個盜匪，馬上也去掉了他們的假面具。於是瓜分中國一事，就變成異常迫切了。在這短短的五年中，這古老帝國所吃歐洲人的苦頭，在國際劫奪史上，找不到先例。法國在南部取了她垂涎已久的土地，德國奪取了青島的軍事要塞和膠州。俄國認為好機會來了，她奪取了她的新鐵路的南部終點兩個地方——她看作她的「遠東帝國」的直布羅陀的旅順口，和可以作為她的商業首都的大連，受着德皇和沙皇刺激的英國，也奪取了威海衛作為她的中途哨崗。

一九〇〇年的拳匪之亂，是中國的不幸。這事給了沙皇一個機會，使他加緊抓住了滿洲。在暴動平息之後，協約國的軍隊都從北京開還本國，唯有俄國例外。俄軍在滿洲駐紮下來，「要同中國訂立單獨協定，其內容包括拆燬滿洲砲台，解散滿洲軍隊，指定俄國人在奉天的政治居留地，以及俄國有特權否決關於滿洲的鑛山開發，及鐵路建築等事。」

這是一個具有充分野心的政綱，可是最使伊藤和他的國人驚怕的是俄國在掩飾之下，正向高麗蠶食過來；如果高麗一朝到了俄國之手，就會成爲「一把直刺日本胸懷的匕首」，這點我們只要一看地圖就可明白。一九〇一年伊藤親到聖彼得堡，想盡他畢生最大的努力去成立一個合同，即日本願意退出滿洲，而交換條件則爲日本在高麗可以自由行動。他幾乎要成功了。他和他的競爭者山縣作着時間的賽跑，後者正在計謀訂立由英國建議的英日同盟。伊藤很有理由的害怕，要是英日同盟的日俄協定成功之前就宣佈了，那麼本來就對英國深惡的俄國，就會和英國同盟者的日本開戰。如果他能先一步簽成協定，那麼讓英日同盟也成功就不要緊了。但同時在另一方面，英國却催促山縣要快幹，因爲萬一日俄之間成立了同盟，則她在遠東的全部利益將受威脅，更不必說俄國的侵蝕阿富汗、波斯和近東了。因此形勢對伊藤很不利，當他在聖彼得堡一人活動時，英國的電訊却雪片般地飛來，向接近天皇的在東京的山縣催逼。

伊藤最後經過維特得到了一個非正式的性質相同的協定。他滿懷勝利地把這大消息拍電給國內，可是已經遲了。山縣那時已能給他回電：英日同盟已是既成的事實了。這同盟在一九〇二年一月卅日開始，這時失望和憂慮的伊藤正在返國的旅途中。

於是俄國便匆匆出來防衛她的「東方帝國」，雖然她還繼續喊着「和平」，希望拖延時間——如一位俄國歷史家所說的——一直到一九〇四年四月，那時她已經準備妥貼了。



伊藤一到東京，馬上就召集了一個御前會議；對山縣政綱投反對票的，唯有伊藤一人。

軍人現在可以準備迅速的狠命的行動了，美國最初相信日本是爲生存而戰，所以好像給以一致同情，不過並沒有多大希望了；因爲這小國所處的形勢太不利了。當東鄉海軍大將給俄國的初次痛擊的消息傳來時，美國起了極大的興奮，而且繼續增高。不習用新式武器的有色人種，居然痛擊起製造新式武器的白種人來了。種族的偏見在技術和勇敢的面前消失了，況且日本人作戰的理由又似乎是對的。東鄉大將之奪得二〇三米特山，即旅順的門戶，尤使我鬆了一口氣，但我們羨慕的達到最高點，則是在一九〇五年五月二十七日，當東鄉將軍在對馬海峽打敗羅傑斯文斯基艦隊的時候。這位俄國海軍將軍自己的描寫是值得記憶的：

『我們的卅六艘兵艦，分成兩個縱隊前進。此外有三個分隊，每隊有四艘裝甲艦。隨後又跟着四艘巡洋艦，再後是五艘小巡洋艦，九艘魚雷艇，六艘運糧船。

『我們的十二艘戰艦，受到了十二艘日本的裝甲艦的攻擊。在最初半小時內，我們的人打得非常得手。因爲實際上他們的經驗和訓練，都是很充足的。我們在這最初開火的階段，使日本人受了極大的損失。可是，由於日方的猛烈砲火的攻擊，我們的人突然膽寒了，於是一切都歸於失敗。

『如果這輩俄國水兵能在戰事之起初階段中和日本水手打個平平，那麼結果無疑將大不相同了。東鄉大將手下的人，都是習慣於猛烈砲火的老兵，能始終不受大砲轟炸的影響；他們態度鎮靜，

繼續地施放砲火；他們計算正確，將我們四縱隊中每一隊的第一艘船都打穿。在兩點鐘內，日本的勝利便告完成。」

這對於日本不能算太快。在美國有一個人，並且也只有他一個人，曉得日本已是精疲力竭了，這就是西奧都·羅斯福（註一）把他這一秘密保持了一生。在那個時候，日本對於我們是極其欽佩和信託，駐華盛頓的日大使接奉他的政府訓令秘密來見總統，要求他出來干涉，以便結束戰爭，但外表上則是直接地全部地由他個人的創意而提出。（註二）

他答應了日本的請求，在新罕布什爾州的樸資茅斯召集了一個和平會議，於一九〇五年八月廿九日簽訂了條約，使日本變成了遠東的統治強國。

東京的暴民對於羅斯福總統的這種好意，反用燒燬他的肖像作為報酬，因為日本政府不讓民衆曉得這事實，故而暴民們反把日本的恩主當作忌妬的好管閒事的破壞者看待了。

由樸資茅斯條約的規定，日本獲得了南滿鐵路及其附近區域，該處富於煤礦和鐵礦，日本更取得了這鐵道及其區域的保護權。可是那時日本不認識這筆財產的價值，並且她的資本也已耗竭淨盡，因此當她的代表尚在美國時，東京的首相實際上已把鐵路及其附近區域的權利讓給鐵路大王

【註一】 Theodore Roosevelt 現任美總統羅斯福的叔父，當時的總統——譯者。

【註二】 見 Tyler Dennett 著羅斯福與日俄戰爭一書，頁一八九，一九二五年版。

愛德華·H·哈利曼了。此人的一生野心，是想變成一個妖精，「在地球上圍繞一條腰帶」，以便於運輸。那時他的大陸鐵路線，已由橫渡兩大洋的航運事業而連接，腰帶的唯一脫節處就是這一條重要的滿洲鐵路，因此他就到東京訂結購置這條鐵路的契約。但總統命令他的堂弟孟哥麥萊·羅斯福去通知日本政府，要他們自己保有這條鐵路。當他接得答覆，說日本沒有基金從事必要的經營，而且權利業已割讓的時候，他就吩咐回電到東京，取消哈利曼的讓與權，至於基金則一定可以設法弄到；唯一的條件是日本必得購買美國的鋼軌和火車材料。他的忠告被接受了。（註）

羅斯福總統對於日本這樣第二次地可貴的効勞，不是爲了日本人，而是爲了美國人。他預見到如果一個美國的鐵路大王接收了這個滿洲的綫架——南滿鐵路，就不免要有種種糾紛發生；因此爲避免將來的戰爭，他不惜惹起哈利曼的不快，而推翻了他的計劃。這是我們六大總統之一的最具有遠見的行動。

證實這些鐵路事件的經過的金子伯爵，曾告訴作者說，他有一天在白宮中看到一條大熊皮毯子，約有九呎長五呎寬，他不禁表示了他的羨慕。那時總統正忙着預備到西部去打獵，說道：「金子伯爵，這要不是我有生以來打得最大的熊，我就可以把這送給你了；可是我現在決不能送給任何人！」

【註】見日本金子伯爵著的「當代日本」一書，一七七頁以後，一九三二年，東京出版。

『不過我並不是在爲我自己着想，我是在想到我們的皇帝。』他笑着回答。  
『哦，要是那樣，我們馬上就給他送去好了。』總統大聲說。

明治皇帝對於這件個人贈品很是寶貴，常放在身邊，他並送來一套戒裝，作爲回禮。我可以證明，羅斯福上校常把這戎裝放在他薩加慕爾山的書房中的顯著地方，一直至他逝世的時候。

美日間的友誼，這時達到了最高峯，但馬上就開始向下跌落。

(四) 憂慮時期：一九〇五——一九一五年。

在樸資茅斯會議中日本某些代表所表現的帝國主義者傾向，已經引起了我們對於日本的憂慮，同時在東京的主張武力侵略的大隈重信又公開宣稱，『日本必須成爲亞洲大陸的一個強國。』因此在併吞高麗問題上，他和他的有力政黨就同伊藤發生了爭執，因爲伊藤曾允許高麗的獨立，而且他以日本僑居高麗的特使的資格，爲高麗人的幸福一直鬥爭至死。但在一九〇九年負擔着親善使命而赴俄時，他在滿洲的哈爾濱爲一高麗青年所刺殺。誠如他的日本傳記家所嘆息的：『跟着伊藤的死，近代的自由的日本之指導人物，亦一同滅亡了。』(註) 一九一〇年，高麗就被併吞了，但古代殘酷戰爭的記憶(參看第三章)使她不願對於日本的統治表示屈從。朝鮮的總督，即目前日本軍隊的統治者的南次郎大將，在一九三七年的對華戰爭中，不敢派兵援救在中國受到嚴重打擊的

【註】 見濱田著伊藤親王一書，二二二頁，一九三六年東京版。

日軍，因為他害怕他不在，高麗就會發生意外的變故。

我們對於日本的憂慮，在移民問題發生時突然加甚了。一九〇五年的舊金山年誌指出，日本在黃金州（註）的移民，在二十五年中間竟從八十六人增加到五萬人，而且還有卅餘家兩萬圓到百萬圓資本的移民公司，正在日本推動這一事業。這一事驚動了全國。於是在舊金山馬上出了現一個『排亞洲人同盟』，那邊的工人聯合會，又迫使教育當局排斥東方的學生。一九〇六年的地震大火後，一條排外命令果然頒布了，因此總統就出而干涉這種危及日美關係的狀態。這條不當的命令取消了。總統就和日本訂結了一種『紳士協定』，依照這一協定，日本政府負責自動阻止大量的勞動者之移入美國，如果阻止無效，我們就要實施排斥律。

羅斯福上校在他的自傳中說這協定『出人意外地完全達到了它的目的』，但加利福尼亞州却不這樣想法，在一九一三年該州實行了『異邦人土地律』，限制有公民候補權的異邦人的土地所有權；在聯邦國籍法下，日本人根本是沒有公民候補權的。

（五）猜疑時期：一九一五——一九二五年。

對於日本帝國主義的憂慮，到一九一五年已經成爲深刻的猜疑了，那時大隈重信的好戰內閣，橫暴超過他的一切先輩，竟利用世界大戰向中國提出了罪惡昭彰的二十一條，強迫承認這些條件

【註】黃金州指加利福尼亞州，該州主治金——譯者。

的內容是：中國各地聘用日本人作「顧問」；日本在華的教堂、學校、醫院均有土地所有權；中國警察中安插日籍職員；中國至少須從日本購買其所需軍火的大半；揚子江流域的三條鐵路之建築權；日本資本在中國建造海道港上有優先投資權；華南若干礦產之開掘權；日本有宗教宣傳權。

這一政綱表出了那壓抑了三百年的所謂「日本拿破侖」的豐臣秀吉的野心迷夢——關於他的驚人故事，我將在第五章講到。中國對此欺凌產生了永未減退的猛烈仇恨，甚至美國也爲了這年青的共和國（中國在一九一一年顛覆了滿清）燃起不平的義憤。一九一六年大隈重信退職後，繼起者爲寺內的軍人政府；他的大胆的政略之一，是他和華盛頓簽訂了藍辛石井協定，在這協定中，我們根據「土地鄰接」的理由承認了日本在華的「特別利益」。他和英、俄、法、意，亦秘密訂結了協定，因爲他希望上述各列強在未來的和平會議中支持日本對山東的要求，並取得過去德國在中國沿海各處的所有權益。在歐美的外交活動上這樣地強固了自己的陣容後，日本覺到現在可放胆做去了；一九一八年她借給了當時庸弱的中國政府一筆大款，附加的秘密條約就是默認二十一條中最苛刻的幾條。但當藍辛石井協定的條文爲全美所週知時，威爾遜政府只得加以取消，同時在中國國內，人民曉得了「國恥已達最高峯」，因而亦普遍爆發了反日運動。所有的留學日本大學的中國學生全體退學，有幾個甚至斬去手指寫血書：「此種罪惡協定，非取消不可。」但日本則誠如G·羅威士·狄更生所說，是有一種「殘酷而狡黠的執拗性的」，她並沒有片刻忘懷大隈的二十一條

件；在一九三七年，她就用她的陸海軍來強制實行了。

(六) 斥責時期：一九三一——一九三二年

日本自從劫奪了滿洲，並把牠伴演成了『滿洲傀儡國』以來，就受盡了美國人的普遍指摘。很少人同情這種求恕之辭；即日本自稱在一九三一年的華盛頓會議中，她之所以簽字於圈套條約，是受了欺騙；她怨恨在那時取消英日同盟；她在滿洲受盜匪侵犯之嚴重，幾乎叫人不能置信；她極端害怕俄國的『共產主義』，所以她要建立一個緩衝國。

美國人對日本的指摘共有三點：

(1) 破壞國聯盟約

她是國聯的基本會員國之一，她和別國約定『負責不訴諸戰爭手段，以保國際和平並安全。』對盟約十二條，她允許會員國間如發生任何爭執而有引起斷絕關係之虞時，她願聽受仲裁，或司法解決，或國聯大會調查，『在仲裁決定以後三個月內，或在司法決定或大會報告發表以後三個月內，決不得從事戰爭。』

(2) 破壞九國公約

在華府會議上，日本和其他太平洋列強一致同意：『尊重中國之主權、獨立及領土並行政之完整。』此項協定，後來擴大成爲九國公約。

(3) 破壞巴黎公約，即普通所謂凱洛格公約

日本和其它五十七個本約簽字國，一致同意「斥責用戰爭方法解決國際爭端，」並同意「不論各國間爭執衝突之起因如何性質如何，必用和平方法尋求解決。」

美國公意，對於日本之這樣地言不由衷與強詞奪理，均置之不顧。

(七) 大驚時期：一九三一——一九三六年

現在我們來約略觀察一下日本的經濟進步，這從一九三一年起開始引起我們的驚異，一直到五年後即一九三六年，這時統計數字指出日本在世界市場的競爭，已登峯造極，此後就要下落了。

世界大戰把日本不由自主地推到工業的成功。協約國忙於製造軍火，一切其他必需品，都仰給於日本。我們可以並非小視她的軍事幫助地說：她在大戰中主要的功績，是供給了各種日用品，——她也因此獲得大量的欠賬。爲了運輸各種商品，她建築了不少新船，十年中間，她的船塢增加了十倍；因爲大戰結束之後，她仍繼續造船，用以供給戰時所獲得的新市場。日本人的手藝生來伶巧，特別是在絲織業上；他們工作的團結精神實爲舉世所罕見。再者，他們不僅過着簡單的生活，因而不浪費，並且他們的雇主一向只支付封建時代的餓死人的工資，而却賺着近代工業生產的利潤。因爲這些及別的理由，日本的工業便隨世界大戰而飛黃騰達起來，後來又繼續加速地發展，竟至在美國本國市場上，日貨亦威脅起美貨來了。我們在賬簿上之感覺敏捷，是和別種人一樣的，我們看到商業的低落，



不免惱恨。這時我們的吃驚不再是政治性和部分性的了，而成了經濟的一般的。

(八) 震動時期：一九三七年

雖然我們美國人最近幾十年來對於日本的好感已逐漸低落，但我們却全然沒有料到日本在一九三七年的野蠻行動。近衛親王的那種嚇人言詞，竟已付之實行了。數千萬的非戰鬥員橫遭轟炸；手無寸鐵的和平使者的大使，竟遭追逐與機關槍掃射；各國領事爲他們那處境危險的僑民所發的呼籲，竟置若無聞；美國的水兵在他們自己的巡洋艦上，爲人殺死殺傷；英國兵遭鎗彈射擊；無數億萬的財產，變成灰燼；上海的國際海關被劫持；一艘美國的砲艦竟遭炸沉；這一切的一切，不僅都是在不宣而戰之下進行的，並且在我們一些人看來，又都是師出無名的，殘暴——除過是侵略者們的有計劃的劫奪。

在近代世界中，即使是在阿比西尼亞，也沒有見到過如此不義的行爲，從沒見過如此罔無法紀，如此野蠻殘酷。日本的軍閥是無人性的人。

## 第三章 軍人的演變

說到日本人的起源，我們所能相當確信地說的話是：這些人都是在耶穌紀元以前約一千年時來到他們的現在居處的，他們是亞洲東北部的某些最強悍民族的混合種，好像很習於騎馬。又如喬

治·山森爵士(Sir George Sanson)所說，凡是在日本住過的西方人，都覺得日本人的特性中帶有一種濃厚的南方的成分，這可由某些習慣的特點，最明顯地是言語，居住與飲食的特點來證實。(註)他們初到這日出各島時——中國人這樣稱牠們，因為太陽好像是從這島的後面升起的——發見蝦夷人已經繁殖在那裏了。蝦夷是一種原始白種人。作者曾經到他們所住的日本最北部的島——蝦夷島亦稱北海道——上去遊歷過，發見他們是可親近的，但有臭味。日本人洗浴，而蝦夷人不洗浴。他們現有的人口約一萬六千，過去約五十年間沒有增減。像許多別的原住民族一樣，他們現在仍是很原始的，因為顯然他們不能接受文化。他們仍處在漁獵的階段，大多數男子們連低級的農耕都不歡喜，而讓婦女們去經營。但是在日本戰勝他們以前，他們却是第一等的戰士，他們勇敢地對於這侵略者反抗了整整一千年，在這時期他們逐漸被逼到北方。假如他們有鐵製的武器與馴熟的馬匹，像早期的日本人那樣，他們或許是不會被征服的。今天他們惟一的家畜還只有狗與家禽，他們奔跑在每個蝦夷人的草屋中。或者小熊亦可以算是他們的家畜之一，因為他們捕養小熊，並且有時候婦女們還讓小熊哺乳，以便長到三歲時用作半宗教式的犧牲品。在仲冬時節的鬥熊事件上還保存着他們的古代勇武的殘跡，這時候，在遣送羣狗到洞中擾醒並激怒了野熊以後，一個蝦夷男

【註】見喬治·山森著日本文化簡史(Japan, a Short Cultural History)——頁，九三一年倫敦出版。

才僅帶着一把小刀進入白雪覆蓋的熊洞中。早期的日本人很尊重蝦夷人的豪勇，在一首歌頌傳說中的元始皇帝的詩歌中，說一個蝦夷是一百個平常人的敵手。

最初的日本人自稱大和，這個名字現在還用作京都附近地域的名稱，他們的幾百年歷史就是在這裏形成的。「大和」這字在傳奇中和詩歌中也沿用着，例如在「大和魂」和「大和武」（即日本武尊）的名詞中。

日本武尊於耶穌紀元初世紀，在征伐蝦夷的戰爭中變成了日本的第一個英雄。關於他的一切故事，都表現着他的勇猛與驕傲。他的父親，即天皇，一天叫他去責備他的哥哥之不應該不赴皇室的宴會。幾天之後問他這件事辦得怎樣了，他坦率地答道，他已殺了那個懶惰的東西，並把屍拋給狗喫了。這樣的孝行使他享受了極大的盛名。當他躺在瑞坡（Nobu）的原野上孤零零地快要死去的時候，他遙向他那不在身邊的父親說：「我孤單地倒在這荒涼的曠野上，沒有人來安慰我一句。這個身體的死去有什麼可悲呢？我惟一悲哀的是不能看見你！」

在日本人對蝦夷人作戰的千年間，他們也正吸收着中國的豐富的文明，並給以澈底的吸收。約在這個時期的中葉，他們的貴族都是「服裝炫赫的光輝戰士，習於用長弓大刀在馬背上作戰。」（註）到現在日本人還懷念着他們這個古代的格言：

花中最高是櫻花。

人間最貴是武士。

而別一方面，中國人則直到最近還相信：

好鐵不打釘，

好男不當兵。

蝦夷人的作戰方法，與美洲的印地安人相似，是出人不意地攻擊一個居留地，在日本人還未來得及追趕時，便帶着戰利品與俘虜，並遺留下血跡與焚燒而退走了。

作者同意於斯密士蘇尼安學院的畢孝布博士的說法，認為蝦夷對於日本人發展之影響不可看輕。除過擴大通婚的影響外，日本人在與這種頑悍英勇民族的千年鬥爭中，養成了遺傳至今的武士階級，和那統治了他們六百五十年而現在又握到了政權的軍人政治制度。『與這些古代土人長期戰鬥的結果，日本人給自己的種族複合體裏增加了一種最可寶貴的成分，並獲得了使日本成爲現代強國的主因之戰鬥精神。』

但也就因爲這種戰鬥精神，他們遭受了文明世界的深惡與痛憎，當他們在中國不宣而戰並橫

【註】見畢孝布 (C. W. Bishop) 著 早期日本的歷史地理 (Historical Geography of

Early Japan) 一文，載在斯密士蘇尼安學院報告冊 (Smithsonian Report)，頁五六四，一九二六年華盛頓出版。

行無忌的時候。

切腹自殺或者就起源於這些早期的日子；因為想要逃避被俘以後的酷刑，同時並可以表示自己的勇武，故而切腹。切腹自殺後來成爲德川封建主義的最特出的形態之一；但紀元一一七〇年當日本歷史初次提到他的時候，他已是古已有之的事情了。

## 二

紀元六一六年在日本歷史上是一個黃金年，在這一年所謂「文明之父」的聖德太子，把他在奈良附近的佛寺宮殿奉獻給谷達馬佛，即所謂「人類的光榮的老大哥。」這時候佛教已於六十年前經過高麗傳至日本，不過一直是處於靜伏狀態中。聖德太子，自古以來最高貴的日本人，推進了牠的發展，使牠組織化，並成了牠的虔誠傳播者。在這「亞洲之光」照到了日本之後，不僅文明像旭日光彩一樣散布開來，並且這個極尊貴的印度教師又把他的使人鎮靜的手，放在日本人的炙熱的心上，使牠冷靜下去。再沒有人像好戰狂的日本兵士們這樣需要這隻冷靜的手的了。

佛教在日本所起的傳播文明作用，大過其宗教作用，牠使靈敏的日本人學得了藝術，並啓發他們去發展藝術；介紹了教育與醫藥，與憐恤貧病；創造了大量的傳奇與詩歌；深深影響了政治，並且事實上也影響了社會及知識活動的各方面。「總括一句，佛教是個教師，在牠的指導下日本國家才生長起來。」（註一）

佛敎並不會挫鈍日本兵士的勇敢鋒芒，而只是人道化了牠。兵士有時候變成了學者，或甚而變成了詩人。並對蝦夷人進行戰事活動時，他會隨身帶着紙、墨和筆，因此他可以即景賦詩，誦歌一切可愛的流光，如水鳥的飛翔，銀色瀑布的倒瀉，『霜夜蟲吟』等。佛敎徒畫家所畫的日本扇子，成了一種極其通行的美麗物品，因而兵士也製造鐵的扇子，用以推動戰爭的進行。日本中世紀的武士常是這樣美妙地搖擺於風雅與嚴肅之間，典型的『騎士精神』發展到高度，以至於使狄肯森（Lowes Dickinson）選擇了這個字來表達他對於古代日本的感印。但是今天他將怎樣說呢？

豐臣秀吉，這十六世紀的日本拿破侖，在他所發動的殘暴的高麗戰爭中，使這種騎士精神退了步。剛在不久以前，一個無瑕疵的日本權威描寫這個戰爭道：『七年戰爭實是世界所曾見過的最殘暴最無理的戰爭之一。高麗的文明完全被牠破壞了。高麗人民所受苦痛的深重，竟至連他們的皇帝的墳陵都遭挖掘與搶劫。戰爭結束時，高麗全國盡成丘墟，遭受蹂躪的慘酷史所罕見。自此以後，高麗人對於日本人便永遠深懷仇恨。即在今天，高麗境內的敘述七年戰爭的恐怖情景之碑誌，傳說與文字，仍到處可見。因此高麗人一輩復一輩地保持着日本殘暴的記憶。一九〇一年以後日本統治高麗所經歷的困難，大概都發生於高麗人對於這一古代戰爭的不滅的記憶。』（註二）中國人當時曾出兵援助高麗，現在也記得這回戰爭。那時，在延續了近一星期的惡鬥之後，日本人割了三萬八千四百顆中國人頭，把耳朵鼻子都割下裝在筒子裏醃起來，然後帶回京都，埋葬在全國知名的耳朵塚下，

現在在這座塚前，尋芳搜奇的遊客們仍不禁要呆立張目，感到恐怖。

承繼「日本拿破崙」的是德川家康，前邊所說的德川幕府的創始者，承繼時間是十七世紀初。這個法西斯主義的龐大的統治重新提高了孔子的教訓，把他的教訓像鋼條一樣地用來束縛人民。在今日，當法西斯的壓迫復活的時候，當近衛親王告訴一個傀儡議會說日本已成了「一個總攬國家，與德意同樣」的時候，孔子的鋼條又已經重加拂拭，準備再用了。佛教教義還溫和着大部的日本人民，但現代的日本軍閥則已經失掉了騎士精神，而僅成了受過高度訓練的野蠻人了。他所以達到這種結果，是由於在過去兩個半世紀的法西斯統治下，他一直受着德川家風氣的薰染；是由於他與西方接衝後產生了一種低等感；是由於西方所給的抗拒已使他感到了刺痛；是由於他戰勝了中國，高麗與滿洲以後而妄自尊大；是由於他真信日本負有一種神聖的使命。

### 三

德川幕府的創建人家康使日本實行了種種制度。他把社會分成了許多部門，各部分間關係劃分的嚴格，不下於印度各階級之間的關係。一方面是兩百萬的武士，受着大約兩百個男爵的統治；另

【註一】張伯蘭(B. H. Chamberlain)著日本雜記(Things Japanese)，頁七八，一九二七年神戶出版。

【註二】工藤吉博士著日本在亞洲大陸之發展，頁一七五，一九三七年出版。

一方面是三千萬平民，其中分別的順序，農民列爲第一，藝匠列爲第二，商人與銀錢業者列爲最末，而武士與男爵則高踞在他們之上並操有生殺之權。這種學說好像認爲，農民是從土裏生出糧食的，故應該受尊敬，藝匠是製造美麗的有用的物品的，故應該次受尊敬，而追求錢幣的人則是買賣別人的產品的，故最後受尊敬。

男爵與武士則在一種包含自殺操練的森嚴制度裏，受着將軍的指揮，因此他們應該時刻準備着去獻納忠心的最高貢品。爲要補填這種缺陷，他們可以用他們的勇武的刀砍殺任何對他們無禮冒昧的平民，或態度不合規矩的平民。在德川法律中，粗魯無禮的人就叫作『不規矩的東西』，整個制度都是要摧毀個性，阻礙創意，把一切事情都嚴格保持在現狀中。爲要強制人民對於最高軍事獨裁表示服從，因此合五家爲一組，全國每個組裏的每一人員，都須宣誓『監視本組中其他人員的行動』，因此日本變成了偵探窩巢——日本人生活的這一面所給予白來少將的水兵們的印像，比較別的各面所給予的都深刻。這樣互相偵探的結果便養成了猜疑。父親們疑惑兒子們在偵察他們，每一個的人的手都須用以反抗他的兄弟。孝順從對於父親推廣到對於男爵，更上而推廣到對於將軍，牠越向上推行，牠所負的担子便越沉重。就理論說，將軍是把天皇當作萬民的聖父崇拜的，但事實上將軍的崇拜純粹是一種滑稽的形式，恰像現在莫索里尼之對付意大利的國王一樣。行動的自由更被這種極度的禮教所剝奪了，因而日本人的品性便變成過分形式的。由於沒有那一個人的生命是



安全的，所以又產生了神經過敏的現象。白來少將的旗艦上的一個軍官，曾看見一個通譯者的每個毛孔中都流出恐懼的汗，他懂得了這個人已在時刻覺得劊子手的冰涼刀口，無處不在，無時不在，並就會落到他自己的身上。

這種不同特性的總和便是所謂德川風氣。婦女身上難得看出這種風氣的痕跡，但是軍人則並不承認這是一種災殃，還似乎以養成這種風氣為無上光榮。

軍人的低等感是他從西方得到的。這種病態的感覺有人給下過很正確的定義道：牠是「一種情感化了的觀念之樣式，這觀念即是為臣下者常常覺到自己是處於下等的地位。這種低等或者事實上存在，或者僅在想像中存在。觸到了這種低等觀念的情感，會叫為臣下的人用各種方法去補滿他的低等，這方法如無故好鬥，無理由地攻擊別人，或避開社會的行動等。」

如果驕傲的武士們——或「官員們」——如白來海軍少將所稱呼他們的能無有這種病態的感覺，那他們就一定超人了。德川閉關的時代恰是西方工業技術發展的時代。因此，當美國的遠征隊帶着牠的奇物，如雛形的火車等，而達到日本時，「官員們」便突然發覺自己已被人邀進一種猛烈的國際競賽之中，而他們所處形勢是可恥地不利。日本已驕傲成習並神經過敏的武士，遇見那種幾乎不可忍受的落後地位之被揭露，已覺到苦痛，再加上別人的嘲笑，於是便更其苦痛了——在日本人的一個格言裏把嘲笑叫作「最大的諷謗。」在最初一時刻，他們很有信心要冒着可恥的嘲笑去

擺脫他們的不利地位。白來的雜記中有很生動的一段，描寫這些「官員們」怎樣熱心地想知道火車輪子是怎樣轉動的，拿他們的驕傲與神經過敏暫時降服於求知識的好奇心。錐形火車的各部分都是很完美的，「車輛是一個最有趣味的手工模型，但小到只能夠勉強坐下一個六歲的小孩。可是你要想騙日本人不乘一下這小車子是不行的，並且因為他們不能縮小自己而鑽到車子的內部去，於是他們便爬到車子的頂上。你如果看見一個尊貴的官員以每小時二十英里的速率在圓圈的軌道上繞轉，寬大的長衫在風中飛揚，那你就會覺得這是一種極其滑稽的大觀。他無可奈何地把牢着車頂的邊緣，極感興趣地露齒地笑着，縮成一堆的身體帶着一種可笑的畏怯的姿態而顫動地搖擺着，而車子則迅速地繞着軌道在旋轉——這時候你會認為車子的轉動似乎是由於這不安的官員之過分奮力的結果，而不是由於那行動輕便的噴氣的小火車頭的力量的結果。」（註一）

威廉博士(S. Wells Williams)是遠征隊在中國找到的一個教會通譯員；他在他的日記中不只一次地說白來少將和他手下的軍官們都不大留心日本人的感情。「我不歡喜少將和他的大多數軍官把這個國家說成那個樣子，稱他們是野蠻人，說謊者，一羣蠢材，可憐的東西；在這樣地詛咒了他們以後，又在事實上否認了這些話而認定他們是值得與締結條約的。」（註二）

這便是西方對於日本的反拒之最初一個，這反拒並偶爾傳播到一個國家的或國際的範圍；日本軍閥對於這個傳播已給了過分的注意，因為他們是「勢必如此」的。舊金山學校的事件也被他

們提到了。一九一三年實行的加利福尼亞州的「異邦人士地律」在過分敏感的日本人看來不僅是低等看待他們，並且既然向世界公布日本人是沒有美國公民候補資格的，也就是污辱他們。日本的領袖們因為是這樣地認識我們的以及其他西方國家的粗魯辦法，因而在梵爾賽和會上他們的代表就來試探我們。在最初，他們因參戰功勞而提出的惟一要求，是書面承認種族的平等。顯然這個要求在我們的代表看來是荒謬的，因而他們沒有重視牠，但他們却認為這有點兒戲的作態。可是凡是知道日本人心情的人，則都用另一種眼光來看這個要求。我們威爾遜總統的手邊有醫治受了傷的驕傲的最好藥膏，這就是獨立宣言中的那兩個神祕的成語：「自由與平等」；但是路易·喬治顯然害怕這在印度會發生作用，因而制止了這兩個成語的實施。日本人先拒絕了輕微的給予，接着則要求割去中國的一塊重要土地，對於這個要求為便於在後來強迫她退還，因而當時輕輕地答應了。這便是那滿身過錯的和平會議。

一九二四年春天，我們國會在所通過的聯邦移民律中又給日本人的一個反拒，這法律不僅拒絕給予日本人以特定基地，如我們允許給予歐洲各國人的，並且還借用了加利福尼亞州的攻擊的

【註一】 見一個美國艦隊的遠征雜記 (Narrative of the Expedition of an American Squadron), 頁三五七至三五八, 一八五七年紐約出版。

【註二】 見日本亞洲學會會報第三十七卷, 第二部, 頁一一四。

成語，再次地『向全世界污辱他們』是『無公民候補資格的人們。』

關於這一點，似乎須說出下邊的事才算公道，即日本駐美大使在他的信中所說的『嚴重後果』將隨着這法案的通過而發生云云的話，是由國務卿許士的建議而寫入的。許士想打銷這個法案，但他不知道國會的意思怎樣。日本大使向他而不是向國會提出的溫和抗議，在他看來太溫和了。因此他請求在這抗議的信裏加添些嚴厲的字句，即如果國會通過了這法案就要發生『嚴重後果』，然後他把這信送到國會。（註）假如沒有這樣的大錯，則上述法案大概是會被打銷的；但是一提出『嚴重後果』的話作為威脅時，就是參議院中的日本的朋友們也都轉來反對她了。

嚴重的後果果然來了。假如不是前一年秋天的可怕地震與火災之有效打擊，則日本人會和我們動起干戈來，因為他們的忿怒是那樣地高起——被我們自己的大使的不審重的傲語煽燃到白熱程度。到現在他們仍然說，『那法律像癌症一樣使人感到疼痛。』自從這個法律實行以後，他們的軍人們便有意地背向着西方了。

與日本軍閥的低等感糾結一起的，是一種大言的自負，到處尋覓的蠻橫，這是由於一八九四年他們戰勝了中國帝國，其後十年又戰勝了沙皇俄國，一九三一——三二年又戰勝了土匪遍地的滿

【註】見日本東京報知新聞社論，一九三四年十二月二日。再看論壇報（The Forum）一

九三五年四月號，頁二三一，紐約出版。

洲。他們從未遇過第一等敵人，像現在的中華民國這樣的。時候還未到最後，他們應該回想一下第一個德川將軍所遺下的澈透的格言：『如果你只知道要征取什麼，而不知道會被打敗的是什麼，那你就倒靈！這將要給你不利！』

但是『神們打算毀滅誰就先叫誰發瘋，』日本軍閥的瘋狂之最基本形態，是他相信天皇是『統治宇宙之神的化身，』而他自己則是負有神聖使命，用刺刀去傳播日本『王道』的人。

## 第四章 當新國家降生的時候

我們看見嬰兒在搖籃裏的時候，不能相信他將來長成了青年人時，會嘗試着去停止幕府制度的鐘擺。一八九二年二月四日，日本憲法剛只三歲，橫濱的天空閃着電光，這時候作者這一個年青的旁觀者，一手提了一隻六絃琴，一手拿了新出的寫字機，步出了老的格里克海船；而他所攜帶的那第一輛渡過太平洋的橡皮輪胎腳踏車，也搬到行李房子裏。但是今天，當他再次拜訪日本的時候，她的情形是怎樣呢？東京的街道上已有百倍數目的腳踏車代替了從前的人力車，因此他須得繼續地技巧地左右閃躲，以免被撞傷；並且她又變成極可討厭的東西，以至於使莫索尼尼經過赫克斯特的報紙（註一）而向美國人驚叫道：看呵，日本已經變成了一種經濟危脅了——她的腳踏車，橡皮輪胎及其他等物，竟都推銷到納布列士（註二），並且不到『五個美金就可買一輛。』

四十年前初到日本時，在未到南方去之前，我在東京費去了一年的工夫和日本文字相捧角，這時候我馬上覺得我對於四個神祕的人格感到了興趣。

第一個是明治天皇，他正如張伯蘭教授某次寫過的那樣，在他的四十四年的長期統治中（一八六八——一九一二）可說已證明了他是日本的所有君主的最偉大者。

若沒有這兩個素知日本情形的英國人學者的幫助，則我這個新來者對於日本的神祕必定要莫名其妙了。張伯蘭精通『可怕的日本文』，因而事實上他作了帝國大學的這一部的部長，他又熟知日本的種種，因而他的日本雜記成了不可缺的六部日本問題著作之一。英國使館祕書米佛爾德（Milford）——後來則成了勒德士德爾勳爵（Lord Redesdale）——已經翻譯了古代日本童話（*Tales of Old Japan*）供我們閱讀，因此我們雖然毫不懂得『四十七個浪人』、『櫻花鬼』、『殭老鼠』及『狐狸剃頭』等，但我們已可以馬上認識牠們了，藉他這本翻譯我們又得以誦讀佛說法，並從他的口頭我們得以知道切腹自殺的詳情。

米佛爾德大概就在這時候描寫了明治天皇的奇異形貌，明治這時還是個十七歲的少年，他已因賜見『這些西方的蠻夷』而驚動了他的新生的帝國，這樣賜覲在日本的君主中是從未有過的。

【註一】 Hearst, 美國資本案，法西斯派。

【註二】 Naples, 意大利都市名。

這個覲見舉行在一八六八年；覲見消息的公布激怒了東京的民衆，因此英國使臣的護衛都在驅車到皇宮去的道路上受到攻擊，而被迫退回。但是薩長兩藩的武士們，雖然當天也會在道路中受到窘困，次日則保護着巴克士爵士（Sir Harry Parkes）及其祕書去完成了一個覲見。

「我們一進皇宮，天子便立起來接受了我們的鞠躬禮。那時他是一個眼明貌清的高個兒少年，形態很是尊嚴，正在擔當地球上任何帝系都老個許多世紀的一個朝代的承繼人。他穿了一件白色外衣，深紅色絲製品的長筒褲子像女人的宮裙裾一樣地拖曳着。他的頭上裝束像他的朝臣一樣，不過照例冠着一個長、硬、平的黑紗的羽飾。他的眉毛已剃去而在額上又畫着假眉毛；他的臉頰上塗着胭脂，他的嘴唇塗成金紅色。他的牙齒塗成黑色。在這樣一種滑稽的裝扮下要想表現出尊嚴來，決不是小的技巧所能奏效的；但是明治本質的優秀也是不可否認的。」

「當我們站到了我們的位上時，天皇向巴克士爵士說了如下的話：

「我希望貴君主御體康健。我深信貴我兩國的交情將日益友好，並永遠鞏固。我深深抱歉二十三日你們來皇宮的路途中發生了不幸事件，因而遲延了這個禮節的舉行。因此，今天在這裏會見你們使我很爲欣喜。」

「我們現在是站在一個威權君主的面前，他的祖先在許多世紀中，在他們的人民看來，都是神人——但在外國人看來則幾乎是一個神祕。他們的深居簡出的神聖，不曾受到侵犯，他們和他們所

一無所知的世界不曾有過交往。現在，忽然之間，聖廟的紗幕揭起了，這個兒童天神——千百萬臣民都樂於供獻生命備他驅使的兒童天神，從雲裏降落到人類兒女們之間，並且不僅如此，還進而在事實上允許了這些「外來夷類」來親見他的聖顏。」（註）

這是很浪漫蒂克的。我們美國人常歡喜想，英國人雖在擺學者架子和言語修飾上勝過我們，但我們則拿行動而不拿空話去幫助別人建造新的日本。白來少將，我們的機械化的海軍之父，不是在一八五四年啓開了那封閉的日本門戶嗎？四年以後，我們的第一任外交代表哈里斯（Townsend Harris）不是和日本締訂了第一個有效的條約嗎？從一八六八年這個青年皇帝降生到一八八九年他頒布日本憲法止，在這時期中間，我們的格蘭特大將（General Grant）在其週行世界的旅途中，曾與這個青年皇帝很珍重地談過一次話，這談話曾被逐句記下來保存在「京都手板」的抄本中，最近已受已被日本少數僅存的自由主義者刊行於世。這時在佐賀人大隈重信領導下的日本人民，鼓動而極其急迫地要求自治的法規，格蘭特大將報告說，那時人民所談的幾乎都是這個問題。他們的迫切要求使他感動，因而在某次與天皇談話中他大膽地說出了這樣激烈的句子：

「世界上的政府，不管是君主的或共和的，以建築在人民意志上而執權者又能了解人民的願

【註】勒德士德爾勳爵回憶錄（Memories by Lord Redesdale）頁四五九——四六〇，

紐約出版。



望及福利是什麼的，最爲鞏固。日本遲早須設立議會，因此政府應該向人民宣佈議會的思想，並教育他們知道到適當時候這樣的議會將替他們建立起來。這樣，人民就知道議會正在產生中，他們應該教育自己以備負責任。但我們不可時刻忘記，像議會這樣的特權是永遠不能收回的。當你給予普選權與代議權時候，你是永久給予了他們。」（註）

天皇以下使我那年青的頭腦最感興趣的，是伊藤親王。他是農民出身，純憑他的天才與品性他變成了親王。當他帶着死罪而離開日本的時候，他才二十一歲。他跑到英國。但他又急促地回國，參與推翻他所痛恨的幕府制之運動，而變成了日本的第一任首相。勒德士德爾勳爵在倫敦描寫他道，他『像鷹一樣野悍——充滿着精力——從不避任何的艱險——善於談笑——欣忭活潑使任何人都願意和他一道；但又像親王那樣，一遇到重大事件須要處理時，則真金屬自然會發出清亮的響聲。』

在九十年代的初期，他正當壯年，他的精力之強使他的本國人都傳說，『他腳向下一頓，地都震動。』他的最顯著的特點是他的左右局勢的地位。他是日本人式的真正民主主義者，他和格蘭特大將同知道必須叫人民準備去實行自治政治，因而他不急急實行這種政治。假使這一個先知預先警告他說，在他死後的三十年內會有一種企圖來粉碎普選制與代議制，那他一定要重複格蘭特的話

【註】 格蘭特大將與明治天皇談話錄，頁一七——一八，一九三七年東京出版。

道：『你永遠給予他們。』

山縣親王，是一個倔強的貴族，常常站在陰暗處而把光榮名譽的地位讓給伊藤。他爲一種征服亞洲的夢想所困擾，這夢想是由日本拿破崙時代一直傳留下來的；在這一點上他得到了我要敘述的四人的最後一個，即佐賀的大隈所支持。

在我旅居東京的那一年，我想不到佐賀會變成我的家。如果我想到，則這個佐賀的『光榮兒子』的事業，必定對於我更有趣味。我認識大隈，僅知道他是早稻田大學——日本大學中之最民主者——的創建人，並知道他是日本政治家中最左的領袖。但他不能走得很快足以滿足某些狂熱的愛國青年的要求，因而他的一隻腿被他們炸掉了。我是在他被炸以後在早稻田遇到他的，這時他來題寫我們的新校舍：一個細長的光頭的一隻木腿的老人，穿着一件大禮服，就是在我這個隱遁的寂靜的外國青年看來，他也是溫和的。但他又很大度，這不僅在他建立早稻田大學一事上表現出來，並且在他對於炸他的暗殺犯的追悼會之驚人捐助上也表現出來，他曾說那個暗殺犯：『他的居心是好的，雖然行動錯誤，他是受了愛國感情的驅使。』

當大隈於八十三歲時死去時，神戶紀事報 (Kobe Chronicle) 的那位總是坦直而現已被驅逐的編輯人揚格君 (Mr. Morgan Young) 寫了如下的不壞的死者傳略，牠的批評是很中肯的：

『他是一個時常快活並得人歡心的人。他的本性既不是民主的，也不是自由的，他之提倡自由

主義與民主主義，是因為他看出了這種東西正在受人歡迎。他對於那把他培養長大的中世紀的傳統，毫不重視。他有充分的勇氣，而沒有絲毫的猶疑；他嘲笑老輩的政治家，而不顧一切地反抗官僚主義。他刻薄地攻擊井上。因為他接受了並正在接受着三井商行的撐腰；但他自己和三菱商行的關係則是同樣的親密。大家相信，他的健康是在陸軍紀律生活中建下了基礎。因這健康他建立了早稻田大學。他是很誇大而好說話的，並好作壟斷式的談話；他喜歡給別人一種印象：他是各種知識的活的百科全書。他表示厭惡中國的象形文字，他從未寫過一行中國文；他的話語是完全隨便的，因為他常常今天否認了他昨天的話。他欺凌中國的行爲，使人對於日本覺得恥辱與懷疑，但他個人的人望却並未因而受到損失，他死後有二十萬人參加他的殯葬禮。」（註）

這四個人，如事實所表示，造成了光榮期間很短促的新的日本。明治天皇，憲法建造人的伊藤博文，嗜好侵略的大隈重信，與軍閥頭腦的山縣有朋。明治死於一九一二年，伊藤的工作是那樣悲慘地失敗了；侵略主義與軍閥主義現在統治着日本。

一八九三年元旦，雪在下着，我於奔往佐賀的火車旅途中，在九州西岸的博多灣的灣上，繞行了一趟；你可以看見那裏仍保存着倉卒堆起的防禦物，這是紀元一二八一年恐慌的日本人爲抵抗忽

【註】 大正時代的日本 (Japan Under Taisho Tenno) 頁二五九——二六〇，一九二八  
年倫敦出版。

必烈汗的蒙古艦隊之即來的侵略而建築的。到佐賀不久，我的腳踏車又帶我作了一個半日的旅行，並越過同一海灣邊上的唐津村，這鄉村是豐臣秀吉於一五九二年起侵略亞洲大陸的出發地；秀吉的這次侵略是受了三百年前擊敗蒙古艦隊的史事的激動，而現在日本之侵略中國不過是秀吉侵略的繼續罷了。關於蒙古失敗與秀吉侵略的一切我的學生們就會告訴我。

## 第五章 童學的謎

佐賀的官立學校——學童有五百人，都是十六歲到二十歲的——設在一座荒廢的封建堡壘內，圍繞着塹壕的巨大的門上留着土砲與土鎗彈的創痕。一八七四年，有一個佐賀人名叫江藤新平的辭，退了東京的官職，回到他的本鄉來領導一隊進攻高麗的遠征軍。那時東京政府知道日本還沒有預備好去挑動國外戰爭，因而把他包圍在這座古老的堡壘裏，並且不多時就攻陷了牠；在日本人却建了石碑和祠堂來紀念他的死難，到我在那裏時學童們還是深感興奮地把這些紀念物指點給我。江藤失敗以後的第三年，更南方的西鄉隆盛將軍，又發起了一次規模更大的同樣舉動，政府調遣了六萬六千兵，並經過了八個月的惡戰，才把他壓平。到今天，整個日本都把西鄉奉作英雄。

直到一八九四年，日本的新政府才覺得牠已兵精馬壯足以對外作戰了，於是，如我們前邊說過的，山縣就反對伊藤的主張而對中國作戰，並得到了掃蕩一切的勝利。由於這勝利日本獲得了台灣。

俄國這時不許她取得滿洲的南端。但是十年之後，她懲罰了俄國，而在滿洲與庫頁島上獲得了立足地。一九一〇年，她吞併了高麗，此後十年她又企圖攫取西伯利亞的沿海省。一九三一——三二年間，她劫佔了滿洲與熱河，而現在她正在努力奪佔華北、內蒙，或者長江流域也在內。

按照最近及最有能力的日本歷史家的研究，現代日本在亞洲大陸上的這一切侵佔，不過是在德川幕府長期閉關以後，秀吉對高麗的野心侵略之復活罷了，因為秀吉侵略的目標不僅是中國，而且還是西藏、波斯、印度，這就是說亞洲全部。

「一二八一年忽必烈汗的失敗，」是我在英文作文課上給高級學生出的題目之一。那時候還沒有好的英文的日本史，而我也還沒有學會讀日文。因此，學童們便很古怪地但是很明瞭地寫出了關於這件神祕事件的流傳故事，如幾百年來所遺留給他們的。但是下邊我所敘述的說法，則是根據於日本學者的最近研究，並是切合於現在事實的；這些學者的著作雖然發表在「不宣而戰」之前，但他們的論斷都表明：一二八一年八月一日是與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開始的不宣而戰有緊密聯系的。

忽必烈汗於他的歐亞帝國已從黃海西伸到波蘭邊境以後，又派遣他的第一個遠征隊進攻日出之島，這時候是一二七一年，即馬可波羅到達北京的前一年，馬可波羅關於這事的記載是歐洲人關於日本的第一次記載。馬可波羅寫道：「日本國是東方海洋裏的一個島，島的面積很大。居民面貌秀美，

心地聰慧，有特殊的文化。他們的宗教是崇拜偶像。他們不臣服於任何外國，而受自己的國王的統治。他們有豐富的黃金，金的來源是取之不盡的。島上又有珍珠。這個島的財寶豐富極其出名，因而打動了當朝的忽必烈大汗的心，想去征服牠，把牠合併到他的帝國之內。（註一）

馬可在下邊又敘述了忽必烈怎樣「裝配了一個無比雄偉的艦隊，並載上了數目很大的兵士」，但却遇到了災禍。一二八一年的艦隊，比較第一次的還要大得多，共包含了三千五百隻戰船，裝載了十萬戰士。日本爲抵抗這種進攻，沿着九州的西岸倉卒堆起了石牆與泥工，並產生了很好的效力，但是「當結果如何還在不定之天時，忽然間在一二八一年七月末一日，海上各處起了一種雲氣——大概是硫磺化合物——浪濤上面籠罩着沉重欲雨的濃雲。」（註二）

慣在遠東旅行的人都會承認，黃色的雲氣是大風就要來到的一種警告。

「忽必烈汗的將士們正在對於這種奇怪現象覺得驚異時，一陣強烈的西南風掃蕩到全部海岸。八月一日的整天整夜裏，風繼續在吹。當這風暴部分地過去了的時候，忽必烈汗的偉大艦隊全都粉碎了。」（註三）

現在凡是到英國撲列茅斯遊歷的人，都好爬到胡愛（Hove）小山上，那裏是西班牙艦隊能看見

【註一】 摘錄馬可波羅遊記，三二三——三二五頁，一九二一年倫敦出版。

【註二】 工藤吉著：日本在亞洲大陸的發展，頁四九。

時，德萊克 (Drake) 還在打棒球的地方。(註一) 並且那裏又有石碑寫着聖經的句子：『他(神)用他的大風刮，於是牠們都零散了。』日本人完全相信，他們的天照神所發的神風使他們得到了勝利。並且自從那時以後——他們的工藤博士寫道——『全國都相信日本是受神保護的國家，外國永遠不能征服她。這種信念強烈地浸透人民的頭腦裏，使日本產生了一種絕對的國家信心，相信她對外國的一切行動與說明都必然會成功，並且都是正當的。在這時以前，征服中國的想頭從未曾發生過。』(註二) 自此以後——他的別的歷史家補充——『裝置幾隻戰船成爲小艦隊，並駛到中國或高麗的海岸去顯威風，成了日本的軍事遊戲的基本。中國的歷史上記載着，在那個多難的時代裏，最普通的談話資料是日本人來到這中原天朝的國土上，船隻被他們搶去了，村鎮被他們焚燒並劫掠了，許多省份遭了他們的蹂躪。』(註三)

【註一】德萊克 (Sir Francis Drake) 英國海軍名將，一五八八年與西班牙優勢艦隊戰於普利茅斯 (Plymouth) 港外，借風勢大敗之。相傳西艦隊將到時，德萊克尙在湖愛繼續球戲視若無事。

【註二】工藤著前書，頁五一及一八一。

【註三】蒙古之對日侵略 (The Mongol Invasion of Japan) 頁二三四、二三五、一九一六年倫敦出版。

這種劫掠的遠征，更向南方擴展到菲律賓、柬埔寨、婆羅洲、馬來半島、蘇門答臘，到一五九二年則發展到最高峯而成了上述的侵略高麗的宏大遠征，想由此而征服全部亞洲。

我的學童們在作『我所崇愛的英雄』這個課題上，把這遠征隊的各方面情形都告訴了我。他們十分一致地選取了秀吉，並且因為他的三十萬五千大軍都是從這鄰近的唐津口岸乘船的，所以他們對這遠征感到了很大興趣，雖然這已是三世紀以前的事情了。

後來我發現這些學童們常常和許多人在一道，大談秀吉是日本的最大的英雄，甚至在外國學者中間也有他們的同志。蘇格蘭人的摩爾多其（James Murloch），是各種文字的最好的日本歷史書的合著者，他就把秀吉痛快地呼作『日本自古以來的最偉大的人』。他又補充說，『如果遇到亞力山大，或漢尼巴，或凱撒，或拿破崙作對手，則在同等條件之下，勝利還許是他的。』（註）

我的學童們簡直把秀吉偶像化了，而這是不難懂得的。出身於貧賤農家的他，竟至連姓都沒有；但這個『猴臉矮子』却具有驚人的天才，自十四歲起高攀上大權在握的織田信長，作他的伺童，數年之間即變成了他在戰場上的右臂。信長死後，秀吉代替了他的地位，而在一年之間所成就的竟比他的已故主人一生所成就的還要多。皇室因為認識他的才能與成就，便接連不斷地提高他的權位，直到他成了關白，『掌握到民政與軍事的絕對權力』。在信長死後的八年間，帝國各地的所有的背

【註】 摩爾多其山縣合編日本史，第二卷，頁三八六，一九〇三年神戶出版。



叛的諸侯，都被迫而屈服於秀吉的軍力，於是日本歷史上第一次地完成了統一。從此以後，這關白建立了一個計劃十分周密，行動十分有效的政府，因而他以前二百年的無政府狀態都一掃而除，代之而起的是二百五十年的國內平靖繁榮。那麼現在日本人把他奉作第一個英雄去崇拜，還有什麼奇怪處呢？

最不幸的是秀吉遺留下來的，不僅是對於個人努力的鼓勵，而還有對於武力侵略的鼓勵。上述的那次遠征，既蹂躪了高麗並惱怒了中國的明朝，又於一五九八年秀吉死後遺給後輩日本人一種不良的遺產，這遺產的奇怪與不詳假如不是日本學者自己承認，我們簡直不能相信。工藤博士用一種論斷結束了他的記事，這論斷把『日本拿破崙』與現代的中國戰場連結在一起。

『在七年戰爭之間，日本軍人已完全說服了中國人及高麗人；日本人在軍事上是優越的，日本是不可征服的。這種威名散佈在亞洲各國，保障了日本不受大陸各國的侵略。十九世紀中葉當日本從她的兩百多年的和平閉關中而重開門戶的時候，他遇到了這樣一種外邊世界，即歐美各領袖國家正在努力於向外擴張。因此，日本當然要問自己，是否她的國家也有向外擴張的某種可能。秀吉在大陸上的七年用兵，成爲日本青年一種巨大興奮的源泉。因爲秀吉獲得了光明的勝利，所以日本人便判斷說，無論他們對中國或高麗作戰，勝利是不成問題的。這種信心侵透了日本人，於是日本便跳進國家擴張的新時代。中日戰爭（一八九四——九五）是一個一方奮力的戰爭，日本在陸上或海

上均未打過一次敗仗，這樣地她得到了完全的勝利，但這却使日本青年相信他們是命定地完成秀吉所未完成的工作的。所以十六世紀的七年戰爭，對於形成新日本的國家意識，具有很大的作用。我們甚至可以說，七年戰爭是十九世紀末開始的日本國家擴張的第一章。

## 二

『我爲什麼學英文』是恰在中國戰爭以後我給我的高年級學童出的課題。一個眼睛明亮面帶微笑的少年之樸素的結論如下：

『英文是最強的國家的文字。凡是想征服任何別國的，必須懂得這個國家，並設法獲得牠的人民的歡心。但是如果他不懂得這國家的文字，這點可就辦不到了。現在我們要學英文。今後我們的海軍將要越過重洋，將要征服英國，將要征服我們的親愛的教師的國家，而大日本的國旗將要飄揚在全世界。』

這篇作文好像是很可笑的，因爲這教師在回到美國以後，把牠編入了一本書裏，而這本書在幾年以後碰巧又落到了這個英文學生的手裏，這時他已成了日本陸軍的上校了。幾年以前，當我再度拜訪日本時，他把這個巧遇對教師說，他的眼仍然發着光，他的微笑已擴大到他的牙齒上。但是雙方的笑都多少被壓住了，因爲在過去的四十年間，日本的地圖快要增加到一倍，並且如果把『滿洲的傀儡國』也算上，則已增加到四倍以上了。

這上校和他的從前教師一定要更感到壓抑，假如他們的相逢不是在一九三三年三月一日以前；這時候那傀儡國恰滿週歲，並有人織組了大亞洲協會以慶祝牠的誕辰。在一百五十名的組成員中有南大將，他此後變成了日本的暗地裏的莫索里尼；有近衛親王，他是南大將的東京「陣線」；有廣田弘毅君，他是他的外相，並有松井中將，他是現在日本軍隊在第二次上海戰爭中的指揮者。

大亞洲協會所標的目的，叫人想起了秀吉當年的夢想，因為牠要聯合所有的亞洲國家成爲一個廣大的結合，而與日本「合作」。牠認爲牠的當前的仇人是國際聯盟，牠叫牠那更爲前進的發言人把國聯烙印作：「基本上是西方各國企圖在世界事件上維持其最高權力的工具。」（註）一九三七年夏當國聯開會時，這種原則的一個例子便在行動上表示了出來。東京外務官署的前任代言人天羽英二，順便以赴瑞士特使的資格威脅說，如果國聯接受了中國的抗議書，則日本定要與德意締結同盟，以作報復。他的這話實行到什麼程度，可由當年秋天的事實看得出來，這時候這三國的法西斯同盟公布成立，表面上是向共產主義開戰的——用宣傳方法——但實際上則是向民主主義開戰，民主主義的機關就是國聯。

由此可知，大亞洲協會並未猶豫於利用西方列強以推進其帝國主義的目的。

【註】列德曼（H. Vere Rodman）著：日本的危機（Japan in Crisis）頁六五，一九三五  
年倫敦出版。

這個天羽也就是一九三四年不提防地揭露了日本在中國的真實目的的那個天羽。

日本的文字竟是那樣的晦澀，以至於像三井這種巨大商店都用英文作各部分之間的通信，天羽在發出關於中國問題的祕密指令給世界各地的日本領事館時，他也使用英文。送給華盛頓的一份指令『泄漏』了，一個好冒險的新聞記者把牠用電報打回東京，當天羽被當面對證時，他不能否認。

天羽的指令中說，我們必須警告中國，不許她利用『任何別國的勢力來阻礙日本』我們還必須反對『供給中國軍用飛機，在中國建設飛機場，派遣軍事指導員或軍事顧問給中國，或者是訂立合同借款給中國作政治之用』，因為這種種活動『顯然是想離開日華及其他國家之間的友善關係，而擾亂遠東的和平與秩序。』雖然如此，日本『並不認為必須干涉任何外國與中國直接交涉，以解決財政的商業的問題，只要這種交涉有利於中國』，但日本是這種是否有利的裁判人。這個新的政策的基礎——天羽的指令繼續說——是日本在中國的『特殊地位』，她在中國的『使命』，和她『對於遠東的特殊責任。』『不用說，日本是隨時努力要和各外國維持並增加友好關係的，但同時我們認為這是完全當然的：即為要保持遠東的和平與秩序，我們甚而必須單獨行動以履行我們的責任，並且這樣作也是我們的義務』，因為『除了中國以外，再沒有別人能夠和日本分担維持遠東和平的責任的了。』

最叫人感到冷嘲的一個句子，是該指令確定地說，『保持中國領土的完整是日本所最熱烈願望的。』

外務省感到窘惱，而軍部則因爲又違犯了一次國際法而感到歡喜，因此外務省不僅不否認，且事並且在軍部的壓迫之下而公然表示擁護這個指令。當這個事件成了正式的時候，華盛頓並且甚至倫敦，都發出了嚴厲的抗議。我們的國務卿赫爾說：『任何國家，如不得到別的有關國家的承認，便無權利照自己願望去武斷處理與別國的權利、責任、與合法利益有牽連的局勢。』同時，英國、西門也告訴國會道：他們已促使日本注意：她如不得到別的強國的允許，便不能享受任何特殊權利，並且英國不能允許她單獨有權決定某個行動之是否危害和平與中國完整。（註）

近衛親王除過支持大亞洲協會以外，他又贊助許多別的協會，使這些協會都具有了秀吉的夢想。在一九三七年六月他組閣的時候，他不但是東亞同文會的會長，並且是日暹協會及日荷印協會的會長。

暹羅之成爲日本注意的目標已經多年，甚而有謠言說，日本要從暹羅灣起穿過這國家到孟加拉灣，建築一條運河，這樣便可以使英國在新加坡的軍事根據地失去作用。至於荷屬東印度羣島

【註】赤木英道著：日本的國際關係，頁五三八——五四〇，一九三六年東京版。在此書中赤木把天羽指令的日期弄錯。一九三四年四月十七日誤寫成一九三五年四月十八日。

中的婆羅洲有豐富油礦，而日本軍閥則是急迫地需要石油的。荷蘭對於日本海軍的南進政策很是擔憂，因此她把她的小的海軍集中在爪哇的蘇拉巴雅灣（Sourabaya）。

秀吉的向外擴張的夢想，現在正活躍地盛行在日本的雄大的海軍中間，這由一九三六年春天海軍省發出的一個可注意的宣言裏，表現出來。節錄這宣言如下：

「經濟與工業的發展，必然造成國家財富的基礎。因此，本國必須以最大努力在國內和海外尋求並發展天然資源。日本的國土小，天然資源貧乏，尤其缺乏人民生活必需的原料。國家幸福與國防設備的發達都要靠外國輸入品之支持。而這一切原料都出產在日本的海洋鄰國裏。所以，要維持海上的平安，要暢達原料的輸入，要交換工業產品，便必須安定人民的生活，並確保原料的充足。由這一點上看來，發展尚是未開發寶藏的廣大的南洋區域，不僅對於我國的人口與食物問題之解決有遠大供獻，並可以加速日本財富的增漲。這是目前十分迫切的問題。因此，海洋上的擴展對於加強國家力量的真實意義上，有宏大地經濟的與精神的供獻。帝國海軍希望國內的政治家、人民與戰士們，毫無猶豫地聯結成爲一個人，『捐棄小的不同與小戰，』而用一種聯合戰線去應付國家事業的巨大轉關。和平包含在力量內。充足的軍備將會消除和平的各種威脅，並會自發地調整日本的國際關係。由這條道路才能達到世界合作與世界和平，並實現帝國所以立國的精義，向這條道路邁進！」（註）

【註】根據日本報知報的英文譯文，一九三六年五月六日，東京出版。

我的學童的別一部分，都強烈地爲秀吉的個人品性所感動。最使他們感動的特質是他的孝心，這在他因他的老年母親的死而悲哀昏厥的一事上表現得最爲動人，這時候，大半是因了喪母緣故，他竟而放棄了他親自領導他的海外軍隊的野心。

我出過一個作文課題：「我所聽到的最高尚的行爲。」並獲得了奇異的結果。有些學童們都敘述孝行的事例，但最刺激人的則是一個墾種農家的少年所述的故事。他說，有一個貧窮的農民因爲他的老年母親的失明而深感悲痛，就去向地方上的神社乞助。神社的人告訴他用人肝給她吃，可以醫治——我想大概是因爲他們以爲這個藥方既無法實行，而神社的威信又必須不受損失，故而他們這樣告訴他。但是這個農民把這種神言和孝親責任看得同樣的珍重，於是他想出了一個實行方法。一個可怕的方法！他正在要殺他的嬰孩的當兒，他的妻看見阻止無效，便犧牲了她自己來救嬰孩。這個學童認爲最值得尊重的，不是她的犧牲，而是這農民之接受她的犧牲，認爲農民的這個行爲和秀吉孝順他的母親的行爲同樣有價值。

自殺，像孝順一樣，是孔子學說的一「德」。大多數的學童都拿剛在甲午中日戰爭中發生的那個最高尚的行爲來敘述，雖然這是敵國人的善行。海軍提督丁汝昌，不得已而在威海衛拿中國的艦隊投降了以後，退到自己的小房裏自殺了，因爲他不願讓像自己這樣的大官被俘，而增加他的主人

卽中國皇帝之差。

在這個例子上，自殺是和忠君相連繫的，這情形我在日本憲法頒布之日文相遭人暗殺的一事上，已經感到。這些事使我的記憶中存積了各種的謎。那時以後，我常費去了不少閒暇想解決一下這些謎。但是直到工藤博士對於秀吉的寶貴評論在一九三七年以書的方式發表後，『我爲什麼學習英文』的謎才獲得了完滿的解決。

一九三七年的五年以前當我再度拜訪日本時，亦卽當我遇到我那個眼睛放光的上校時，我會料想孝順，自殺與忠君的鉗子，或者已因教育的進步而鬆弛她們挾箝人民的力量了。但是相反，我發現教育已被各種各樣的自利心所改竄，致使這些『德性』的箝制力量更加堅牢，這點我在以後幾章再敘述。

這時我的許多老學生已經遷到東京，他們不僅給予了教師一個重大的歡迎，而且給予了許多。他們已經走出了舊的日本，在那裏一個教師還很具威力，在那裏孔子的格言仍然統治着：『父母天地也，師君日月也。』因此，我的老學生的歡迎使我欣喜，他們的光明的成就使我驕傲。一次，在東京的著名海軍俱樂部開的歡迎會上，到了二十七個特出的佐賀人，都是從前的學生；其中兩個是最高法院的法官，三個是有名的物理學家，三個是海軍軍官，四個是陸軍將領。

在最後一組中，有一個最爲特色的人物，卽現代日本陸軍的創造者：真崎甚三郎，這時他是總參



謀部的次長，後來又是軍事教育總監，所以他是陸軍「三巨人」之一。我同他的關係變得極其友好，並且他又是本書十三章所述的那些連串而來的「事變」中的一個放異彩的脚色，因而我觸到了他的愛國心。

他，一八七六年生於佐賀，十七歲時初次與我相識，對於功課的熱誠，就像對於遊戲的熱誠，那時他是個胸懷寬宏的少年，任何小的好意都會激動他，例如有一天當他來到我的古堡壘的家，告訴我他的暑假自修計劃時，我叫他為保護健康而休息。我早已忘記了這回事了，但他却不曾，四十年後還為這事向我致其最熱烈的感謝。

他從我的英文班畢業後，進入了東京的士官學校，在四年的學業中很有成就，因而在畢業以後就成了天皇衛隊的步兵司令官。在對俄國的戰爭中建立了戰功，作戰的勇敢甚為著名；得到了實際作戰經驗之後，又到德國專門學習了幾年；歸國以後官職一個接連一個地陞遷，這時候正是日本訓練新陸軍的時候。他仁慈而且勇敢，諸德之中最難能的那道德精力，在他也是出人一頭的，他成了兵士們的偶像，但却與染有政治臭味的一部分軍官結了仇。真崎在本質上過去是而且現在還是一個兵，此外，他又是一個虔誠的忠君的人，他根據他的兵士化的意見，認為干預政治必然要損壞任何軍官的軍事效率；即使他這點認識不正確，但明治天皇和他的兒子大正天皇的嚴禁軍人干政的御詔，則必須遵從。服從自己的意見與天皇的命令，使他陷入了一九三六年的困難中，這時候我還在日本

但這是另一個故事，後邊再說。

真崎是軍人而未成爲軍閥的人。他坦直而溫和，善謀而聰明，而最可貴的是他忠誠；在今天，假如他和他的同類未被少數有野心而圖造成並保持「私人軍隊」的軍閥所犧牲，則他的國家必然仍在世界保有光榮有力的地位。這種「私人軍隊」的鬥爭，是日本的道德墮落之原因。

## 第六章 天皇崇拜

奮勉地學習是日本人的一個特點，這特點加上會運用所學的實際能力，必須認作他們的驚人進步的主要原因。

即在佛教盛行的德川閉關時代，也有寺院幼稚園執行惠及平民的教育。一八六八年當這個時代完結的時候，這樣的學校共有一萬五千八百六十二所，教導六歲到十五歲的男女學生，主要的課程爲讀、寫、算，附帶着中國文，作詩，縫紉，園藝與傳統的茶禮等，作爲隨意科。道德的箴戒則用許多教科書來訓誨。純盡義務的教師們恥取「不義之財」，而把人民所給予他們的額外尊敬看作重大的報酬。

一八五四年，即白來少將向日本建議並交涉和西方國家訂立第一個條約的那一年，幕府將軍府在東京開設了一所外國學術研究院；不久又增設了施種牛痘院，後來改名爲東京醫科學校。這兩

個研究院後來合併爲東京帝國大學，而在別的城市裏新的大學又一個一個地產生了。

青年的明治天皇在登極以後的第四年，表示了似乎僅是一種宏願的計劃：教育應該『盡力普及，務期每個鄉村裏無不識字之家，每一家裏無不識字之人。』以後二十年內，這個願望已完滿實現了，受教育的人增加到了百分之三百萬以上。

同年，即明治表示他的上述野心的一八七二年，又採行了徵兵制，並且經過試驗的結果，最大部分的兵士都是不識字的。但是當二十三年後中日甲午戰爭結束時，大隈便能夠說這樣的話了：『我們對華作戰的成功，當然是由於我們士兵的個人勇敢，但也由於我們的教育制度的進步。假如我們的軍隊像中國民衆的那樣缺乏教育，則我們連現在勝利的一半都得不到。三十年前我們幾乎不知道教育是什麼。今後三十年內我們希望我們的成就比過去三十年還要多。』

而這另一個願望也已完滿地實現了！現在每年舉行的徵兵試驗表示出，被徵者沒有讀寫算的最少知識的，不及總數的百分之一·五。

大隈關於中日兵士文化比較的評論，可以推用於沙俄。日俄戰爭時（一九〇四——五）俄國學齡兒童之實際入學者，僅佔其總數之百分之一·五，而日本則佔其百分之九一·七五。

這個戰爭以後，新的教育在批評政府行政（三井——海軍的誹謗事包含在內）上已發展到了最高度，因而保守的政治家開始來覓求醫治的藥方。日本之富於變動使她的政治家們幾乎總是

走着坎坷之路。在明治行政之初（一八六八年）他們的問題是怎樣推廣教育。在下一任天皇即大正臨政之初（一九一二年）他們則認為教育推行得太快了，因而產生了一個新的問題，即「危險的思想」。人民的學習欲是極熱誠的，阻止教育為不可能的事。較好的辦法是捏塑教育，至少關於人民對於國家的基本態度的教育須給以捏塑，這裏的中心問題便是天皇。

手邊有一種現成工具可供利用，這就是原始的崇拜自然的神道教。佛教自紀元五五二年經過高麗傳入以後，成為日本的教育中心已達一千年之久，並且實際上已埋藏了神道教。但是這個本土的宗教現在復活了，並且少數的表面聰明的政治家又認為牠們可以發展成爲抵抗「危險思想」的障壁，這種思想藉着新的教育正在氾濫於日本全土。

使這種新的教育更成爲危險的東西的，是牠對於神道教和天皇有其自己的不尊敬的想法。牠們和遍及世界的原始人的信仰，連結在一起；換一句話說，就是把牠們和一種普遍科學，即社會人類學連結在一起。像哲姆士·佛萊柴爾（Sir James Frazer）這樣崇高的權威，不是已在金枝（The Golden Bough）中明斷地批評了牠們嗎？他說：「在早期社會的某個階段上，一般人常常認為國王或教士乘有超自然的權力，或是某神的化身。他的個人被看作宇宙動力的中心。他是懸掛世界天平的支持點。像日本天皇這一類的君主正是一個典型的例子。他是太陽女神的化身，他是統治宇宙——神和人包含在內——的最高神。天皇從他的人民那裏得到「至高之神的顯示和化身」

的尊號，並且他在他的正式公告與詔令中也用過這個尊號。例如，在六四六年的一個正式詔令中，皇被說成「統治宇宙的化身之神。」與這相似的教士式的或神化的國王，在水水平較低的野蠻人中，在非洲的西岸上，也可以找到。在西部非洲的岡果國裏，有一個稱作其士麥或其士比（Chitum or Chitobé）的最高教王，黑人們把他看作在地球上和在天上都有無限威力的神。因此在他們要嘗食新的收獲品以前，他們把第一把穀類先呈獻給他（現在日本人對於他們的天皇仍是如此。）西班牙征服新世界時，在那裏的半野蠻的國家中間，也發現過像日本這樣的宗教政治或神權政治；尤其是墨西哥南部的查普特人（Zapots）的最高教王，簡直是天皇的難兄難弟。他被奉作地球不配載日光不配照的至尊之神。他不屑於看一眼他的周圍的任何東西；凡是逢到他的入都把自己的臉貼到地面，因為害怕一看到的影子死就要降臨到自己身上。這個教王所享有的超自然的權力有多少種還不清楚，但或許與天皇和其士麥所享有的一樣多。（註）

所以在今天，日本天皇還是被一種極敬畏的空氣圍繞着，凡在他出外的時候，你必須放下你的窗幔，並離開你的窗口。作者就親身經歷過這事。在他最近四年旅居東京時，他住在一個廂房裏，可以望到鐵路，天皇決定要出外的每一時刻，警察都不斷沿着這條御用鐵路巡視，並給予警告。我們連望

【註】 見哲姆士·佛萊柴爾著塔布與靈魂災禍（Taboo and the Perils of the Soul）

頁一——八，一九一四年倫敦出版，此處係縮印。再參看金枝第十七章。

一望這個神座的車都被禁止。

日本像猶太國一樣，有一時期曾是一個神權政治的國家，但是她的神是具有肉體的，這點則像祕魯的印噶斯人（Incas）現在她又變成了神權政治了。

伊藤親王某次提到日本時，曾說她『有一時期是個神權政治的國家。』但是在一九三六年審問和澤中校殺死永田少將的事件時（看第十三章）被告確認他相信現任天皇是『統治宇宙的化身之神』這即是佛萊柴爾爵士所引用的六四六年一個正式詔令中的成語。這樣看來，從一九〇八年伊藤說日本『有一時期是個神權政治國家』的時候起，到一九三六年相澤承認他和很多人都相信天皇是『統治宇宙的化身之神』的時候止，這其間已發生了什麼變化呢？（註一）

答案是很清楚的。教育已經受到捏塑了。在明治時代完結的前一年（一九一一年）日本政府已經經過牠的關員之一，即大浦男爵，而宣布牠已回到了古代的信仰：『我們的皇室陛下高高統治在世界一切事物之上，並且牠是和天地同其悠久的，這在我們是人所共曉之事，無用再說。如果認為我們的國家必需一種宗教信仰的話，那麼，我可以說，讓我們去信仰愛國及忠君的宗教，即信仰皇國精神。的宗教好了。』換一句話說，即崇拜天皇。（註二）

## 二

這樣的信仰轉變，經過有力的政府代表們，尤其是經過官立學校之恢復並廣播神道教，已經發

生效力了。亞士東 (Aston) 這個世界最高的研究神道教的權威，在一九二一年還認為，要想復活牠，即使有政府的贊助也是不能成功的。他寫道：『舊的神道教在日本人民與印度及中國的較高的宗教與道德理論相親密接觸時，已不能維持牠的國民信仰的地位，更不要說人民與文化更高的歐洲相接觸時了。沒有道德的規律，沒有充實的宗教組織，繪畫、雕刻與建築等藝術方面的幫助既很少，並且說教的文憲比較起牠的外來的敵對宗教來又貧乏而無力——這樣的神道教是命定地要消滅的。無論日本的宗教的將來怎樣，神道教已保險不能在其中佔有好的地位了。像這樣的飼養嬰兒的食糧，如要用作身強體壯的成人的精神食物，已經是十分不夠的了。』(註三)

在亞士東寫出了這些話以後十五年，一個日本學者加藤博士——他的教育受了一個父權政府之周到的捏塑——表示這個英國的公正學者是怎樣地完全錯誤了。在一本受到日本政府資助而出版的書中，加藤博士對於『什麼是神道教？』這問題，給了一個官式的答覆。

【註一】 伊藤話見大隈著五十年來的新日本 (Fifty Years of New Japan) 一九〇九年倫敦出版，卷一頁一二八，旁圈作者加。

【註二】 引自張伯蘭著的日本雜記中的附錄文，頁五六五——六。

【註三】 亞士東著日本的古代宗教神道教 (Shintō, the Ancient Religion of Japan) 頁八一，一九二一年倫敦出版。

他說：「神道教在現在可以分爲兩類：一類是包含着十三個宗派的派別神道教，另一類是日本人民的國民神道信仰，也常叫作國家神道教，以別於派別神道教的十三個宗派。在學校裏教導少年一輩人尊奉國民神道信仰時，則改爲日本國民道德學。

「國民神道信仰的最高形態是崇拜天皇，與對於天皇的愛護忠誠……其意義即以充滿着宗虔虔誠與熱烈之絕對專一的精神，來事奉這個神聖的統治者。神道教的生命與精義就在這裏。

「事實上這就是日本人的充滿着宗教感情的愛國主義；或者，換一句話說，這就是把崇拜天皇在人神合一的宗教中則稱作現身的神……的特別熱誠的愛國感覺昇化爲宗教崇拜。我應該把神道教稱作崇拜天皇的一個形式，即對於這個神聖統治者的一種誠信；牠是帶有宗教虔誠的「太和魂」之表現。

「神道教並不是一種被國家故意採用的後天宗教，如西方各國之所謂國教者然，而是每一個日本臣民——無論男女，無論貴賤，無論老幼，無論識字不識字——的心裏和生命裏所先天具有的一種宗教。因此原故，一個日本人永遠是一個神道教徒，這即是說，他先天地是國家信仰或成爲平民宗教的「神之道」之堅強擁護者，雖然他有時候或許接受佛教、孔教……或者基督教現在日本也不能除外——的教義，作爲他自己的個人的宗教。這就等於說，日本人如果拒棄國民神道信仰，即是背叛帝國並對於帝國的神聖統治者不忠心。」（註）



日本人無論如何總還是人類。所以就是神道教本身，也不能一貫免除對於皇座之不忠。聖德太子在第七世紀之初，曾因強烈地憤恨神道教教士及其奉承者之蠻橫無理而第一次得到了盛名——這些人胆敢吩咐他的皇父說，什麼是他可以做的，或甚而說什麼是他可以想的。事實上，青年的聖德太子爲了他的父親所施行的強力干涉，正是佛教所以壓倒了神道教的一個理由。並且，如果說明治天皇是惟一對於「神之道」不忠的天皇，也是顯然不合事實的。

在明治天皇臨政的時候，張伯蘭教授竟還說道：「從可信的歷史時期起直到活着的人們還能記得的時期止，我們或者可以說，從沒有那個民族像日本人這樣殘忍地待遇他們的君主的人。許多皇帝被廢去了，許多皇帝被暗殺了；在許多世紀間，每一次皇帝登極都是種種陰謀與種種流血爭鬥的信號。許多皇帝被流放了；其中許多且在流放中遭受殺害。有一個皇帝想從他被人遷囚的那個遠方的島上逃走，因而他藏匿在船上的乾魚堆下。在十四世紀中，事變更叫人驚奇，兩個敵對的皇系，一直互相攻殺了五十八年——這即所謂北朝與南朝；後來史家都把北朝烙印作篡奪與非法，然而最後得勢的則是北朝，牠把皇位傳給了牠的子孫們。那時以後，並且的確也在那時以前，幾百年間政府完全在權臣（將軍）的手裏，他們不斷地廢去舊君而立一個嬰兒作爲皇帝，在每個皇帝達到成丁時，照例要強迫他禪位。某一時期，這些權臣們會把一個太陽的子孫放置到極其慘痛的境地，這個皇

【註】加藤著：什麼是神道教頁一四，二九，五九，六三——六五；一九三五年東京出版。

帝陛下和幾個太子殿下們不得不出賣自己的親筆書畫以糊口。當時日本國家裏沒有那個大黨派起來抗議這件事情的。即是在現在的君主統治下——日本歷史上最光榮的君主——也會發生過兩次的叛亂，在其中一次的叛亂中，一個對立的皇帝占據國家的一部分而自立，而他的敵手則在別一部分國土上宣布了共和。（註）

就是當今的昭和天皇，在一九二三年還是攝政太子時，也曾被他的一個臣民所開鎗射擊過，這人認爲弑君是促進改革的簡捷道路。『這還不算是大逆不道嗎？』

近來歷任政府之所以用全力培植神道教和牠的忠君教義者，或者就是因爲牠們希望阻止這種不幸情形之再發生。

就是這樣。我們也不要以爲政治權力是日本天皇所特有的權力。他君臨着，但却不是統治着。明治天皇只是一個顯然的例外。今天和過去多年一樣，天皇的『顧問們』製定政策，在這些政策上天皇必須蓋用御璽。但御璽只叫一蓋，便能在一般人民中間發生奇怪的作用，這一點我們已在開場話裏說過了。

因爲事實是這樣，所以各樞密要員間的無止境的鬥爭之一便是爭先親昵皇座，這現象對於我們明瞭上述情形的人是毫無可以奇異的地方的。

日本皇室的神性的宗譜，述說在神道教的創世故事裏。聖書之一的日本書記說：這個島帝國是由兩個神創造的，一個是男神伊弉諾尊，一個是女神伊弉册尊：

『伊弉諾伊弉册二尊站在浮動的天橋（虹）上共同商議，說：「下面不是一個國嗎？」說時，他們伸下了「天上的寶槍」，用以試探，而探到了海洋。海水從槍尖上滴下來，凝結而成了一個島，取名叫作磯駿盧島，或「自凝島」。於是這兩位神就降落下來，住在那裏。』

另一本聖書古事紀，繼續這個故事而說道：後來，太陽女神的天照神派遣她的孫子瓊瓊杵尊從天上的神家裏下來統治這個新凝成的島；瓊瓊杵尊的孫子後來成了傳說中的日本的第一個皇帝，即神武天皇（紀元前六六七年），大家相信此後的各君主都是從他傳下來的，因而都是真正的天子，如稱呼皇帝最常用的那兩個字，天皇，所表明的。

這個故事或許會叫我們覺得奇怪，但所謂奇怪的故事就是我們不習見的故事。一個日本人會告訴你說，我們的聖經中，『木匠述說創世經過，』尤其是從亞當身上取出一根骨便成功了第一個女人，這些都叫他們驚奇，直到他們聽熟了以後。他們中間的多受教育的人更會就我們的事實來嘲笑我們說，美國各州立學校中沒有把鬼神學當作一種清醒的事實來教的，因而各教會學校便從迦爾底亞人（Chaldea）的卜筮傳奇裏取些符咒的神話來污穢兒童們的清白的腦子；並且我們的

四十八州的某些州又禁止教授不合聖經的進化論，而這則是日本所熱心提倡的，因為她認為沒有進化她就不能進步。我們的日本朋友還會更進一步提醒我們說，她所教的鬼神學——作為達到某種目的的方法而教的——至少是她自己的東西。

某些外國學者相信，日本提倡神道教的日的已經達到了。例如，勒德曼君就是如此。他表示他的意見道：『神道教在人民的社會活動與思想上所起的影響，保證了國民目標之統一，和民族的、地方的與家庭的感情之一致。日本在這方面的一致是今日世界各處無其匹敵的。並且目標的統一與感情的一致又是任何社會團體的寶貴特性，這已逐漸為西方所了解了。這種統一之因基督教影響的低落而部分破壞，已被我們的許多思想家認作現代的最危險現象之一。在神道教還保持牠那無匹的政治與道德地位時，這種危險是不會降臨到日本的。』（註）

勒德曼君的這些話是在一九三六年二月二十六日的『兇惡事件』以前寫出的，這事件將在第十三章裏敘述。

在該章裏，有一點事實將要顯得很明白。正如基督教徒中間有虔誠的與居心利用的兩類人一樣，崇拜天皇的人中間也有同樣的兩種：一種人把崇拜本身就看作目的。另一種人是利用崇拜制度為達到他們私人目的的手段。虔誠的基督徒熱烈地願見聖靈在人間發生作用，如牠在天上一樣；

【註】勒德曼著：日本的危機，頁二四，一九三五年倫敦出版。

居心利用的基督徒則只爲自己的欲望着想。

目前日本局勢中的悲慘現象之一，是天皇是個國際主義者，他對於一些民主國家都很友好，作者從許多方面知道這一點，已故的新渡戶稻造博士也是這種消息的源泉之一。雖然新渡戶博士曾發誓說，除非我們把那可惡的移民律廢除了，他將永不再到美國來，但是他因爲很擔憂於我們對於滿洲與上海事件的反響，却竟到我國來試作解釋了。一九三二年春天，在哈德孫的范德里布旅社逢到他時，我曾禁不住以老朋友資格稍微嘲笑了他這背誓言。他接受了這嘲笑，並坦白地說，他替日本害怕。『就是天皇陛下也擔憂，』他說。『在我出發向日內瓦去之前，他曾恩賜我了一次覲見，這時候他說，國防毫不使他擔心，因爲他知道這點是會被別人留心到的；使他擔心的是他害怕由於在日內瓦或別地方的不智的行爲，日本將陷於孤立。』

那些爲了個人目的而招致這種孤立的人們，都和新渡戶博士一樣，知道天皇迫切地想避免這種孤立。但結果他們有意利用崇拜天皇制度，使虔誠的人民屈服於他們的意志，而違背了天皇的意志。到後來，他們又利用這同一制度去訂結德意日同盟，想藉此打破日本的孤立。

這是一個驚人而可怖的例子——深掘到遠古的過去而利用一種腐老糜爛的迷信以圖實現一時的計謀之可怖的例子。

現在這或者已很明顯，即日本的天皇『崇拜』的意思，並不是我們通常所用的崇拜這個字的

意思。在這裏，日本真地又回到遠古的形式去了。佛萊柴爾爵士說：『在日本或非洲西部，凡是假定自然的秩序或甚而世界的存在都與國王或教士的生命相聯繫的地方，那麼，顯然地國王或教士的臣民們一定把他看作無量幸福或無量危險的源泉。因此，人們顯然要要求他們的國王或教士嚴格符合這種禍福的法則，他們認為遵守這些法則是他自己存在的必要條件，並且因而也是保護他的人民及世界存在的必要條件。有人以為早期的國家是專制的，在這國家中，人民僅僅爲了君主而存在。——這樣的認識是完全不適用於現在所論的這種君主的。反之，在這裏，君主僅是爲了他的臣民而存在；只有當他能履行他的義務，即爲他的人民的利益而指揮天行的時候，他才有存在的價值。一旦他不能履行這義務，則他們在此時以前所施及他的那些關心、專誠、宗教的供奉，便立刻停止，並且還要變成仇恨與輕視；他將被人們可恥地遺棄，並且還會因他的死去而感謝。昨天把他當作神聖來崇拜，今日就當作罪人來殺戮了。但是在人民的這種變動的行爲中，絲毫沒有反覆或矛盾的地方。反之，他們的行爲是完全一貫的。如果他們的國王是神，那麼他就會並且也應該是他們的保護者；如果他不能保護他們，那他就必須讓位給能保護他們的別人。』（註）

這種說法引用於今日日本之崇拜天皇，在原則上是正確的，這點作者很知道。當一個有知識的眼界寬廣的日本人論到這個問題的時候——這種時候很少有——他明顯地表現出他的尊敬心

【註】 佛萊柴爾著塔布與靈魂災禍頁七。

已被理解的保留所調和了。『我們希望我們的天皇照着我們自己認爲合於君道的去統治我們。如果他使我們失望了，我們就要認爲他是受了錯誤的勸告。他一不遵行君道，他就不再是我們的君主。過去在皇統中所常見的許多「禪位」就是這樣發生的。』

最近英王的禪位對於這種人好像是貢獻了一個極其完滿的說明。英王的確是受迫而禪位的，因爲在這種人看來他已背棄了君道。除過爲了權謀的目的，並培植起種族驕傲以表示自己是『神之子』的心情以外，許多受過教育的日本人都像英國人待他們的國王那樣去待他們的皇帝。

但是與這樣崇拜天皇的古義相連而存在的，還有許多奇怪的遺傳意見。佛萊柴爾爵士又寫道：『在他能夠回答他們的願望時，他們是無限地關心他，並無限地強迫他關心他自己。他生活在一種儀式習慣中，一種禁忌與條規的網中，這些禁忌與條規之所以設立，並不是爲了他的炫耀，更不是爲了他的舒服，而是爲了要阻制他不擾亂自然的諧和，並且不因而把他自己、他的人民及宇宙陷累到一種共同災禍之中。』（註）

注意這裏的『諧和』二字。我們在日本常常聽到這兩個字，牠們在那裏代表一個簡單的意義，類似『合作』與『真誠』。天皇本身必須是極大多數的國民意見的典型；人民宣布天皇破壞諧和只是一種無辦法時的最後手段，因此，當我們西方人對於日本人保持相反的意見時，這是我們破壞

【註】佛萊柴爾前著，頁八。

了諧和卽不和他們合作，不真誠。

我們的先生却不是這樣地教我們。

## 第七章 舞台上與舞台下的自殺

教育可以在學校進行，也可以在戲院進行。我們美國人很懂得這一點，因為過去三十年間電影在這裏發生了極大的作用。就是在日本，電影也是很通行的，但各種電影的勢力的總和，尙不及忠臣藏的舞台劇的勢力之一半，因此之故，忠臣藏也被搬上了影幕。（註）

這種戲劇所演的爭鬥，都是以在忠君的祭壇上，自殺爲中心的要旨，在過去二百三十六年間極有影響於日本的人心，因而學者而兼歷史家的德富豬一郎博士甚至說，離開了這種戲劇是不能懂得日本人的。這種戲劇之通行，比較哈姆雷特與麥克白斯兩名劇之在英國，還要超過，因爲人民都百回不厭地看這種戲，所以你要去看這戲，就應該預先定下戲院中的前邊座位，雖然那個宏大的戲院歌舞伎座可以招待觀衆到二千四百七十三位之多。附帶說一句，這個戲院是完全照着從前一個戲院的樣子而建設的，不過前一個戲院是木頭做的，已經在一九二三年九月的地震與火災中被燬了。新的戲院是堅固的混凝土製成的，並表現了日本本土的建築美與結構美的最好的例子。薄暮的時

【註】忠臣藏是日本的一種戲曲。



候你走進去，可見景色是很輝煌的——不但在照耀着壯麗的日本式街燈的街上是如此，在戲院的廣敞而光輝的内部也是如此。

第五個德川家的將軍綱吉，現在還被人叫作狗將軍，是一個暴虐的人，暴虐情形使墨索里尼、希特勒與史太林都會甘拜下風。就是在這個統治的時候，即十八世紀的初期，那『四十七個浪人』爲自己建下了不朽之名。他們是由於自殺而這樣成名的。不僅他們的例子加強了這種驚人風俗的流行，並且狗將軍的統治時代還永留了其他許多同樣驚人的風俗，因此懂得一點這個時代，是了解似乎奇怪的今日的日本之一個條件。

## 二

那時候，閉居深宮的日本天皇每年須派遣一個使臣，從京都到江戶——即今日的東京去，向狗將軍呈獻敬意，並接受他的純粹滑稽的臣禮。這常常是一種浪費的講究禮節的事，給將軍宮殿裏的貪婪家臣們一個榨取賄賂的無限機會。最貪婪的家臣是吉良，一個流氓。他每年的最得意的打算之一，是邀集各地的富而多財的大名（諸侯）來款待皇帝的御使們，於是不但要逼這些大名繳納款待的費用，甚而還要叫他們拿出從他學習繁瑣禮節的賄賂。

爲要款待一七〇一年的御使，有兩個大名被邀請了，其中一個無抵抗地付出了賄賂。但其他一個，從遠方的赤穗地方來的淺野爵士，則把納賄認爲恥辱。

在這戲劇的前幾場裏，你看見青年的淺野受無恥的吉良之步步逼迫。至於扮演淺野的，則是一個很受歡迎的脚色，名叫羽左衛門。他雖然已經六十歲了，但仍能很精神地並不費力地扮演這個年青的高尚的人。

吉良的越來越兇的污辱把淺野的忍耐逼到快要不能維持的地步，直到他從自己身旁抽出了他的刀——在將軍宮中是一種不可想的無禮行爲——並刺向那個使他受苦痛的人，而傷了他的額部和肩部。

德川家的將軍府，在其組織極嚴的一世紀時，已經能很有效地命令全國的每個大名和武士實行自殺的操演。而這種自殺又是一種最悲慘的自殺——「切腹」。切腹的方法是拿一把短刀刺進腹部的左邊，從左邊用力衝到右邊，再突然向上衝；於是又拔出刀來刺入頸後，再從頸後割向咽喉。或者這時需要一個朋友來幫助，他手拿着刀，站在那裏，在短刀刺進後便立刻斬斷自殺者的頭。但却有無數的人不須幫助而就完成了這種悲劇，尤其是當自殺以反抗某個大名的暴虐的時候。切腹的惟一安慰：這是一個武士的特權，他可以不像平民一樣地被斬，而能用自己的武器來贖自己的無禮。有權決定他是否有罪的是他的封建首領，他的義務是永不質問自殺命令之是否公正，而只無畏縮地服從命令。（註）

狗將軍通知青年淺野，說他在宮中拔刀是無禮行爲，於是馬上殞下了叫他自殺的命令，而那個

貪污的家臣却逍遙法外，命運已定的大名的兩個陪臣，立刻趕回他的四百哩以外的赤德的城堡，去向他的妻與陪臣首領報告這個消息。

這青年爵士身穿白色死衣，以最動人的寫實主義態度，在你面前的舞台上，表演這種殺身的實驗。你可以看見他從容地不肯把腹中的刀子立刻拔出，這表示他不願意馬上死，而希望他的陪臣首領，忠心的大石，會聽到他的消息，並能及時趕到來聽取他的臨終的一語。

日本舞台上有一種設備，叫作『花道』，即一條高起的路，從宏大的旋轉舞台的一側向下經過觀衆面前，而達到劇場前面的一個側門。這種設備不僅可使演員與觀衆接近，並可擴大舞台的場面。這是日本從前的露天舞台的一種遺跡，那時這『道』上散佈着真的盛開的花。在現在這場戲劇中，牠代表了到赤穗去的長途的終端；很長一會兒以後，看見陪臣首領大石向上走來。觀衆都停了呼吸，擔心地看着他能否及時達到他的主人的面前。他的主人極英勇地掙扎着延續生命，也在盼望着他。最後，大石跪到了他的旁邊，發誓以答復他的無力的話道，他要替他報仇。

淺野拔出了短刀並倒下死了。大石在行過敬禮以後，舉起了那沾血的武器，並以一種使人落淚的啞劇姿態，用雪白的紙虔誠地裹了牠，而謹慎地藏到他的懷裏。

【註】採自布蘭克列(Brinkley)著的日本(Japan)頁一八四 一八五，一九〇一年東京出版。

淺野的自殺，使他手下的大石及跟從他的全部武士浪人，都投到遊蕩生活的海裏。浪人是第一個德川將軍於一世紀之前在許多家族的廢墟上建立了他的家族以後，滿佈在日本全國的一種人。他們中間，有的已變成了遊俠，有的僅成了空言誇大者，少數已成了木刻藝匠；但是他全體，或者幾乎全體，都是保存着仇恨德川家之心的。

在淺野的屍首焚化了並埋到一個古寺的墳院之後，大石成了這戲劇裏的英雄，而他實踐他的誓言的行動成了戲劇的節目。

這種節目是充滿着艱難困苦的。狗將軍把吉良安置在河那邊的一座富麗堂皇的邸宅裏，保衛着他，並且是周密地保衛着。吉良養了兩百個陪臣，成天成夜地輪流警衛，以防報仇，因為他的罪惡的意識已警告他必須如此。

旋轉舞台現在把我們帶到了赤穗的城堡，這裏的一切正遭狗將軍的殘忍的沒收。有三百二十個陪臣都對他們的舊家告別，但大石經過嚴格選擇以後，只帶去了四十七個忠心義士，這些人全是服膺於孔子的這個格言的：『君父之仇不與其戴天。』

淺野自殺在一七〇一年四月二十一日。直到一七〇二年十二月十四日，大石才決定替他報仇的時候到了。在這期間，他曾扮演了醉酒的無賴以鬆懈吉良的警戒，並甚而拋棄了他的妻和兩個幼兒，但却帶着一個十五歲的兒子使與聞秘密。他曾設法得到了一張大而詳細的吉良邸宅地圖，按照

比例尺畫的——作者會親眼看見這地圖——他和他的同盟者在流浪中攜帶着牠，並極精勤地熟看牠，因而他們都已把吉良邸宅的每個角落和小房都瞭記在心裏。這種預備後來證明是重要的，因為大石是在一個雪天的半夜下令進攻的（這在本劇裏是最美麗的景緻之一）。

浪人們都裝扮作救火夫；外衣的袖子都是白色的，以便在黑夜中自己辨識；外衣的肩部縫着一小塊皮子，上面寫着自己的真姓名與假姓名；在外衣下面穿着扭絲的鐵甲。現在他們分做兩隊，一隊攻打吉良邸宅的前門，一隊攻打後門。

攻打後門的一隊，由大石的十五歲的兒子率領着，把他們的梯子靠在後門上。一聲信號發出後，前門的一隊由大石自己率領着，燃起了火把，便衝進吉良的邸宅，並衝進了客廳。有四五個武士出來抵抗他們，但是很容易地就被他們結果了，並結果了一個教士和一個伺童——他倆戰鬥得最賣氣力。接着，浪人們又到武庫裏去，割斷了弓弦，並折斷了槍桿。

立刻之間，幾個浪人進入了吉良的臥室。

「他不在這裏，但被窩還是溫的。」

「到院子裏去！他一定藏起來了！」

的確他藏起來了。

「用槍向那個虛空的炭房裏再戳再戳！」

一種驚叫聲。兩個人從柴炭房裏竄出來，跌在地上，最後又竄出了第三個——一個可憐的穿着網外衣的老人，當他跌倒時，他的臉上滿沾了血污，因而就是在十幾支火把底下，連大石都看不出在他的額上有淺野所刺的傷疤了。

『看他的肩上有沒有創疤他就是吉良！』

大石拿淺野用以自殺的那把短刀來把他刺到死，刺殺完畢，於是觀衆都深深地鬆了一口氣。

當大石割下了吉良的頭顱時，勝利的浪人們仍不忘禮節，因向鄰舍喊道：『請恕我們打擾了你們的清夢，於是都過了河，來到古廟的墳院裏。他們在淺野的墓前，放下了人頭和那把神聖的短刀，又很禮貌地淨除了自己的身體，於是他們俯伏在他的鬼魂的面前。於是他們又走到廟廊下，放下他們的武器，而求見方丈，他是認識他們大家的。大石把他們的名單遞給方丈，並告訴他說，他已經派了兩個人到德川監察院用書面去報告這事去了。但是他們故意地沒有預先，把這種殺人的企圖按照法律去呈報，因為這樣呈報會洩漏機密並會驚跑他們的敵人。他們清楚知道不預先呈報是犯死罪的。』

從天明到下午，他們都等在寺院裏。後來他們奉召到監察官署去，他們分爲兩行地排隊走出了寺院，大石和他的兒子各領一行，其他六個受傷的並年長的人則用轎子抬着走。

這時，在觀衆的嗚咽聲中，台幕落下了，像牠後來在這些忠義之士的屍身上落下時一樣。在監察官署中他們受到盤問，他們什麼都不否認，於是官署告訴他們，他們須分作四部分，寄押在四個大名

的邸宅裏。這是一個光榮的信號。

三個月過去了，判決書還延不宣布。整個江戶都騷動了；那裏從來沒有發生過這樣的紛擾。狗將軍知道這個反叛實際是打擊他的暴虐統治的，因而深感不安。他驚惶地去請求上野方丈向這些浪人們和解，因為只有他有宣布緩刑的權力，但是他拒絕了這樣作，雖然這是將軍的請求。他是一個虔誠的佛教徒，一個代天皇行使職權的人，並且是不大歡喜狗將軍的，他心裏以為（這我們在後來才知道）浪人們的自殺可以使他們聲名不朽，並可以「給予一個大大的教訓。」

大石派去向淺野夫人報告他們已經成功的那個陪臣，還沒有回來。因此，當一七〇三年三月二十日判決書發下的時候，其中只提到了四十六個浪人。判決書道：

「當淺野受召而來接待天皇特使的時候，他輕視他所處的時機和地位而在宮中刺傷吉良，因之他受命自殺，而吉良則宣布無罪。汝等四十六個陪臣，立誓替汝等的主人報仇，因而擅自結合起來，用矢石與刀槍襲擊吉良的住宅。汝等這種攻擊的態度，表示汝等目無政府，實屬罪大難赦，因而命令汝等全體切腹自殺。」

還須再說什麼呢？還有什麼沒有說到呢！

大石跪下並代他的全體同志向監察官表示感謝，因為他允許他們得像武士一樣去死，這種特權向來是不給平常浪人享受的。監察官暗地裏對他們很友善，他弔慰他們，但却禁不住說：

「報仇成功必然使你們深感滿意吧。」

於是，一個接一個地，他們都被召到特別建築的月台上，有秩序地平靜地實行了切腹，監察官並吩咐了一個特別高強的劊子手在那裏斬去每個人的頭。

他們埋在那有名的古寺的墳院——泉岳寺——中，挨近淺野富士。在他們的忠義犧牲的聲名傳播出去以後，這地方很快地就成了一個聖地，景仰朝拜的人接踵而來。在千萬的朝拜人中間，來了一個南方的戰士，他從前會由於無知，以為自作威福的大石忘懷了他那被害的主人，因而吐了他的面。現在他低跪在大石的墓前，祈禱饒恕，並且實行切腹以贖自己的錯誤。他也和浪人們埋在一道，並且他也並不是那要到幽冥世界去結識他們的最後一個人。你可以隨時到東京的那塊保存浪人骸骨的低小院裏去看，但隨時你都可以看見那裏的地皮已被朝拜者踏得很堅實；他們所呈獻的白色顯品，總是蓋滿着那塊墓地祠堂——這是日本道德的主要祠堂，這裏集中勇武的忠貞。

帝國旅行社的客人們與那和氣的副經理談天的時候，常會不知不覺地談到這樁古代的異事。某君是這有名的四十七人中的一的嫡系子孫，在他的廂房裏仍保存着那張吉良邸宅的地圖，在一年零八個月的等待與飄蕩中因被勤苦使用所生的摺紋，仍然表現在上邊。他同時還會給你看看他的祖先在夜半進攻中所着的救火夫外衣，和他用以自盡的短刀，和一張信。按照德川家的法律，凡是反抗將軍府的犯人的滿一歲的兒子也要處死，以免留下他的男性後人爲患將來。但是當大石等死後



七年而狗將軍自己也死了的時候，一個八歲的男孩獲得了大赦。他得到自由以後的第一個行動，即是同他祖父去感謝那個斬他父親的高尙劊子手，因為他給他了難忘的恩惠；現在那個裝上鏡框而掛在牆上的信，即是這劊子手承認這個拜訪的信。

這個孩子的精神被「魚幟」徵象出來——魚幟是用大紙做旗，上畫強悍的鯉魚，日本有男孩人家的房屋上，每年兒童節時都飄揚着這樣的旗幟。日本人都會告訴你說，鯉魚是戰鬥最烈與最久長的魚，並且在被捕以後，只有這種魚會不震戰地躺在刀下。

### 三

當一八五三——五四年白來少將拜謁日本的時候，自殺的操演仍然在實行着。艦隊書記官士白爾丁 (J.W. Spalding) 曾替這個遠征隊寫了獨立的記載，其中也談到這事。「凡是有抱負的家庭的青年男子，在很小時候即有人教導他自己毀滅的藝術。別人又已教導他，在什麼時候並在什麼條件下，一個爲高尚的人應該使用這種形式的自殺手段，以增高自己及自己親友的光榮。別人又已嚴格地叫他不要忘記，他所佩帶的代表身分的徽章——兩把刀——也是他的勇氣的表徵；或者已叫他不要忘記如拿破崙所說的，凡是毫不留心他自己生命的人，才是別人生命的主人，並且又已叫他知道，兩把刀中的一把，和布魯塔士 (Brutus) 的短劍一樣，是備自己用的，當他的國家需要他死的時候。(註一) 因此這個青年盼望別人評論他的話，會是馬爾考穆 (Malcolm) 評論考濤 (Cawdor)

的話：

『在他的生命中，

只有捨棄生命是他的：

他死得萬人景仰，

但他是把他的最親愛的東西拋棄了，

像不值一顧的東西。』(註二)

愛爾考克爵士 (Sir Rutherford Alcock) 在一八五八年以英國第一任公使資格來到日本時，他發現四十七浪人的故事是全部最流行的戲劇的主旨，是夜間酒店閒談的中心，是遊唱者的歌詞，是學童作文的常用題目。他寫道：

『我禁不住要想，這樣一種普遍的文學與歷史，對於一個國家的思想行動之特性與習慣會發生什麼影響呢？當兒童們聽到這種歷史或通行故事的片斷的時候；當他們長大起來而聽到長者們』  
【註一】布魯塔士，古羅馬政治家，在他刺死凱撒以後，他當衆演說他的短劍將用以自殺云云。

【註二】見士白爾丁著：日本及世界各國記 (Japan and Around the World) 頁二五八，一八五六年倫敦出版。

稱讚這些僕從的豪勇與英武的時候；並且當他們看見長者們在事變發生以後幾世紀，還按期到這些人的墓前去致敬的時候——這時候，十分顯然地，關於這些在我們或許認作大罪的事件之普遍談說與直爽稱讚，大概是要在人民的一般特性與道德訓練上發生很微妙與很奇怪的作用的。確切的影響是什麼？或者我們不能斷定；但是這種影響之必然深刻而普遍，並左右到他們對於類似行爲的一般評價，則是很可相信的，並且這種情形是很值得我們注意的。」（註）

在愛爾考克爵士被這樣嚴重疑慮所驚擾以後的八十年，那種故意養成之傳說之影響，自然比他那時候已更加明顯了；不僅對於驚人流行的自殺，就是對於日在增長的暗殺習慣，也都加以寬宥了；並且日本軍閥們的那種空言驕誇的氣習——這引起並且似乎就要受到世界的斥責——已逐漸使世界覺得他們的恣意尋釁已達到了最高峯。

還有誰沒聽說過大島呢？牠是一座火山島，離東京約有六十哩，每天到牠那裏去的一隻遊覽汽船上，總是滿擠着懶散無事的人們，都熱急地想看一看有人跳進火山口裏去。在過去六年中，已經有兩千人跳了下去。那裏有六十四匹馬，三十輛馬車，甚而還有三匹駱駝，在幫助着肥胖懶散的觀客們向山頂爬。如果他們今天失望了，那麼就有十四家旅館來引誘住下過夜，因為或許明天會遇很好

【註】愛爾考克大君的都城 (The Capital of the Tycoon) 卷一，頁三五九，一八六三年

倫敦出版。

的幸運。有時候，某些帶特殊作用的刊物，會吊下一些帶口罩的記者到硫黃滿布的深淵中，用以推廣牠們的銷路；一家這類的報紙，曾因下去了一次而準期徵到了十萬的新訂戶。這個冒險下去的新聞採訪者，在約六百呎的深處看見一個屍首掛在山岩上，他自己在兩千尺的深處也被掛住，那裏他看見了一個青年人的屍體，這是幾天以前才跳下去的。

神戶的一個郊外地方，也是普通人的自殺場所，可以與大島競勝。可是在那裏，有一個稱作條太太的寡婦，已經得到了慈善家的盛名。多年之前，在她的丈夫去世後，她必須自謀生活，因此她從經驗知道了失業會使婦女們絕望；而婦女們又是她所居住的神戶郊外的主要顧客。她用幫助找職業的方法救濟了很多婦女。其中最大部分都是半夜到這個送命地來的，但却送到了這樣一張顯明的招帖：『等！一下！先去和條太太一談，她就住在轉角的那邊！』

在東京，有一個日本阻止自殺會最近由小林君組織起來，他是一個極其熱誠的人，據說他早晨四點鐘起床，一直工作到半夜。如果你要請他解釋他這樣熱心的原因，他就告訴你說：

『我研究自殺問題已經二十年了。我是由自己經驗而接觸到這個問題的。從前我曾作過一個三百萬圓資本的公司的經理，因之我懂得了奢侈是什麼。但這公司在我的經管下賠錢了，結果我喪失了一切。我經過了一個長期的憂鬱，最後企圖去懸梁自殺。但是當我踢開了我腳下的箱子時，繩子斷了，我掉到地下。第二年我想去服毒，但是一個懷疑我要輕生的朋友，用一種無害的藥粉去換了毒』

藥。

「這是我最後一次的自殺行爲。此後我就想着怎樣去幫助同樣不幸的人們，其結果便是這個會的組成。」

「我會遇到過很多要自殺的人，因而我能立即辨別誰是想甘言騙取我的東西的簡單乞丐，及誰是迫切求死的男女。因此，我會經處理過許多我認爲危急的案件，並達到了成功。那些因我的勸告及盡力協助而獲得了新的希望的人，都是過分感謝我的。他們中間有許多曾經站在這個屏風背後，合掌作出崇敬的態度——對於我這是不安的，因爲我不是神。」

「極多想自殺的人都是忠誠的有良心的。我常常聽見人說，自殺的原因是經濟。或者這在通常是正確的，但是我認爲日本人的自殺原因則常常帶着一種道德的意義；如不能還債或踐約，或不能贍養家庭，或責任與慾望之間的決擇不定等等。自殺在日本幾乎是一種光榮事情。」

戀愛不遂在日本是一種極常見的自殺的原因，因而日本文字中專有一個字來表示雙雙自殺，這就是「心中」（情死）。「愛人的跳」一定要成爲華巖的專有名子，這是在華巖上面的萬山叢中的一個高懸而可愛的瀑布。當荒木貞夫大將去看這瀑布的時候，他因景而信口說笑起來。

「讓我們放一張布告在這裏，」他向當地的招待會建議說，「凡想自殺的人到下邊大島去，」並且再放一張布告在那裏，「凡想自殺的人到上邊去，」這樣他們就可以把自殺從他們

的身體中來往跑掉了！

可是當軍人的忠節使荒木的青年軍官自殺的時候，他就不會把事來開玩笑了。他就變成了自殺的擁護者。在一九三二年的遷延不決的上海戰事中，古閑少校在受傷失去知覺時，落到敵人的手裏。最後交換了俘虜之後，按照日本陸軍的可怖條規，認為任何被俘的軍官是犯了『最大榮譽之罪』——用某將軍自己的成語——因而他受軍法會議的審判。但在懲罰還沒有加到他身上以前，古閑少校去拜謁了他所尊敬的已故長官的墓，致了敬禮，於是自殺了。當他手下的某些軍官因感到不快而說古閑是情有可原的時候，荒木則斥責他們。他拒絕考慮一切的宥恕理由，而把古閑少校的行為當作典型引用，說牠是古代武士的堅貞傳統之延續。他說：

『在古閑少校的心目中認為，雖然不是由於他的錯誤，但他曾成了敵人的俘虜總是事實，而這一點每一想起是不能忍受的。他決定只有死才能洗清他自己的恥辱。因為誰要認為他的死是一種普通的自殺案子，那就錯誤了。最重要的問題是，一個兵士被敵人俘虜是一件極端的恥辱；依照我們每天所受的紀律訓練看來，這件恥辱是應該用百死去贖的。因此，當一個兵士成了俘虜，並且後來被釋放了，則無論被俘的情形怎樣，他都要受軍法會議的審判。古閑少校已提醒了日本兵士：在被俘之後便不能希望生存。他已樹立了一個驚人的模範，並揭示了一個兵士應具有的素質。』

好堂皇！但却不是戰爭之道，至少不是現代戰爭之道！在世界大戰中，一來就是幾千的兵士被俘。

如果這樣多的受過訓練的人都須自殺，則一個軍隊的攻擊力量無論怎樣強，也是一種嚴重的無法補充的事。

但主要點在於日本軍閥利用舞台劇及其他方法，保持了這種古舊而可怕的傳統，以加強兵士們的就死之心。不然的話，軍隊中的自殺或許已經消滅了。自殺，像忠君與孝順那樣，是強者用以組織並壓迫弱者的工具。精神的奴役沒有比這再甚的了——嚴正的人說一句話就要極端犧牲自己的生命。

荒木是像真崎一樣地一個誠心的忠君者；但是他這個密友在外貌上與性質上和他的差別，則是日本人中間的最大可能的差別，這點是少叫人驚異的。荒木是一個詭辯論的玄學蜘蛛，一個曲解是非的大師，他的思想進程與別一個日本偉大兵士（真崎）的冷靜忠誠的普通感覺，完全處於對立的方面。荒木是一個瘦瘠的型態，他的小眼使你惶惑，而他那閃耀的直前的鬚髯又表示出一種自覺的虛榮心。他滿身都是幻熱，他不由得叫你想到權謀與搶奪。至於真崎則恰像溫和的大修道士托克（Friar Tuck）他用他的微笑獲得你的信任，又用他的幽默保持住你的信任。

上邊所考察的是：忠心是自殺的主要源泉。下一章我們要說道：孝順是「藝妓」——賣俏女子的根源。

## 第八章 「藝妓」

『狗將軍』是個極其奇怪的混合物。最使人感興趣的，是他那變化莫測的性質，直可與歐洲中紀世的人物，如馬奇阿維里（Machiavelli）或博吉亞（Caesar Borgia）相似美。（註一）可是在起初是很好的。德國的老醫師堪普夫爾（Engelrecht Kaempfer）在一六九〇年曾乘了當時惟一准許入境的荷蘭船，去到長崎，施行外科醫術；他描寫狗將軍的最初二十年的統治道：他是『一個很節儉的親王，他底下的臣民都快樂而富庶。』但是在第二個二十年中間及其以後，他却做了丟臉的事，並且竟踐踏起他的人民來。

像許多無光彩的親王，一樣他也是愛好藝術的。在他統治下，日本的各種藝術都是以前所未有與後所不及的繁榮程度發展起來。他執政的十五年間，稱作元祿時代，在後來『元祿』一詞，成了浮華美麗的同義名詞，因為在此時代裏，這種美麗無論是在文學與戲劇上，建築上，木刻上，服裝式樣上，漆器與陶器上，或世界著名而使西方驚羨的木畫上，都是極其發達的。狗將軍自己不但很聰慧地致力於繪畫，並且還能參加『能劇』的表演（註二）；復興神道教的研究，甚而還親對自己的臣屬講經說道。這裏所指的是講說孔子之經道，雖然狗將軍是個虔誠的佛教徒，如後邊所敘述孔子的學說尤其在說忠孝一方面的，早在第八世紀中葉已被孝謙女皇所第一次傳播到日本了；但是現在爲了政



治權謀的目的，又重新來宣傳牠，並着重提倡。狗將軍的教戒中所諄諄反復的，是忠與孝爲百行之先。如山沙穆爵士（Sir George Sanson）所著的日本文化簡史中所說的：「家庭是社會組織的單位，而孔子學說的中心，就是家庭的崇敬。正如對於已死的祖先要崇拜一樣，對於在生的父母須要順從。人的最高的幾乎惟一的義務是對於父母的義務，所以如果孔子學說可以稱爲宗教的話，那麼牠就是孝的宗教。」（註三）

綱吉每月三次地向大名和其他堡壘官員講說流傳已久的孔道，此外，他又在江戶開設了太學，強迫某些南方大名出資維持，而他自己也每年捐出一千石的米。

從這太學中產生的許多苦痛影響之一，是中國的婦女觀念。古代的日本很尊重婦女，這在東方各國中可說是個特色。日本人民不奉種族的男神爲創造者，而却奉天照女神爲祖先，並且現在還是如此。此外，他們又傳說，在史前時期有個勇武的女皇會領兵攻入過高麗。在開明的奈良時代（紀元

【註一】 馬奇阿維里，十六世紀意大利的政治家。博吉亞，十五世紀意大利的羅馬家庭的領袖與軍事領袖。

【註二】 能劇是一種簡短而古典的劇，與歌舞伎不同，歌舞伎是一種冗長的通俗的帶淫蕩性的劇。

【註三】 山沙穆該書，頁一一。

七一〇——七八四年)八個統治者中四個是婦女，並且其中一個，即孝謙女皇，還顯示了高強的手段。日本歷史上，衆人共認的女皇共有十個。在藤原時代(紀元七九四——一一五九年)，「男女幾乎同樣受教育，社會地位亦完全平等。」這時代的一個著名朝廷婦女，即紫式部夫人，著了世界第一部的寫實主義小說，其中最偉大的一部是『近仁太子的浪漫』(The Romance of Prince Genji) 美妙的英文譯本這樣稱呼牠。就是在騎士精神的鎌倉時代(紀元一一九二——一二三三年)，政子夫人也純憑她的才智兼統了朝政和軍事。

可是在狗將軍統治下，與這種古代本土觀念相反的孔子學說，却藉婦女寶訓 (The Great learning of women) 的教訓而達到了最高峯。這部書教訓日本婦女說，在日本和在中國一樣，「婦永不離夫家；婦如被休，則終身蒙恥。」但是她的丈夫則可用以下的七理由之一休去她：不服從公婆；不生育；淫蕩；嫉妒；有惡疾；偷竊；「長舌。」婦應以夫爲天，應曲盡柔從之道以避免天譴。「光是天譴還是好的。」她應先人而起後人而息，白天永不睡眠，不斷勤勞，永不荒廢紡織。她不應多飲茶和酒，永不應看和聽像歌舞伎劇場中所演的淫戲。」

但是狗將軍却在實際上(如果不是在說教上)把爲人妻者——即丈夫的動產——的淫蕩，和專供男子淫樂的婦女的淫蕩，嚴刻地劃分開了。在後者中間，淫蕩不僅是允許的，並且是應該提倡的。堪普夫爾醫師寫道，在江戶和京都之間的幹道上，所有的旅館都是妓寮。「不僅大小的旅館，就是

茶棚與餅店……都充滿着並隨時都有大批娼妓」在招待各等級的來往旅客。

在狗將軍的統治下，吉原（註）成了全國性的地方。這地方原是江戶的郊區，叫作「蘆原」，後來一個投機的妓院主人採取「吉祥地」的意思改作今名，並且在光祿時代成了「極度繁盛」的地方。普通都把牠叫作「不夜城」，牠是幾乎無所不備的，因為牠不僅屯聚着兩千妓女，並且「還屯聚了數目很大的別種的人們，如侍女、歌舞女、說笑話的及演藝的，並且還聚積了供給這些婦女日用品的各種商人。到這裏遊蕩的，不只有城市的時髦青年，還有改裝的武士，及將軍的高級軍官或他家臣，又因為富商是出名的肯花錢的，所以在院落以內給以極度的招待。因此，這裏便生長成了出色的市區，有牠自己的風俗，牠自己的行為標準，甚而還有牠自己的語言。在這個放蕩與不規矩的世界裏，一切都高度地規律化了。在妓舍及其顧客之間，有一種形式上的儀節。妓女之間有一種嚴密的等級，她們的地位與稱呼都有明白的劃分。她們受到很尊敬的禮節之待遇，有服裝華美的女侍伺候着，被一種精密的儀式奉養着。她們時常在這個地區的街道上作公開的炫耀，緩慢地結隊遊行着，這城市中的各區居民都成千成萬地來給以熱烈的觀賞。一切設備與行動都好像要叫顧客們覺得，他們是寓居在賢淑而敏感的人們中間的。自然，這在本質上是一種下賤的事業，但是牠好像帶着妖冶與甚而某種風雅。大概是由於婦女的附庸地位吧，所以家庭生活的社會方面除了形式外毫不發達，

【註】吉原現在還是東京的娼妓區，在日本歷史上很有名，如下所描寫。

而城市居民又禁止參與公共活動，因此很自然地，他們要羣趨於能找到光與色的地方，和奢華圈子中的女性社會。但無論如何，這些娛樂所都是城市生活的一種顯明姿態，不但在江戶有之，就是在京都也有著名的新原區，在大阪也有引人的新町區，更下而在許多較小的城鎮裏，即幹道的要站上，也都有這種尋樂之所。這些地區，許多都是很久以前就設立的，但直到元祿時代，「牠們的繁華才在白天像天堂，在夜間像龍王宮。」——引用一本十八世紀著作中的話。牠們的繁華刺激了招待者的各種藝術，例如管弦音樂，跳舞與唱歌，更不用說變戲法與說笑話了，牠的複雜變化的生活吸引了波希亞味（放蕩味）的藝術家。這娛樂所在集羣的活動上，在色彩與服裝式樣上，在美媚萬千的婦女姿態上，都給予繪圖者以最好的模特兒；劇本作者與小說家都可以在這裏找到他們所希望的一切喜劇和悲劇；並且，因為紅的妓女與她們的顧客中之勤於遊蕩者，都是城中的一切閒談之士所久聞大名的，所以凡是描寫她們的勾引和他們的冒險的書或畫，都紙貴一時。現時所流行的「元祿」式的可愛的服裝，就是這個時代的劇場服裝和娛樂所服裝的遺留，同時全世界都知道，早期水彩畫的大師們都是在舞台上或吉原找到了他們的模特兒的。」（註）

綱吉用他個人作表率而提倡了跳舞；他還招養了「能」劇中的一些技巧的舞神們，讓她們住在宮裏，以待世襲家臣的尊榮待遇她們。有人把元祿時代的可羨的宮中跳舞描寫如下：

【註一】 山沙穆所著上書，頁四七三——四，與四八〇。

『十六個青年女子出現了，她們全穿着寬袖的大衣，用金銀線繡成薔薇的紫色花的綢服，她們都帶着兩把金鑲的大紅綫子的寶刀，因此，當她和着笛子與鼓聲而跳舞時，那是一種炫眼燦爛的大觀。』（註二）

這是一個無限制的奢華與放縱的時代，這時候就是武士們也變成浮華的了，他們拋棄了武術而改習裁縫與梳頭術。

但是在綱吉和他的兩個承繼者之後，來了一段奇怪的改革的插劇。第八世的將軍吉宗，從一七一六到一七四五年統治着日本帝國，他恢復了將軍府的創始人家康的宏大遺制。（註）德川系在宮中的男姓子孫斷絕了，因而吉宗這個中年農民，受召自遠地來繼承將軍之職。就職以後，他幾乎是立刻就索閱在宮中的最可愛婦女的名冊，這引起了很大的騷動，但接着却是悲慘的失望。他批判五十個宮女確實是美麗的，但他不請她們去替他預備藏嬌室，而這個節儉的農民却叫她們整裝回家，因為，他說道，剩餘的那些不叫人愛的宮女們是不能希望到見寵的丈夫的。

他在職時，給農業作了很多的改進，因此直到現在，人們還都稱他作米將軍。除過幫助稻田上的農奴以外，他又教導了養蠶，織布與醫治鹹水魚等的改善方法。他領導武士們作遊獵與游泳的遠足

【註二】布蘭克萊著日本人民史（A History of Japanese People）中六〇五頁所引，

該書一九一五年，紐約出版。

旅行，並作模倣戰鬥，想由此而使女性化了的武士們恢復勇武。他甚而還從長崎請了一位荷蘭軍官到江戶來，教練歐洲的兵操。他又把荷蘭的科學書籍譯成日文，並對於氣象學給了很大的興趣。因為這學問在農作物上極有用處。他死的時候，『全國都悲；婦女與小孩，高等人與低等人，哭泣得如喪父親。』這個荷蘭軍官到長崎時在他的日記上這樣寫着。

但這裏，日本又突然向後轉了。第九世的將軍家重又回復到狗將軍的原則……或者說駁斥了這原則，如果你歡喜這樣說。江戶再一次地表現了前所未有的墮落氣習。『就是在這個時候，市佛里酒（Phryne 町，藝妓）出現了；就是在這個時候，那些較上等階級所久不蒞門的劇場，又常有他們的蹤跡了；就是在這個時候，賭博成了普遍的現象；就是在這個時候，作父母的才開始認為：他們的女兒如能成爲舞星則是一種光榮。』（註一）

『市佛里酒』……布蘭克萊有點欠恰當地這樣稱呼藝妓。是從十二世紀的白拍子（註二）演變而來的。這個古代名稱之所以這樣稱呼，是因爲那時這些姑娘們都穿着白色外衣，佩着一把白鞘的刀，並戴着一種男子頭飾。但就是她們也並不是日本女子之首先以跳舞爲職業者。在她們以前三百年，已經有人僱用舞女來娛樂宇多天皇的朝廷了。雖然如此，十二世紀的白拍子却決

【註】關於家康的特性與事業，見作者另著的掌舵者與將軍一個古代日本的故事。

(Pilot and Shogun, A Story of Old Japan) 一九三五年，東京出版。

不是普通的舞女。她們的才藝是精神的而兼身體的。她們不僅能用姿態、手勢與合乎音節的動作，傳達一首詩的情旨，並且還能自命題意，並自譜成詩。她們的最受人推崇的舞詩，是那半宗教性的『今樣』（註三）——照讚美詩調子譜唱的戀愛短詩歌。這種詩歌中最受人愛好的一首，是歌詠十二世紀日本的勇猛武士義經的詩歌，這詩歌據說是他的甜心人靜女士作的，當她被迫而必須捨棄他的時候。歌曰：

我們從海邊的路上走過，

山般的浪高高湧起；

我們從山邊的小徑向上爬

翩翩的雲向天空騰去；

我們在北方的路上一同走，

雪花風集成堆；

【註一】見馬爾多其著『本史』卷三，頁三六六；又見布蘭克萊的上著，頁六一九與六二〇。

【註二】自拍子，日本古代藝妓。

【註三】今樣，日本古歌之一種。

來呵，從伊勢的大道上來呵，  
這是惟一的路，惟一！

甜蜜的過去，傷心呵，傷心，

傷心的過去，還留着甜蜜；

割斷了的愛的記憶死去了，

可是永不死去！

父母別離了，子女別離，

但最難受的是愛正飢渴時，

可愛的人兒也離去！

布蘭克萊評論說，這一時代的日本道德和普列克西特萊斯 (Praxiteles) 雕刻佛里迺的像時，及亞伯萊斯 (Apelles) 繪畫列衣斯 (Lais) 時的希臘的道德很相似。

## 二

藝妓在一九三六年是東京生活的特出色彩之一。日本全國共有藝妓八萬人，而寓居東京者達



一萬人。這名字的意義是「有才藝的人」，而她們是當得起這個名字的。藝妓在很小的時候即受訓練，對於父母的孝與順使她永不會發生反抗的念頭，當她的父母把她放進藝妓院這個鍍金鳥籠中的時候，自此以後，她必須每天出去上學，直到初級的課程都完畢時，但剩下的全部時間她必須用於音樂功課及跳舞練習。妓院主要代她的父母行使職權，女主人變成了她的「母親」，而已經放蕩了的姑娘們則成了她的「姐姐」；對於她們她必須呈奉適當的敬意，有時候她還須替她們作廚下婢女。對方的報答，最初是她們給她以美麗的服飾，醫治她的日光晒色與雀斑，後來則仔細地訓練她應對進退的姿態，甚而還訓練她巧言對答的機慧。

這是一種啓人智慧的精妙藝術；在這種艱難的藝術訓練下，她雖還是個雛妓兒或「半費人」——她第一次出外接客時，只從她所在的茶室收到她後來所可收入的一半錢——但或許她已變得聰明了。只還不過十六歲，體態纖弱，梳裝妙美，可是她的機智是會叫人吃驚的。當漢米爾登將軍（General Sir Ian Hamilton）稱讚一個雛妓的美麗時，他借她的名字的英文譯義而說道：她不是叫作紅龍姑娘嗎？但她敏捷地駁答道，把她的名字的字義稍微改變一下，她就可以叫作「布列頓皇帝」，並且以後她要這樣稱她的名字，因為她愛這皇帝。

這是藝妓隊伍中所特具的一種輕蕩可喜的味道，一個普通遊客初到東京時所想首先享受的，他會覺得驚奇，因為除過某些他不懂得而他的日本朋友却發笑的嘲弄話頭之外，他發現一切應答

都是以十分美滿的好姿態在進行的，

天剛一晚，你的朋友們就坐着一輛大汽車到旅館裏來拜訪你，並呼呼響着把你載去，經過這摩登都市裏的許多鋼骨水泥的大房舍，而把你開到古代的日本：帶着清靜景味的偏街，在這裏你在一個掛着素紙燈籠的大開着的門前下了車，燈籠上用象形體字寫出這家人家的詩意的名字，如『山河』或『花柳』等。你不能單獨進去，或者至少說無有相當介紹你不能單獨進去；你的朋友大概已通知過警察，說他們要帶你到這裏來過夜，並且他們的確已與老板娘即妓院太太說好，叫她預備什麼樣子的宴席了。

你如果知道了他們替你支付給妓院太太的宴席價有多麼大，那你是會驚愕並或許會不安的。日本的菜肴，是一種藝術工作（你在不懂得時會不相信這點），總是比外國的菜肴費錢得多。在『帝國烤炙飯店』或『新大飯店』或『普留尼爾飯店』裏，你可以用朋友們替你付給妓院太太的價錢的十分之一，就很可口的吃一頓，至於日本人宴飲的那些價廉味美的大街或銀座的外國食品店，更是價廉了。一場真實奢華的藝妓宴席，須得兩百圓——某次招待范德里普（Frank A. Vandenberg）時一個東京商會的人員這樣說。今天夜裏的開支，包括你的兩個東道和你自己所招來的藝妓費在內，至少要三十圓一餐。如在上述的任何一個時髦地方，則至多三圓一餐就夠了——自然沒有藝妓算在內。

因爲你的兩個東道是東京有名的人，因而妓院女主自己跪在門口，前額幾乎觸到地板，由她的眼角裏來打量你們。但你不要小看她，因爲這是一家有名的妓院，美好而風雅，政治家們常集會到這裏來談天，證券交易所的競賽者常在這裏計劃着怎樣「操縱」一下。這個「花柳世界」的女主們，所聽到的什麼「事變」和「戀愛自殺」和「危險思想」的消息，比較陸軍情報部以外的任何人都要多，但是她們永不說出來，或者除對情報部說以外永不說出。

這時候，在小而雅潔的花園過道裏的守門人從你的腳上脫去了鞋，並繫上了號牌放到鞋架上，那裏鞋已經放滿了，雖然你來得很早。有三四個女子和院主太太一道，跪着問候你，口裏並低喊着「請進」在恭敬地歡迎你。

一個女子給你的穿着襪子的腳遞過了一雙「腳套」，因此你的貴重的腳掌便可以隨着她踏過那曲折走廊上的光亮地板而不受沾污；但這却是一種多餘的供迎，因爲那裏的地板已是大餐棹面一樣乾淨。現在你已可以知道你的鞋爲什麼必須放在外面了。靴和鞋上積聚着成層的油膏和穢垢，當然都是沾污聖潔的東西。尤其是當你的女招待員跪在光滑的格子門前，推開牠，並尊敬地請你走進你的東道們所預定的房間的時候。在這裏，就連「腳套」你也要脫在外邊了，因爲地板上的蓆子（都是可以移動的大小）不僅是地板，並且還是沙法，是床，並幾乎也就是大餐棹子。

這個飲茶處是富裕的日本人住宅的典型，因此，在藝妓走來以前，你把牠四下觀察一下是有趣

味的。正如克拉穆 (Ralph Adams Cram) 所說，木頭與泥土，再加上藁草與紙張，便是一個房屋內部的組成成分。(註) 木頭與別的美麗物品一樣，是幾乎當作神潔的東西來看待的，日本人對於牠所感到的愛護，在我們只有在對付貴重的大理石時才感覺得到。同樣的敬重心在對於泥土上也表示出來。在日本，泥土有石頭一樣的堅硬，有烟霧一樣の色澤，有天鵝絨一樣的質地。房屋的第三種成分是地席的藁織物，即所謂「疊」，有着灰而淡綠的顏色。第四種是米紙：乳白色，薄而韌，半透明，蒙貼在窗子的光亮格眼上，和光滑的簾幕的外面，或者裱糊在隔開房屋的厚屏上。房屋中的隔間上常常塗着暗金色，或淡淡地畫上幾筆山水畫，或畫着花鳥的彩畫。有時候米紙上參和着精緻的海草，使成爲不同的顏色，但一般說來，這四種室內成分是照舊不變的。狄肯森是大家認爲「歐洲最有文明思想的人」，他在最後一次拜訪日本的時候曾說過，日本的住宅是能想得出最美術化的住宅。

這時候，你的東道們慇懃堅持着要你坐了一個墊子堆上，在所謂「床四間」，即尊貴位置的前面——這是一個高起的地板上的凹壁，並有一根特殊可愛的木柱；一幅簡單而精美的畫裝飾在這床四間的凹壁上；牠的高起的地板上放着一個花瓶，裏邊插着一枝鮮花。

氣候變得溫暖了，恰適合於揭開一條外面的幃幕，因此，你聽見了自來水的低語聲，看見了石掛

【註】見克拉穆著日本建築的印象 (Impressions of Japanese Architecture,) 頁 1

二四——一二五，一九三〇年紐約與波斯敦出版。

燈的微光閃灼，和藝植的小松，和一座小石橋。『日本人已經創作了一種絕不雷同別國的文化，還有比這更好的創設力的證據嗎？』——山沙穆這樣地提出稱讚來。

現在食品已被侍女們搬運進來了，一道復一道的，並都放在一張小漆棹子上，在你和你的東西們的面前。確實地，這些東西都是帶有創意的，並且看起來又都是聖潔的。

在初時的一道菜上，帶來了溫暖的日本酒，卽米酒，還有味道濃厚的湯，湯中放着小片魚肉和合時的青菜；一種栗子氣味，熱而柔甜的，一條很大的鹽醃的海鯛魚，放在一隻華麗的漆盤子裏；許多同稱一道煮的雞肉片子，已加上了醬油，醋溜的鮑魚；和一碗很濃厚的蛋糕湯。每隻盤子都表示一種顏色的配合，或者是濃厚的湯露着牠那在瓷碗裏的豐富的肉容；或者淡紅色的魚配合着淡綠色的背景；或者大的銀色鯛魚放在藍瓷的盤子裏；或者淡綠色的米酒注在頂針大的蛋殼形的杯子裏。

你伸出你的頂針大的酒杯時，現在位置在你的旁邊的動人的花就來替你把你的酒斟出；兩腳疊在裁縫式的墊子上，不舒服地，不雅觀地；而她，把她的兩隻腳根作成一個鞍子，坐在上邊，像花一枝頭上一樣的秀雅而安適。

這樣的斟酒是一個藝妓在棹上的惟一服務。你得酬答她的斟酒的敬禮，在一個特備的器具裏清洗一下你的杯，於是從酒壺裏斟滿遞給她。你不斷吸空你的杯，酒就得不斷再把你的杯斟滿；禮節必須如此；因此，保持你清醒的惟一方法，是讓你的最後一杯半滿着。

一切都是可喜地無拘束的，都是十分悠閒的。侍女清除了那小型棹子以後，你的東道們請你伸開你的腿；你感謝地接受了這提議，這時另外一個藝妓走來了——因為她們要表示並不對誰專愛

並擦了一根火柴到你的紙煙上。現在你會疑問爲什麼那些有趣的食物都撤回去了。

『那只是第一道菜！』你所最仰仗指導的那個東道說。『我們希望你不會裝不下吧？』

『裝不下嗎？已經裝不下了！一切都這樣地可愛，一切都這樣地新奇。惟一使我抱歉的是我已吃得太多了！』

他把這句極平凡的話譯給藝妓們聽，她們都掩口而笑，生怕對你失敬，好像你是蕭伯納那樣大名鼎鼎似的；而在斟酒上也使你有了一半的這樣感覺。這是她們的神祕的地方。這就是她們在這裏所努力的。

次一道菜來了，你曳起你的筷子觸到另一碗湯，這時是一碗海菜湯；觸到又一碗湯中飄浮着的滾熱魚片；又觸到一盤芝麻末拌調的生食菜。你使用筷子的姿勢的笨拙，叫藝妓們的驚奇的視線都集注了起來。這時，別人只希望你光顧用竹籃子盛來的魚，只希望你聞一聞醃紅蘿波與椰葉菜子的鮮氣，並且當你又一次伸開你的腿而準備提出問題的時候，那有名的『第二道菜』上來了！剛才的第一道，你要記牢，只是個開端——根本不算一道菜。

這第二道菜，主要的包括着一碗要用茶沖下去的飯，但當你的朋友們明白你顯然已經填飽時，

他們便笑着寬恕了你，而自己則又端起第二碗飯來。誰說日本人是吃得少的人種呢？只有在村莊上，不得不如此時，他們才吃得少。

最後杯盤及一切都清撤了，但在你還沒有提出問題以前，最大的那個藝妓——大約二十四歲——已從什麼地方拿出了一張三弦，並用一只象牙的琴撥開始向那三根弦子彈起來，同時與她合奏的一個雛妓兒，也唱起一個小調來。

沒有誰會尊重到日本文化的每一方面，可是現在你却要矯裝禮貌，把這種東方琴弦的彈撥當作富有音樂性的東西去看，把歌唱者的聲音當作天仙聲音去聽。但你却不要蠢視你的朋友們，他們以憐憫態度拋開了音樂，在你還沒有想起問題以前就開始來答覆你的問題了。

『我知道你想詢問這些藝妓的情形，她們是一種日本特產——別處沒有像她們這樣的人。那一個年幼的我們叫作「柱香」。

『她不是叫作「半價姑娘」嗎？』

『是的，也這樣叫；但因同一理由，也叫作「柱香」。你知道，茶室裏的老規矩是點一柱線香作為計時器，就像你們常常使用滴滴一樣。一柱線香約燃半點鐘，並代表付給藝妓的最低額；即只收到「規矩」應該收到的一半。因此，半價姑娘也就是一柱香姑娘。』

『啊，我懂得啦。但是她的頭飾呢——請告訴我一點這個。牠好像一隻蝴蝶。』

他把你的話翻譯過，這時候所有的藝妓都因為你善於察辨而拚命慶賀你。

「那正是牠所故意模倣的！這頭飾叫作蝴蝶式，只有很小的幼女才梳。日本的少女與婦人會梳三十五種以上的髮式，但今天這裏所表現的還是另外的一種。這些少女們全梳着島田詣，表明她們已達到了可以結婚的年齡。」

當他翻譯的時候，發生了更愉快的大笑聲。你會問你自己，日本婦女的笑聲為什麼那樣可愛，而歌聲又為什麼那樣可厭呢！但這只是因為你還沒有聽見她們中間誰唱過「西方式」的歌，這種歌她們常常唱得很好聽。叫你不喜歡的是東方的音樂。

「為什麼你們有藝妓呢？為什麼她們只在日本才有，而別處都無呢？」你突然這樣問。

「這正是我們的哲學家所解答不了的問題。日本人的性質中有一種抑鬱的色彩。我們的疲倦了的商人之需要娛樂，比你們的商人還厲害。」

「那麼為什麼要選擇這種神祕的東西呢？為什麼你們要延續古代的這種小白拍子呢？這對於我是一個謎。」

「對於我們一樣是個謎。或者是因為我們愛美吧。你看，藝妓的背上帶着一種絲織的小福帶。那是真正的藝術家給她裝束的，他教她合於音節地動作，並專誠地布置她的頭髮，像畢格馬里昂對於格拉雪亞那樣專誠。（註）我應該把她喊作會走動的藝術品。」



『這一切都是很費錢的。像她這樣精緻的華美裝飾——她一定賺不來這樣多吧？』  
這話一加翻譯，所有的藝妓都衷心地笑起來，但少帶點羞報。

『你在窺視我們的祕密，』你的東道笑着說。『但是，這已成了公開的祕密了。誰都知道，每個出名的藝妓都有一個顧老。』

『不出名的怎樣呢？』

我的朋友好像窘住了。他下意識地放低了他的聲音。

『這却不能翻譯給她們聽。你所問的是一些悲劇。她們的全體，一到老年都是很可悲哀的；而她們老得又很早。就是藝妓中間的明星，一到三十就老了。作電影明星還要容易些。但我們回到可以公開談的事情吧。』

『好的。請只告訴我關於她們的不悲慘的事情。』

『好的；她們分三等。束着虹霓腰帶的這一個是「自前」——自己混的意義。』

自前姑娘把自己打拌得像一個年輕的孔雀姑娘。

『她住在她自己的家裏，是她自己的主人太太，想到那裏去就到那裏去。她的顧老是個有名的

【註】希臘神話中的故事：國王畢格馬里昂（Pygmalion）鍾愛象牙女雕像格拉雪亞（G

alatea）司美女神阿佛洛迭德威王的專誠，因賜此雕像以生命。

「成金」——我們這樣地稱呼暴發戶。她是第一等。那一個，雖然是那樣地好看，但只是「抱」（養妓，）即第二等，大部分藝妓都屬於這一等。她出身於貧窮的家庭，在一定期限內被束縛在她的寄居處。她必須拿出來她所賺得的十分之九。」

「關於小賬的情形什麼呢？」

「呵，離了「花賞」她們沒有一個能生活下去的。幸運的是，我們的許多尋樂的富翁們都是很慷慨的。此外只有一個等級了，即最下等的；今夜我們這裏沒有她們。我們把她們叫作「敲分」（彼此平分。）她們須在已成名的藝妓的羽翼下做工作，她們兩方「二一添作五」地分賬。這種營業的組織是很周密的。是一種加特兒，或托拉斯。固定價格，合理化，什麼都有。今夜，在東京的每一個藝妓下處裏——大約有一百家——女主人都坐在她的電話機旁，抄寫下收到的招喚，遣送她的最有名的藝妓到給錢最多的地方去，並設法拿第二等的去冒充。她在最新式簿記冊上寫下精密的記錄。這種托拉斯的投資事業之一，是我們的一個最大劇場，新橋演舞場，不僅每個第一等藝妓都到那裏去表演，並且她們都持有那裏的股票。」

「這事太不高尚了！請把她們的蝴蝶生活再告訴我一點吧。」

「好的，你可以於八月中秋節的月夜，到隅田河上的滿擠的船上去看看她們。這叫作開河節。從河的這岸到那岸都擺滿着船，船上都滿蓋着花，並放射着光明。有音樂——有燦爛華美的烟火——」

有最盡心打拚了的姑娘們。比這還要輝煌的是每年九月在神田區舉行的街會。家主，神田的一個商人，把金錢像水一樣地向外灑，因為他想叫他自己的小藝妓女兒成爲這次競賽中服裝最好的姑娘。他認爲這可以幫助他的商業。有時候，他願意花費他每年收入的十分之一，叫他的「小雛妓兒」成爲這一夜的皇后。她們在那時穿的，不像今夜你在此地看見的這樣顏色豔麗；不知道你是否相信，她們每個人在那時穿的，就衣服的式樣說，很像一個匠人——緊束着身體的衣服，緊綁着腿的褲子，暗淡的顏色。但衣服的料子可真了不起，都是從京都機械廠出來的最貴重的綢緞，上邊繡着精美的葡萄樹和花。天大的幸運，她們的愛人們出錢把她們的頭髮修飾好。這不是花錢少的事情。那些男孩子們得替他們的甜心人支出各種費用，當她們在藝妓院裏坐一個晚上，等着把她們的頭髮修飾得一般長短的時候，在大競賽的那一夜，這些服裝奇怪但極費錢的藝妓們，結隊走在「山車」的後面——

「什麼叫作「山車」？」

「約十五呎高的長方形木頭東西，放在輪子上邊拖着；這是供奉地方之神——神田區神——用的東西。（山車類似中國的轎閣）上邊擠滿着一羣狂熱的男孩。從車輪到車頂都是鍍金的，並滿飾着鮮花。藝妓們文雅地在車後走着並跳舞，時常表演我們熟知的那種新奇而古老的「手古舞」。這種跳舞大半是用手交舞的。這整個表演，大家都認爲是宗教性質的，其實是一種美麗的競賽。不要忘記，支付這種消費的最重部分的，是那些參加炫耀衣飾的幼年人。幼小的炫耀者的衣飾，表面顏色

是這樣地伴作正經，但實際質地却極其耗費；當她隨着地方神的遊行而跳舞時，她實際上是在宣布她的職業的成功。你對這事情覺得有什麼感動嗎？」

他一定已經注意到我那惘惘然的表情了。「我想回家了，」我說。「我要把這事情去澈底地想一下。你已經把我帶回一千年以前去了。我相信在古代希臘曾有一個名字稱呼這種人！」

### 三

藝妓們散去得很早，夜還並不很晚，因此你披着睡衫，曳着拖鞋，在你的書室的燈下坐了下來。是誰會說過關於現代日本與古代希臘的比較話呢？是那個無書不讀的老羅斯福上校，在他的生活與信札（Life and Letters）中曾說過什麼嗎？不錯，在致某女士的信中他曾這樣寫道：

『我回到「希臘的人生觀」去了。（註一）日本人的精神與古希臘白里克里時代（註二）的精神之極其相似，能不叫人驚奇嗎？』

你又取下了狄肯森的那本薄而小的書，因為你記得布蘭克萊關於藝妓與佛里迺曾經說過了什麼；你找到了這樣的話：

【註一】『希臘的人生觀，』書名；此處係借用其含義。

【註二】白里克里（Pericles）是古希臘的大政治家兼演說家，他的時代約當紀元前四九五至四二九年，為雅典的物質與精神文明最盛時代。

「白里克里的情婦 阿斯巴西亞 (Aspasia) 因了她的智慧而著名。但是阿斯巴西亞却不能認作希臘的希太里 (Hetarae, 妓女) 的一個模型。這種婦女們，由於生活複雜與行動自由，能夠並且當然要得到關閉的希臘家庭中所不能產生的某種精神與氣質；這點是可以無疑惑地承認的；我們知道，舉例說，她們已經培植成了音樂與談話的能力；並且她們是受上流社會歡迎的賓客。但是我們還不能證明，她們所造成的這種兩性關係過是建立在最簡單的肉體基礎以上，還能建立在什麼之上。在這個問題上，希臘人的觀點與我們的觀點的真實不同處，就在於希臘人坦白承認了這種兩性關係的全部。古代希臘有奉祀阿佛洛迭德·潘德摩斯——即私通之愛的女神——的寺廟，並舉行節會以尊敬她；又在德爾菲給一些有名妓女，例如佛里迺，建立了石像於兩個國王之間；並且哲學家們都公開地與他們的姘頭住在一處，而毫無損毀他們的社會名望。他們的大演說家德摩西尼 (Demosthenes) 說，希臘的每個人除過自己的妻以外至少需要兩個情婦；這個談話——當然是在大庭廣眾之間發表的——可說是希臘文明與我們自己文明的差別之最深刻的說明，無論就其所談的事實的本身看，或就他們觀察這事實的態度看。」

這些話的發現增加了我的興奮。劍橋的這個學者當寫這幾句話的時候，如你所知，他還沒有去拜訪過日本；這時日本並沒有在他的腦筋中。你縱他這個引線去參看布里佛爾特 (Briffaults) 的講社會人類學的大著——母親 (The Mothers)，你要記着他在著這書時也並沒有去看過日

本，不但他不懂得日本人，並且還誤解了日本人；因此他在這書中的觀點不能絲毫參有日本人的影響。但是他所寫的每一個字，都可以看作是談古代日本、日本人和藝妓的：

「從經濟生產上解放出來的希臘婦女，以兩種相反的形態向前發展，這兩種形態是尖銳地明顯地對立的。她的兩種經濟價值，她的兩種社會作用——一方面是性的情人地位，另一方面是爲了繼承合法權利與財產而設立的母親地位，是兩種完全各不相謀的東西。每個作用的意義是完全地顯然地與別個相對立的。專談色情的婦女，即情婦，用各種文雅的藝術與極度的奢華培養了並裝飾了她的美麗她的精神沾染了並傾向於她的男伴的美術的與智慧的趣味。塾居家庭的管家婦與合法嗣子的養育者，法律上就沒有修飾的權利她們的精神生長又受到了強烈的巨大的阻力，而別人所要求的就是她的合法地位所必需的貞操，這也就是她的惟一價值與德行。這兩種婦女是不同種類的。色情關係與情人作用，性本能的滿足及從這種本能產生的較高情感的滿足，這屬於一個範疇；經濟的法律的安排在這種安排上建立了「家庭」，並於這家庭建立之後又維持牠使成爲社會的單位，這屬於另一個範疇。德摩西尼把希臘歷史上的性的組織用幾句話概括了，而這幾句話也正是高麗人、暹羅人與中國人描寫他們自己的性組織時所說的。「我們有希太里供我們愉樂，」這個雅典人說，「我們有妍頭供我們身體的每日需要，我們又有妻以便我們獲得合法的兒子並作爲我

【註】 布裏佛爾特著母親，卷二，頁三四二，一九二七年倫敦出版。

們的忠心看家者。」（註）

由此可知，希臘人確實有一個名字稱呼他們的藝妓，這就是希太里。但是希臘的希太里約在兩千三百年以前就已消滅了。兩千年前希臘人所曾經創始並已消滅了的這種社會團體，日本人也創始過，並且現在仍然延續着。日本人所以能夠延續這種組織直到現代者，是因為他們的另一種的遺傳物，即孔子學說與其中的極端孝道，使爲父親的能夠把他的女兒當作動產來處置。

但現在藝妓正在開始消滅；正如社會進化有時候會暫時退步一樣，藝妓正在讓位給一種惡劣的下等組織。這種新組織就是所謂咖啡店女招待，但日本人的所謂咖啡店，謝謝蒼天，並沒有西方咖啡店的特點。牠只是一種低等的日夜常開的夜劇樂部，而招待者都是些模倣西方的所謂『掘金者』與『鑿子』等特殊下賤女性之不值錢的人們。咖啡店女招待之不是藝妓，正如老鷹之不是孔雀一樣。

同樣，與古老的吉原比較起來下等到不值得敘述的，是東京郊區的那些官許的妓寮。吉原這個有名的熱鬧去處，現在已沒有狗將軍時代的那樣繁華燦爛了。日本國家已經受了性的自覺之幾乎是喜劇樣的打擊（從西方來到的），因此許多吉原的顧主們，過去都是時常公開去遊蕩的，現在都只鬼祟地往來，而且吉原現在也正在過着新的不受人敬重——這或許是公平的——的生活。但是如果比起洲崎和龜戶（東京市內地名）的那些官許的妓寮來，吉原好像是十分高貴的了。

在吉原區域內你會看見一件奇怪的東西。在一九二三年的地震與大火中，這區域的同居者受法律限制不能逃避，最後她們因為要避開不可忍受的熱燒，都跳進區域中心的一個裝飾品的池子裏，但都被沸水所煮死。今天你在那裏看見的，是藝妓主人們所樹立的那塊美麗的紀念石。一塊約十呎高的粗糙火山巖石，樹在她們的死地的中間，石上邊是一座慈悲女神，即觀音菩薩的銅像，手裏捏着念珠。下邊，在石的正面上刻着死者的名字，名字下邊放着一個美觀的金廚香爐，香爐附近放着一些花瓶。

這表明什麼呢？誰知道！或者僅只表明「這裏是一些命運悲慘的善良靈魂」吧。日本是個謎的國度。

#### 四

石本男爵夫人在她的那可愛的書歧路 (Facing Two ways) 中，一方面承認了藝妓的美好，一方面又說明了由藝妓續存到現代所引起的婦女問題之複雜性。這位男爵夫人相信，藝妓的迷人處大半出於她們那種叫作「意氣」(近似俊俏意) 的奇怪特質，在英文裏沒有與這個字的意義相當的字。這個字較「Smart」(靈巧) 一字的意義更簡單而平常——牠表示一種優美的賣弄風情，比較我們所說「Chic」(巧妙) 一字的意義稍微專門而窄狹一點。一個日本教授分析「意氣」這個字，說牠的意義是佛教的擺脫與冷淡精神及古代江戶人所遺傳下來的驕傲精神之聯



合古代江戸人遇到個人的潔白有沾污危險時，能夠拋却權勢與富貴，而這種驕傲精神在藝妓對於男子虐待所表示的強烈憤懣中，也表現出來。這位男爵夫人認為，「意氣」優美化了藝妓的被迫的職業賣俏，並造成了一種特殊的美麗。「從這個字的定義裏，我分別地認識了並驚羨着藝妓的美麗與迷人處。我並不是那些孔道的清教徒，他們僅因為她們是下賤女子而鄙視她們。我很懂得她們的痛苦。我想藝妓們一到年齡大了是永不會感到她們的職業有快活處的；我相信在她們自己的本意上，並不願引誘男子去放蕩。反之，她們還因為她們的地位的感到可憫的恥辱，並且幾乎還很能意識到她們之偷取一個丈夫分應給予他的妻的金錢與愛情，是罪惡的。這種人因受我們這特殊社會情況之壓迫而操這種職業，是叫人同情的，她們表面上華麗地裝飾着，但實際上則是受着可怕剝削的工人，我痛心於我們誤解了傳統的「孝道」的意義，這誤解使她們因為想暫時解救某些家族的窮困而讓自己成了藝妓。」（註）

孔子學說在日本某部分農村中的流行，也發生了還要明顯的惡弊，因為農民們都忍受着極大的貧窮痛苦，這痛苦從狗將軍時代起就加到他們的身上，直到現在永未解除過。

【註】石本夫人著歧路，頁二九六，一九三五年紐約出版。

## 第九章 孝順的娼妓

狗將軍所以得到他這個渾名，由於他對於佛教之迷信地尊奉。他的惟一的兒子夭殤了，作父親的他，瘋狂似地想得到一個新的後嗣，於是，他所寵愛的佛教和尚就答應幫助他。但這樣的允諾常常是很危險的。充滿着嬌妾的藏嬌窟既表明是無效果的，他聽人勸告而建立的觀音慈佛的新寺及其中的焚香與念佛，也已證明毫無用處。

這個和尚把自己的腦汁絞了好幾個月，直到一天他從宮殿的窗子向外看的時候，才忽然觸到了靈機。他的眼光落到了場子上遊蕩的無數的狗的身上，牠們正在鎮壓那些掘穴而居在寬厚城牆內部的狸和狐，這種城牆到現在還吸引每個遊歷東京的人之注意。這和尚自言自語道：『綱吉是狗年生的，一定在前生殺死了狗，而殺生是罪聞於天的事。他爲什麼不善待野狗以贖前生之罪呢？這樣至少可以叫他忙個不休！』

這將軍完完全全上鉤了。此後在他的二十二年的餘生中，他把日本造成了狗的天國，至少可以說是他的臣民——特別要包含農民在內——的一個贖罪所。在二十英畝的廣場上，狗窩馬上都建設起來了，後來又在許多更大的廣場上繼續添築。他強迫三個有錢的大名担负這種費用。狗窩都是很奢華的，其中所住的一萬隻無家之狗，每天要吃十大包乾的沙丁魚，三百三十石米，及十大桶豆糲。

與米相參和，每天燒狗飯所需要的木柴爲五十六捆，因此這筆費用非常浩大。他任命了一個狗窩督辦，使與大名居同等職位，督辦之下設了四個普通的狗窩管理主任，每個主任之下又設了十五個巡視員。無數的野狗都害疥瘡及其他疾病，因此，他又任命了幾個太獸醫，每人的職位與狗將軍的醫官相等。母狗生育時，給以小心的招待，一切初生小狗都須仔細地登記，各種詳情都要記錄下來。

狗法律於是在江戶人民之間實行了，因爲狗將軍善於制定法律。狗的咬鬥不得用粗暴方法施行停止，以免損傷雙方的戰士；法律所許可的惟一息鬥的方法是用冷水去一潑。對於野狗不得用石投擊，甚而也不許趕逐，只許當作客人招待。遇到狗死，必須立即報知檢屍官，狗的合禮葬儀須由報告的人來籌辦。

這種法律推行到帝國的全部。德國醫師老堪普夫爾寫道：「已死的狗須運到高山或小山頂上，並極其合禮地給以安葬。在這個事上，土人們講述了一個農民的故事。一個日本人，在運着一隻狗屍到大山頂上去埋葬的時候，逐漸忍耐不住了，怨恨起來了，並咒罵起將軍的生日來。他的同伴，雖然同情於他的不平之鳴，却叫他住口不要多說，這同伴不但不賭咒與辱罵，並且還感謝諸神，沒叫這個將軍殿下生在馬年，因爲如果他生在馬年，則上山的這個担子要更重得多了。」

狗的性命比人的性命要貴重得多，當一個被殺而死的狗屍發現的時候，則可以懸七十磅銀子的賞格去捕捉犯人，捉到的時候就斬頭——這樣斬掉的人頭不久就盛滿了三十個大桶，但人民對

於將軍的這樣癡狂則幾乎沒有發生什麼反響。

這些法律不僅推行到全帝國，最後牠們還被擴大使用，以保護一切走獸與飛禽，與甚而淡水中的族類。塘中或池中的魚類不許網捉；牛不許變成牛肉；家禽只許養着生蛋；殺害麻雀者須抵命。當兩個兒童用吹火管遊戲而無意地殺了一個麻雀時，犯罪的那個兒童立地斬首了，另一個兒童則判了充軍之罪。放鷹捕鳥，本來久已是王子貴族消遣的方法，現在則受到禁止；練習射箭的人現在已不能用鵝毛作箭翎，而只能用紙代替了，並且還不許以生物作箭靶。馬須要領着走，不得再騎馬，或護馬馱東西；因此轎夫與行李腳夫的需要數目大大增加了。有二十五個武士一齊判處充軍，因為他們剪去了馬鬃與馬尾，並修割了馬蹄，這都被判決是虐待獸類。

天然地，農民所受這種法令的苦痛最爲重大。肥沃的耕地都荒蕪了，因為害怕死刑而不敢驅逐鳥鴉與野兔，只好讓牠們耗食穀物。養雞鴨的農民，與打獵的或網鳥的或製革的農民，現在只好都放棄職業，有時候爲了保護鳥類並養育獸類而只好讓自己餓死。

這個帶婦女氣的暴虐君主，又用干涉貨幣制度與米穀經濟的手段而使人民受了悲痛的投機痛苦；因爲米價騰高了，於是貨幣價格也增高了。最後，他更其墮落了，以至於他的主要職業成了「醫藥、賣卜，與誘人作邪惡行爲」，他死得早一點——大概是和他的同事所暗殺了——沒有來得及知道諸神終於承認了他的贖罪誠意，因爲他死後他的婢女給他生了一個不合法的兒子。

每個將軍死後，照例要舉行大赦；在這次大赦宣布後，因犯狗律獲罪而遭釋放者，在江戶一處就不下六千七百三十七人，全部帝國不下八千八百三十四人。

繼承綱吉的人之第一個行動是廢止所謂生命保護律，他並向他的父親的墳墓呈獻了如下的說明：

「你想保護活的動物，因而嚴禁殺生。你希望在你死後這種禁令還要維持。但千百萬人民因你的法律的施行而受到痛苦。廢止這個法律是恢復國家太平的惟一道路。」

破壞比改造要容易的多。米將軍自己用了他的全部能力與誠意去救濟農民的生活，但在他死了以後，農民生活又陷入了悲慘的境地。平均每個農場的面積，都不到二個半英畝（現在還是如此）。百分之五十的經常稅已經增高到極度，使許多農民都變賣了他們的全部家產，但他們除了須付房地租金以外，却還得繳納已變賣了的家產的稅，他們又須從他們極緊張的田園工作上抽出時間，來築修道路、橋梁、蓄水池與別的公共事業，而這一切工作都是毫無報酬的。他們又得白白地經常修補他們的君主們的邸宅與邊室，照管牠們的籬笆與溝渠，並砍伐木柴以供給牠們。他們是不許使用武器的，因而無有自救的辦法。

天災之接連不斷地降臨，更斟溢了他們的苦痛的酒杯，單在某一地方，每年由水災與風災雪災與旱災所招致的損失，就達幾百萬。疫癘與饑荒，再加上由殺嬰與墮胎所表現的生育節制，使僅在六

年中間人口就減少了一百萬以上。(註一)

這些農民奴隸們竟能一直活下來，真不免叫人驚異。但他們畢竟活下來了，他們之所以能夠如此，是由於他們的生存力，現在他們仍然是憑這種力量在活着，雖然他們的生活已較狗將軍時代稍微好一點了。狗將軍把他們一脚踢下山來，他們還永未能再爬上去。使他們的生命能夠維持的是他們的鄉村組織生活。他們都住在農村裏；苦痛不僅是愛好伴侶的，並且在伴侶中間也找到救濟。農村是一個社會單位，在這種單位中幸福根本上不是用錢這字來表示，而是用互助這兩個字來表示的。幸福雜誌的編輯者，曾渡過太平洋作了一次個人的考察，在那篇很值一讀的論日本的文章中，這干物說道：(註二)

『日本農村的居民有許多生活方法未被外人描寫過。他的村友們是和他團結一致的。如果他打算建築一所房子，他就去僱一個木匠來，並購買木材或砍伐木材。木匠構造房屋架子。一旦這房屋架子造成時，他的鄰人們就結束他們的任何工作，來升架樑棟，把牠們接合在一處，並準備修蓋房頂。債款也可以用這同一的互助方法而得到。一部分村人結合起來，集成輪流使用的基金，這基金不斷

【註一】見土屋博士(Dr. T. Tsuchiya)著：日本經濟生活之發展，頁一二，一九三六年東京出版。

【註二】見幸福雜誌(The Fortune) 一九三六年九月號，頁九〇——九一，紐約出版。

使用，直到每一個組合成員都使用到一次爲止。就是在喪事上，村人也有團結。當一個人死了的時候，每一鄰家都派遣一男一女來幫忙。男子準備棺木的裝置，並掘一個三尺見方的墓坑（他們就是在喪事上也設法節省農村的土地），叫死者很安適地蹲坐在裏邊。女子則在廚房裏幫助，並伺候悲哀的人們飲茶吃豆。

「並且所有這些集會，甚而殯葬的集會，都是很和協很仁愛的。他們也很看重這一點。如果沒有集合衆人的適當機會，如殯葬、或嫁娶、或起屋、或歡送兵士入伍等，那他們就去發明機會。並且凡是碰到這些機會的時候，他們無不熱烈地參加。「燒酹」（即燒酒）是團體快樂的天然鼓勵物，他在依照禮節規則而以合宜態度來飲酒時，更能鼓勵起團體的快樂。在三十個賓客都依照鄉村常規而互相舉杯致敬以後，高貴的老祖父們會仰頭高唱慶祝的歌曲，素來嚴正的父親們也要跳演古代的農村舞，如捉魚或思念雙親等，並且一種坦直的男女交樂更歡騰了這整個集會——他們的坦白遮蓋了他們的淫褻，他們的大方壓沒了他們的無禮。

「整個村子是團結在一起的。在舉行民間宗教的慶祝時，服飾的式樣，鼓聲的咚咚，歌曲的高唱，火把的照耀，把許多人都溶合在半催眠式的狀態中，把一羣人沉醉成一個人。在結團去朝拜神社和寺廟上，在遠足遊賞著名的櫻花林或鳶尾花或菊花或秋草上，人數少但却與致高的集團滿爲融融和愛的精神所籠罩。

『日本農民的這種好團結與衷心友愛的生活是叫人興奮的，是熱情感人的，雖然他們過着極度貧窮與極度儉約的日子。』

這種極度儉約的原因，是一種不能負擔的債務壓迫，這現在已經增加到天文數字那樣高了。政府刊物之一的當代日本，曾計算過這種債務，說在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共爲四十億零九千一百二十萬餘圓，『其中十五億圓，已經付過百分之十以上的利息。』

五口農家的平均收入，每年爲二百八十一圓，即合不到現匯美金一百元，從這些收入中須支付利息、房地租金與捐稅，更不用說還須靠牠維持生活。慈善的政府所給予這些可憐農民的幫助，是與惡徒勾結着叫他們賣掉他們的女兒。

二

在寫這篇文章的一星期內，東京報紙上揭載了如下的兩條消息：

(1)

內務貸款救濟一千八百個被賣女子。

據讀賣新聞消息，從一九三四年底到今年二月，內務省已經貸出十萬圓救濟了一千八百八十個女子使免墮爲娼妓，這些女子均係隸籍東北部的各貧苦縣份。

【註】英文日本報知報 (Japan Advertiser) 一九三六年四月七日。



將墮落爲娼以圖逃避她們的家庭之餓死云。

內務省起初撥用於此種救濟的經費爲十三萬圓，從今年一月起救濟活動繼續擴大，並且北海道也已劃入爲被救濟區之一。警察部、公共職業介紹所，與各社會福利團體，均與內務省合作，推行救濟。

照內務省社會部當局的公佈，上述基金不僅是用以救濟行將被賣爲娼的女子，且可用以諄勸作父親者使提高對於他們女兒的尊重。

二月截止，這筆貸款的分配情形如下：大森縣，一〇・二三五圓；大森縣職業介紹所三三・九五圓；秋田縣九・四四〇圓；岩手縣，七・五四〇圓；山縣縣，分配數尙未有報告；福島縣，一七・〇七二圓；宮地縣，一五・七八四圓；北海道，尙未有報告。（註）

(2)

### 新婦學校

已上課學生達六十三人

兼授『山格爾主義』的節育術

安達謙吉夫人主辦之學校已於昨日在醫士聯合會的婦女協助會中開學，學生爲六十三個未

【註】英文日本報知報，一九三六年四月十一日。

來新婦，此係初次報名錄取者，所教課程爲主持每月有五十圓收入的家庭的方法。

開學禮式，最初爲學生唱國歌，及校長安達夫人講演；繼而講演者爲女醫師吉岡博士，著名婦女主義者山田夫人，WCTU的代表，及東京縣縣知事等。

該校每天下午一至四時上課，教授完美而經濟的烹調法，整理家務的方法，與廢物利用等，並將於秋季結束。

據同盟社訊，該校課程中包含有教授「山格爾主義」一項，即教不致生育過多的方法。（註）

在這裏你可以看見新的日本與舊的日本連合起來了，這所表明的不是空談而是叫人奇怪的真理：一個國家已很進步，因而設有學校教授節制生育的最新方法，但同時牠又是那樣地原始，以至於父親賣女還爲法律所承認，並且甚而還受政府的指導。內務省伸出了一隻幫助的手，要「諄勸作父親者使提高對於女兒的尊重」，因爲她們將「被賣爲娼以圖逃避家庭之餓死」，但同時首都警察廳與各縣則核准了五千六百三十個妓女經紀，每人繳納了兩千圓的押款，在父親與妓寮主人之間介紹買賣，而收到很肥的佣金。

「我們要放公正些，」日本的辯護者都這樣說。「當日本突然爲西方所打進來的時候，她的第一個任務是自保。這時，西方已經在兩個半世紀的長期間發展了戰爭機器，如白來少將的黑戰艦等，並已發展了規模宏大的工業；但日本還是密封在閉關之中。她的道德動力，即孝與忠，在很多年以前，

甚而在秀吉時代開始之前很久，就已輸入給她，並植下了根柢。她在自保上已經獲得了迅速而驚人的成就，但直到現在還沒有很多機會使她擺脫舊道德的束縛，這種道德束縛擺脫之難比較政治束縛還要厲害。但是，總有一日她會擺脫的。就是內務省的這筆花得不正當的費用，也證明了這一點。這種費用今後將要增加，而官許的妓院今後將要減少。女子奴役今後將漸被消滅。」

但女子奴役到現在還是存在着。你如果去和東京救世軍司令部的那個軍官談一次話，你在這個問題上便絲毫不會再有疑問了。這軍官便是山室女士，加利佛尼亞大學畢業的有高等知識的青年婦女，她在回到本國担任婦女救濟工作之前，曾在歐洲受過這種救濟工作的訓練。

「你是否認為這確實是一種買賣的商業？」你問她。

「事實上是。在收成不好的年份中，一個女子的價格降低到一百圓以下，即不到三十個美金。這是一預支的錢。」你要知道，即她將來在妓院中所賺的錢之預支；妓院主人會嚴厲地管理着。使她在贖出來以前，永不會賺到她所預支的。」

「你說的「贖出來」是什麼意思？」

「歸還妓院主人或經紀人所預支給她父親的那筆她的娼妓生活的費用。」

「你認為在平常年份中的平均價格是多少呢？」

「幾年以前，我曾研究了官許妓院中的一百個婦女，發現她們的最高價格是兩千四百圓，最低

是五十圓。平均起來每個女子的價格是七百四十七圓一角。」

「經紀人從中扣去多少呢？」

「常常是差不多一半。各縣的章程很不一致，普通只許他扣取百分之九或十，但他總是設法扣去百分之五十。」

「這種賣出真能幫助被賣女子的家庭不至餓死嗎？」

「稀少得很。你知道，農民們都負擔着山一樣重的債務。債主一聽到女兒賣掉了，他就會猛撲到這個農民身上，並攫取去他的一切。我們的農民們是老實的，覺得他們無論如何應該支付利息。而這種利息常是幾倍翻加的。」

「那麼什麼使他們不致餓死呢？」

「你和我如果過某些農家所經常過的生活，那馬上就會餓死。早飯，一點點的稷米和大麥。午飯，蕎麥麵與蕪菁作成的稀粥。晚飯，稷米，或許還有一些下等的稻米和南瓜或山薯煮在一起。許多人都正。在餓死中慢慢地，但却是一定地。」

「女孩子們離開家庭時是否想着她們是救濟她們的家庭呢？」

「幾乎都是這樣想，因為經紀人都這樣地請求她們。不錯，其中有一些是很想看看都市的繁華。經紀人告訴這些女孩子們說，她們一到都市中便可得到很好的食物，並甚而還可時常到電影院裏

去。但是爲家庭而犧牲則是當作她們的基本義務去告訴她們的。」

「你認爲日本娼妓制度的主要根源是什麼呢？」

「妓院主人與經紀人。勸告父親出賣女兒的是這些經紀人。他們從這件事上發到大財，但他們却不把受害的人的苦痛想一想。他們又常常勸告女孩子轉換妓院，因爲每一次轉換他們都能收得一筆特別費。他們把這類事情叫作「足球」。」

「你們常常想法消滅他們嗎？」

「政府既然准許了他們，我們就難有辦法了。」

「你們曾經打擊過他們嗎？」

「打擊過一次。你知道，我們從事這種工作將近四十年了。遠在一九〇〇年時，我們想着我們真是打了勝仗了。開頭的一戰。我們一打人，由我的父親山室牧師率領，敲着鼓並吹着喇叭，向吉原區域進攻，同時就在這區域的近邊上，我們一個宣傳者痛斥全部官許娼妓制度。吉原的幾百個土霸來毆打我們，我們的鼓與喇叭被打毀了，我們有許多人受了重傷。這時，警察來了，把我們送到警察總署裏去。他們要求父親去控告這個官許妓區之侮辱與毆打，但父親拒絕了，說救世軍是給福於別人的，不是要咒罵別人的。這引起了警官們的驚訝。報紙把這事情宣布出來，並鼓勵了輿論。「救世軍與官許妓院衝突」成了當時最生動的新聞記載。幾種報紙爲這事發動了一個運動，結果在一九〇〇

年十月二日，內務省頒布了一個通行法律，命令各縣執行，規定任何妓女可以不必償還「預支金」而脫離妓院——只須到警察署報告一聲。十月終了以前，東京妓女之這樣脫離妓院者有四百二十九人。在一年之內，全國脫離者達一萬二千零七十九人。但舊風俗是根深蒂固的。社會的注意冷了下去。官廳聽說有些不老實的婦女，因為法律已許可她們不必償還故雖無意進妓院而也接受了「預支金」時，我們就失去了襲擊敵人的根據地了。受欺的妓院主人日夜糾纏官廳。於是官廳決定，以後凡是到警察署來聲請脫離的婦女，警署必須向她的主人詢問情形。你知道這樣辦的意義是什麼。僅僅幾年以後，那個只須一聲明就可以馬上脫離妓院的法律，就變成一張廢紙了。」

『但是你們沒有放棄你們的工作吧？』

『沒有放棄！雖然事情是這樣不幸，但我們救世軍已幫助全國幾千婦女離開了火坑。去年一年內我們幫助了二百零四個人。』

『內務省分配到各收成不好的縣份的救濟費，是政府撥給的嗎？』

『不是的。東京的最大報館之一，近來與我們婦女俱樂部中最有錢的人合作，已經募集了九萬圓。「兩大財閥」三井與三菱也捐助了不少。這些經費都由內務省的社會部去分配使用。』

『進入你們救濟會的那些妓女後來怎樣了？』

『我可以很準確地答覆你。這是一張七百個妓女的調查表——遞過了一張印就的記錄如

結婚而家居者	三三六
住父母家而工作者	一五二
從事家庭服役者	五七
住址不明者	五四
住兄弟或姊妹家者	三二
住救世軍救濟會者	三〇
重回舊職業者	一一
作商店女職員者	五
作工廠女職員者	五
作妾者	四
作酒館咖啡店招待者	四
作看護者	三
作煤汽站女職員者	二
已死亡者	二

作小販者……………

作廣告事業者……………

在高級小學者……………

總共……………七〇〇

「你有否數字，可以準確地表示由經紀人介紹的妓女所占的比率呢？」

「有的。我們曾統計過一百個藝妓與一百個官許娼妓，發現藝妓中百分之二十四是由經紀人介紹而執行此種職業的，百分之五十六是由別種道路而來的。至於官許娼妓，則幾乎全部都是經紀人帶來的。你看這是多麼可怕！如果五六三〇個經紀人每年每人只引誘十個女子來從事這種皮肉生涯，這就是表示每年有五六〇〇〇女子墮入火坑，而這也就是一個巨大的商業交割。據內務省統計，現在日本的娼妓與半娼妓共約有三〇〇、〇〇〇人，其中大約九〇、〇〇〇是咖啡店女招待，八五、〇〇〇是未經官許的娼妓，五〇、〇〇〇是經常登記的娼妓，大約七五、〇〇〇是藝妓。」

「她們的將來怎樣呢？」

「很少結婚的。不得結婚的人，有時在她們的顧客中找到失望的男子，便去和他們「心中」即雙雙情死。但大多數都無法逃脫她們的牢獄，直到後來因為無用——患惡疾或失掉吸引力——而被驅逐。她們的平均服役年限約為四年，雖然我知道有些女子服役到四年的四倍。當被驅逐了的



時候，她們有時回到赤貧的家族裏去，有時候成了社會的一種負擔；但她們可以時常到我們這裏來。我們在這裏就作的是這種工作。」

「我知道你曾在歐洲受過救濟工作的訓練。你看出那裏的受糟踏婦女與這裏的有什麼不同處嗎？」

「我曾在倫敦與格拉斯各的午夜的街頭獲得了一些經驗。英國女子之在那裏都是出於自願的。你知道，日本很少街頭婦女；只有藝妓院與官許娼妓院。我們遇到的女子，幾乎全是爲了她們家族的原因而陷入這種職業的。從小就有人教她們服從是光榮的基礎。你可以改譯坦尼生的詩句說：「她們的光榮建築在不光榮的根基上。」」

### 三

你對於日本救世軍懷着深深的敬意而離開了這次談話——這救世軍據說是日本的新法西斯政權所迎頭痛擊過的。或者你不贊成他們之那些緊張地反對官許娼妓制度本身，和她的分離妓院，醫院，與強制身體檢查等。因爲你懂得一點人類天性，並知道西方各都市的可惡情形，所以你不很願意拿石頭去投擊日本的這種制度，倘若牠肅清了那種父親與經紀人勾通去剝奪最神聖的人權之事。但是這些加圈的字正是一些污辱虐待之刻酷記錄，這種虐待尙爲世界六大強國之一所容忍着的。並且你在這種虐待的底層，亦即產生虐待的源泉之處，可以看見日本半數以上的家

族——其基幹就是農民——的一致要求是什麼？政府對於這些家族會屢次允許救濟，但却永未實踐過。

種稻農民的辛勞超過種別種穀類的農民。稻子的大半經常處在水底下，試想想這種滋味！試想想西方農業勞動者如果在沒膝的爛泥裏從事耕耘與挖掘，他們是否受得了。而且是一種多麼可憎的爛泥呵！牠濃厚地浸透着人糞。牠常常含藏着水蛭；因而耕作的人須穿上浸濕的棉製護腿衣。這就說明了稻米種植的艱難了，牠不能像別種穀類那樣去播種，牠必須先播種在水底的泥床上，然後再移植。種植的人在稻田上排成一列，從水下的泥中取出秧苗來，他們動作得那樣敏捷，簡直叫人難以相信。移植以後約兩星期，即要來第一次剔苗。以後接着還來兩次，最末一次在八月底。剔苗的方法，大概都是把手深伸到爛泥中，拔出廢苗來，再把牠放進爛泥中叫牠腐爛，因為這樣可以節省價值高昂的肥料。這一切手續僅是稻米的一個起頭。稻子到了收穫期就須從田裏清除去，因為這時候要種別種東西了。

一八六八年明治維新以後，日本農民受政府鼓勵使米的供給能隨人口增加的水平而增加，並且還出乎國外一般預料之外地而獲得了成功。但是鼓勵農民執行他的任務的，不僅是政府，並且還有肥料托拉斯，牠教導農民怎樣人工地——即是多花費地——刺激土地的生產力。生產量的增加未給他多大好處，或未給一點好處，因為除過高昂的肥料價（有時候達到所收穀物價的百分之四

十)及沉重的債務外，他還肩負着日本的鉅額軍費的重頭。此外，他的「父權式」政府又壓低糧食的價格，使製造軍火的人能繼續支付低額的工資。你如果問一個年長而善說話的農民：農業的日本之轉變爲現代工業型的日本給他了些什麼好處呢？他會把垂在他的低屋頂下的那個電燈球指給你看，並把站在屋外的一輛廉價自行車也指給你看，於是又會拍着昂貴的肥田粉袋子而答覆你道：「少得很，並且自從滿洲事變以後一切又更加壞了。」（註）

可是當這個「事變」打擊之銳鋒的，正是他的兒子們，即兵士們；關於這個事變以及其他事變我們到適當的地方再敘述。自從日本加入了國際活動，而認爲她自己必須增加她那小而勇武的軍備，以便與別國在亞洲大陸角逐以後，農民的兒子們便當了全部的黷武日本的好鬥之銳鋒；因爲日本人的惟一充足源泉是農村。

## 第十章 農民兵士與人口壓迫

日本軍隊中的兵士，據說五個有四個是農民的兒子。因此，本章天然地要隨着前一章之談農民的女兒而來談談農民的兒子。姐姐和弟弟同樣植根在原始社會的土地上。有的報告甚而說，大姐姑

【註】史特因 (Guenther Stein) 著中華共和國 (The Chinese Republic) 頁三五，一九三六年上海出版。

娘之常被賣到妓院裏，爲的是好讓她的弟弟剛勇君免受生活的牽扯而能完畢他的初級學業。

就在他進農村學校之前，已存的勢力已經準備叫他成爲兵士了。幸福雜誌的編者曾看見五歲的小男孩就已在家庭的米盤裏架起了玩具的機關鎗；十二到十七歲的中學少年，就練習使用真的武器；所有的男性兒童們都養育在崇拜英雄的學校裏。

初步軍事訓練在小學裏開始，這裏，剛勇君於十三歲時畢了業。勇武，舉例說吧，便用一種近似宗教的熱情在教育着，不管因此而兒童的勞苦增加到什麼程度。我們有兩個人曾在一個公寓裏寄居了多年，從那裏可以望見東京一個小學的運動場，在許多早晨的早餐時，我們望着那些男孩們的活動而很覺有趣。我們把牠叫作我們研究少年日本的心理實驗室。這些小孩們被「銜氣」（自負囂張）所燃燒着，常常這個把那個打倒在堅硬的水泥院地上，有時候頭觸到地面的聲音可傳到我們的公寓來，但他們總是微笑着爬起來，再相撲打。就在這樣莽撞的策略下，我們永沒有看見或聽見爭噪或任何種惱怒發生過。而且這還都是些城市的男孩，比較起農民的兒子來，他們大都是溫和得多的。

肯尼德大尉 (Captain Malcolm Kennedy) 英國的觀察者，一九三二——三三年冬天曾隨從日本軍隊越過滿洲的冰凍平原與高山；他認爲如果沒有像平素的雪中行軍或熱中行軍的訓練，則日本軍隊或許不能完成像他所看見的事業。他在他的日記中寫道：

「從關東到齊齊哈爾的進軍與作戰，共經過了十六天，其中三天未吃飯，因為米飯糲已凍得冰硬，水壺的水亦凍實了。雖然許多都凍傷了，但只約有六十個人落了伍。衝着強烈的刀割似的北風向前進。夜間露宿在曠野裏。鐵路已經無用，因為橋梁都被破壞了。在某一地方，他們不得不從一個沒胸之深的冰凍沼澤裏涉過，因為這是他們必經之路。有六十人的一隊會裸體涉渡半凍的嫩河，並帶着用品袋。」（註）

一個會參加侵略熱河的騎兵隊的軍曹，告訴肯尼德大尉說：「只有一個騎兵聯隊，即茂木聯隊參加。從通遼出發，七天而達到赤峯，平均每天走五十英里。從上午四點鐘到下午八點鐘都在馬鞍上，實際上惟一的睡眠也是在馬鞍上的，因為夜間露宿在曠野時，溫度都在零度以下三四十度。一睡就要送命，因而他們的夜間「休息」就是在雪中踏步以保持自己的蘇醒。有兩整天他們沒吃飯，雖然他們眼看着他們的馬在吃料。」

「這幾乎是叫人不能相信的，」肯尼德大尉說，「但是凡是聽到的這些話，那時都有事實證明。我疑問，他們怎樣能辦得到這樣地步呢？那軍曹以一種當然的毫不足奇的態度答道：他們的熱誠及聯隊司令之與士兵同甘苦的個人模範，已可以代替食物與休息了。」

【註】肯尼德著日本問題（The Problem of Japan）頁113八——113九，1935年倫敦出版。

但這不過是剛勇君故事的開場話。

在他達到了二十歲的年齡，並通過了嚴格的軍隊試驗（身體的與精神的兩方面）之後，他的家族和朋友在一天夜間的酒宴上，一直把他祝飲到後半夜，因為他明天就要乘火車到最近的軍營入伍去。他達到營房時覺得有點酒餘的疲憊，但一刻的休息時間都沒有。新入伍的兵士馬上集合到操場上，操演步法，於是又把他們帶到他們今後要居住兩年的小房舍裏。從他們所必須記錄的手冊上，他們懂得了他們今後的最大賞賜將要是：『生則蒙受天皇仁慈的無量鴻福；死則列名護國諸神之間，而享受無上的尊敬。』

這格言深深印入了剛勇君的腦筋，但是還不如『軍人聖經』即明治天皇的詔諭所給他的印像之深，這詔諭裱裝在金色的幕上，其中的某幾段如下：

『朕等乃汝等之最高元帥。朕等與汝等之關係最為密切，朕等依賴汝等作股肱，而汝等則奉戴朕等爲元首。朕等之能保衛帝國，並因而表明朕等之應受天福，並能報答祖先的遺澤，則依賴汝等之忠誠履行汝等之責任。朕等今賜汝等以如下之訓誡：

『（1）陸海兵士應視忠爲其基本責任——因此，勿爲流行意見所迷惑，勿干與政治，而當專心致力於忠的基本責任之履行，所應刻銘於心者：責任重於泰山，而死則輕如鴻毛。

『（2）陸海兵士應嚴格注重禮節——汝等如忽視禮節，對長官不敬，對屬下粗暴，則將喪失協

和之合作，如此則汝等不僅成爲軍力之破壞者，且將爲無可寬恕之國家罪人。

『(3) 陸海兵士應注重勇武——然勇武有真僞之分。受僅僅輕燥之刺激而發爲暴烈行爲，此非真勇武。不輕視劣勢之敵，亦不畏懼優勢之敵，而惟陸海兵士之責任是盡，此乃真勇武。凡重視真正勇武者，則於日常處世接物之際，應以持躬溫和爲先，以期獲得他人之愛，並應尊敬他人。如貌爲勇武而行則暴戾，則世界終將仇恨汝等，而視汝等如野獸。汝等勿忘此誠。』

『(4) 陸海兵士應修養信與義——信之意義爲有諾必踐，義之意義爲履行責任。如欲持躬信義，則必須於發端處留心何爲汝所能踐行者，及何爲汝所不能踐行者。』

『(5) 陸海兵士應簡約一己之願望——如不簡約一己之願望，則將成爲懦弱與輕浮之人，而務於奢華與非分；最後則將成爲自私與貪婪之人，並墮落爲最下賤之人，如此則雖備具忠勇之美德亦不能救汝不爲世界所輕視。』

『此五誠均陸海兵士所不可須臾忽視者。使此五誠能現諸實行之要道爲誠——心誠則無所不能完成。再者，此五誠者乃天地之大道，人類之通則，既易知而亦易行。汝等陸海兵士，須服從朕等旨意，努力於理解並履行此等原理，並盡心於汝等對於國家之光榮服役，此不僅朕等所欣盼，而亦全日本人民所欣盼者也。』

『明治十五年正月四日（親筆御署）』（註）

近代日本創建人的這個皇論，將由「戰友」解釋給幼年的兵士聽。在剛勇君入營之第一年間，他從他的這個「戰友」得到了友愛的指導，但是到第二年，他自己變成了一個戰友，並幫助一個初入伍的新兵。

因戰友的幫助，這個青年農民才能習慣於穿着新制服，制服與他所帶來的寬鬆而舒適的衣服不同，並甚不便於穿着，可是寬鬆的便衣現在已用油紙包裹而送回家去了，好像他是進了修道院似的。新的鞋特別使他痛苦，粗糟的短襪亦然。從前，如果不赤腳的時候，他都穿一雙柔軟的布襪，大趾處分開，在大趾與二趾中間拖着草鞋或木屐的帶子，使腳部非常輕便而自由。這種腳部裝束的惟一不便利處，是每個日本人的兩趾中間的繫皮所給予的；一個日本偵探，不管中國話說得怎樣精熟，但因為有這種僵皮，他却免不了要被入識破，但是現在剛勇君並無意於作偵探，因而覺得他的腳部已經擦傷了，並且裹得極不舒服，一天到晚都忍着慘刑似的苦痛；但他爲了帝國，情願吃這種苦頭，而且不久以後他就很習慣於穿着硬皮的鞋了，他可以穿着這種鞋每天在高低不平的地上走五十英里。小帽是他的一個障礙物，因為他以前總是光着頭的。但他却很歡喜他的口糧，因為除過上等大米與乾魚都是他所從未嘗過的東西以外——送行的宴席不算——他在軍營中時每天還得到十二兩的肉，在戰地上時每天要增到八十四兩。他喝的是滾熱的綠茶，日本人都用綠茶代替水。

【註】 見一九三五年英文日本年鑑，頁二二三——二二六。



他的最大部分的時間都用在操練上。就在老長的一天過去了以後，他還必須措他的鎗和刺刀等，並還要聽軍事講演。在規定的很少讀書時間內——日本是讀不夠的——他必須僅讀他的長官指定的書和報，包含軍部所出版的一種月刊和日報。讀物，像食物和金錢一樣，也在不許從家裏帶來的用品之列；但他總是設法看看與現行軍事制度不利的外邊報紙，因為他是有點想吸收『危險思想』的。他的品行報告送給他的父母；如果他們的兒子在兩年兵役終了時被選而留役兩年半，那他們就要覺得驕傲，因為留役以後，他就可以成爲一個少尉，並還有陞遷的資格。少尉每月約得二十圓，這是因勞作而得到的薪俸，因為這時候他們日夜工作去教練新入伍的兵士，沒有時間再參加社會生活了。這薪俸在後來對於大尉與少校，上校與將軍，要步步升漲，但就是這種少尉級的儉約的初步生活，已足與歐美的軍官生活併列了。當他夜間告假出外時，他們最歡喜的地方是藝妓院。

剛勇君不馮是每年入伍的六萬新兵中的一個例子，從這六萬人中，軍部選出一萬一百個最好的。在平時，陸軍力量爲二十五萬兵士與一萬三千軍官。到戰時，可以動員更多，因爲在今天日本已達兵役年齡的男子爲四百萬人。至於兵士的效率，則美國陸軍中的畢茲大尉 (Captain T. J. Betts) 於考察日軍在滿洲作戰的情形以後曾說：『日本的陸軍是世界最能戰鬥的陸軍之一。』

剛勇君也是人類，故而他也有他的缺點。或者他的最大缺點是他在緊急事變中缺少創意的與敏捷的決定力。操練已經盡其所能在這方面幫助了他，但當他『獨立處置』的時候，他好像總有點拿

不定。

在體格方面，日本的新兵已開始表現了驚人的惡劣現象，這是兒童在家庭營養不足，在學校緊張過度的結果。軍部最近發表的數字，揭出自一八九〇年以後，患癆病的增加了約近二十倍，現在每千人中有二十四人有癆病的。『因種種理由，在一九三五年受檢查人的百分之四十，均須拋棄。』（註）再則，入伍兵士的最低身高，已不得不從五呎一時減低到四呎十吋半，因為只有這樣才能徵足兵額。

軍隊的配備也已低落到水平線以下，觀察者一致承認牠還未超過一九一八年的歐美各國的水平。空軍特別脆弱，不但普通的飛行員是壞的飛行者，而且日本的空軍也只有約一千五百架飛機，這數目的飛機合起來只能抵對住蘇聯在海參威一處的千架飛機的『祕密航空隊』——從海參威到東京爲三小時半的飛行。最後，就總賬的負者方面看，我們不要忘記日本的陸軍及海軍從未遇到過第一等的敵人，牠在一八九五年與一九〇五年的炫耀的勝利，是從一個古老的中國及腐敗的沙俄所得到的。沒有人會疑惑日本軍隊的勇敢，但肉體的勇敢是人類——包括野蠻人在內——所通有的，如果一個國家因此而便造成一種幻想，認爲牠有一種獨有的能力，或至少牠是高過別國的牌子，這是極其危險的。道德的勇敢是完全另一回事，這種勇敢或許是各種德性中所最難能的，在任

【註】當代日本，一九三六年九月號，頁三二〇，東京出版。

何處，尤其是在日本。

在對中國的『不宣而戰』中，日本的兵士受到了有生以來的大震驚，因為他發現了中國的兵士雖然裝配惡劣，但在勇敢上却是他的對手。這種震驚的反動，是加於中國人民的獸行與殘暴，這是世界所不會容易忘記的。

大家都說日本兵士是一個謎。造成這種兵士的某些眩人眼的成分，我在本書的許多頁裏都考查過了。自殺，舉例說，已藉實例與格言而深刻浸入了他的腦筋，使他一落到敵人的手中時就想自殺，如荒木大將所贊美的古閑少校那樣。但這是力量呢，還是弱點呢？他如果變成高級軍官時，則藝妓就要獻媚給他，並給他佈置成一種社會環境，這環境在歐洲的白里克里斯時代已成古老，並且早已被拋棄了。這樣一種環境是幫助他呢，還是障礙他呢？他那農民父親與妹妹承受了從狗將軍時代留傳下的陵辱與無能，這些對於他這個生存在二十世紀，並亦知道——雖然對他施用了各種的阻止——世界別國的生活狀況的人，是很有可能把他轉變成一個革命家的，可是他現在仍然習慣於崇拜天皇——這個在一切教義中是最古老的，並且在世界別處早已不行的教義。像今天這樣的機器生產的經濟狀態，權力崇高的商人地位，以及經濟帝國主義等，在與這種遠年骨董對照之下，並與其中的某部分相衝突之下，必然要增加他所感到的問題的複雜性。因此，如果那些連串而來的『事變』（這我們在後邊敘述）竟成爲一種隱約的警告，說明可怕的社會爆炸將把他這個可愛的祖國毀

成粉碎，那當然是無甚可怪的了。並且不必須是大驚小怪的人才會看見，日本無論就社會上與身體上說，都或許會變成地震與浪潮激盪的國土。

這個普通兵士，對於他所覺得的這樣危急的情形並不負責。應該負責的是軍閥們。他們所喝斥的那種『危險思想』之使這兵士的精神不定，尚不及他們的實踐之違反天皇詔諭所給他的精神不定的一半。明治天皇把詔諭中的五德之首的忠，解釋作禁止干預政治；但軍營裏的兵士們則都明白知道有所謂『陸軍派系』者存在，並且人民凡在投選舉票時都對這種派系的化分加以斥責。是人民與明治天皇聰明而合乎正義呢，或是干預政治的軍官們聰明而合乎正義呢？詔諭又說，禮貌不許對屬下粗暴，也不許對上級軍官不敬；但是如果一個旁觀者可以自由說話的話，那他就要指出輕視與不服從現在是日在增加的。詔諭又美妙地宣布道，『凡重視真勇者，則於處世接物之際，應持躬溫和為先，以期獲得他人之愛，並應尊敬他人。如貌為勇武，而行則暴戾，則世界將仇恨汝等。』但試閉目一想，現代日本軍閥之是否還以持躬溫和為先，並還尊重世界的好意！如欲持躬信義，則必須於發端處留心何者為汝所能踐行，及何者為汝所不能踐行者。』但是軍營中的兵士們在討論最近歷史時，或許會驚奇：這個新的格言已經變成了『莽撞第一，而任別人去受損失』了。生活簡約，在組成『天地之大道與人類之通則』的五德中，是連受人偶爾尊重一下都沒有的一德；人們並未把牠當作一條規律去看待，且竟而已破壞了牠。

這些矛盾使這個兵士感到迷惑，他父親的情狀又使他苦惱；如果他有一二個姐妹已落在六大都市之一的官許妓院裏，那他就要更苦惱了。可是最使他感到苦惱的，是那關於「私人軍隊」的各種傳說。四大財閥真地統制着軍隊嗎？或者軍隊是受天皇管轄的，如道理上所應該的那樣嗎？當他必須渡到大陸去作戰的時候，那是爲太和魂而戰呢，還是僅爲了擴充三井三菱兩財閥之久已滿盈的幸禍而戰呢？

同時，他和他的父親都是尊奉「崇拜天皇」的這種古代巫術或拜物教的，正像非洲西岸的黑種人那樣。除了日本人以外，一切文明民族都早已擺脫這種巫術的統治了。而日本不久也要擺脫牠。既以高度力量的軍隊裝配了自己，又用普及的教育培植了自己的人民和兵士，然而却又依賴拜物教去加重稅捐以壓碎農民，並用屠殺農民兒子的方法使富人更富——像這樣的國家是不能夠長久維持的。

## 二

日本帝國主義者的鹵莽的發言人都極其加重地說，日本需要更多的土地以排泄過剩的人口，他們拿這作理由以寬恕他們那屠殺農民兒子的行爲，許多美國的刊物作家也都受到宣傳而相信了這個理由，但是在二十年前，加藤隆義子爵——伊藤以後日本最能幹的首相——告訴白爾（Edward price Bell）說，日本的財產總合起來，是足夠日本人民享受『至少一個世紀或兩個世紀

的。』這話是在滿洲事實上成爲日本財產以前說的。『在北海道、高麗、台灣和日屬庫頁島，都有廣大的擴大農業的機會，如果不是無限的機會。到人口的壓迫和經濟的需要使人民必須離開家庭的時侯，他們可以移植到這些領土中的任何一處。』

到農民能夠用勸告而離開他們所捨不了的古老農田時，人口的壓迫在對於可耕的土地說，已是非常之高了。

但是現在，就是單就日本本部的全部土地看來，人口的壓迫也並不甚高；這情形却使我們西方人感到混亂，因爲論日本著作的著者們，有的用這一方面的數字，有的又用那一方面的數字。有些材料不足或不公正的著作，引用人口對全部土地的比例數字，以圖證明日本的情形比大布列顛或比國的還要好；另一些著作則引用人口對可耕土地的比例數字，因爲這當然是判定日本農村問題已很嚴重之惟一好根據。這兩類數字如下：

每方哩的居民數

就總面積計 就可耕地面積計

美 國	三八	二二九	法 國	一九二	四六七
德 國	三五〇	八〇六	意 國	三三八	八一九
比 國	六五五	一七〇九	大布列顛	六六八	二一七〇

在末一類數字中日本地位之所以不好，是由於她的地形。高而陡峭的大山脊與長而崎嶇的小山脈，形成了她的骨架，因此她的平原與盆地都非常狹小——狹小得須開拓山坡成爲階梯地，而這便成了日本的特殊風景之一。除日本以外，世界上再沒有農業活動場所像這樣狹窄的了。日本農民的百分之三十五，每人所耕面積都不到一英畝。因爲他們不肯脫棄他們那狹小的農田，而另尋較大的農田，所以他們的生活供給都陷於無把握；至少說，在將來一定要無把握，如果他們仍拘限於依賴農產品以生活。但日本是並不專依賴農產品的。日本人常常說，他們的農田在大海中。

在這一點上，西方的著作者常常表示一種驚人的無知。舉例說，房龍博士(Dr. Hendrik Willem van Loon)在他那本大而通行的地理書中，就說：日本的魚類現在已經用竭了，因而可憐的農民們都不得不求之於稻田裏的微小出產！只要把任何一本經濟地圖瞥一眼，他一定會知道：日本可說是魚類大洋中的一個多島國，魚的種類多得驚人，魚的數量也是取之不盡的。魚對於日本的供給，真可說是永不會耗竭，附近大洋中的任何地方，都是極好極好的養魚場。地球上像這樣魚類繁多的地面只有很少幾處。日本的海上勞動者的智慧與勤勞，不但對於這種天然資源已能充分利用，並且在近年又發明了特別進步的捕魚方法，因此，在過去二十年間捕獲的數量增加了一倍。

每個人應該知道，從伊利沙白時代直到維多利亞時代的中葉，日本至少在食料的供給上是完

全離開世界而孤立的，但是她已設法給足了她自己。雖然現在她的人口已大大增加了，但許多經濟學者都認為，由於三點事實她在不得已的時候仍可以自給；這三點事實就是：科學的農業經營，『簡單的生活』，與龐大的魚類供給。稻米的種植已經進步了，因而她的米產能供給不斷增加的人口。並且就整個說來，日本人的口慾也還是過去的那樣的。人民的極大多數，雖然在許多方面都現代化了，但仍滿足於他們的老式的飲食狀況，這狀況前邊已經說過了。除過極少數的口味洋化的人以外，稻米與大麥，稷子與魚類，豆腐雞蛋與鹹菜，仍是全部人口的日用食物，並且，雖然人口在六十五年內已從三千三百萬增漲到七千零二十五萬八千二百（日本本部）（註）但人民的這種舊式生活是還能繼續下去的。

日本人口問題的癥結，不在於尋得另外的土地以供人民去生活，而在於用怎樣的方法去改進他們的生活。工業化的目的也就在這裏——苛刻的『工業大王們』用餓死人的封建工資去壓榨工人，當然是另一回事。事實已經表明，農民們現在正受着封建制度的痛苦壓迫，這如沉重的捐稅與租金，肥料托拉斯的殘酷地提高價格等。

把這些地方的人口與日本本部人口合計，即成所謂日本帝國的人口，則其總數為九千零三十九萬六千零四十三人；世界上比這人口多的國家只有英國、中國、蘇聯、與美國。

【註】這裏的人口數字，不包含台灣、高麗、南庫頁島、關東州與南洋各委任統治島的人口。如



至於農民兒子們之被遣到海外去送死，並不是爲了要給他們的父親與娼妓姐妹準備生活的出路，而是爲了要實現秀吉的夢想。

## 第十一章 四大財閥

「日本是私人專政政制之最好的例子」——幸福雜誌的記者這樣說。幾個多財的家族控制了牠的財政資本的一半（註）並相互勾結着操縱投機而造成了皇國內部的皇國。

「四大財閥」的第一個是三井財閥，他們把握着日本進出口貿易的百分之四十以上；並且有人說，日本與新成立的『滿洲國』的全部貿易之百分六十至七十，都經過三井之手。

一七〇二年當『四十七個浪人』的報仇事件發生時，三井已經有點丟『臉』地，拿封建爵位交換了一架天秤和一根尺。後來，他們還照常經營着商業和銀錢業，然而他們在工業上已經又成爲能手了，日本的主要煤礦與鐵礦屬於他們，最大鍊鋼廠與冶鐵廠（政府所有者除外）和最大的幾個兵工廠，也屬於他們。日本的許多造船廠、機器工廠、化學與水電工廠、棉紗廠、水泥廠、麵粉廠、人造絲廠、與紙廠、煉糖廠，如此等等，或是在他們的手中，或是歸他們所有。由於他們想保持他們的工廠煙囪繼續冒烟，並思建設新的工廠，所以他們煽動用戰爭手段去擴張領土。他們所以支持政友會這個

【註】史特因著日本製造（Made in Japan），頁一四二，一九三五年倫敦出版。

保守政黨，就是因爲牠在牠的政綱中寫下了佔領滿洲那一條。他們在日本的現代海軍之建築上曾投下了很大的資本，並且甚而『誹謗海軍』的事件也牽連到他們。這事件到後邊再詳細敘述。

『萬萬圓財閥』的第二個是三菱，他們有時候是三井黷武主義的阻礙物。他們原來是商人和工業者，故而他們在平時常常贊成和平而反對戰爭，並支持民政黨這個自由主義者政黨，牠替他們反對佔領滿洲。他們的國外貿易的極大部分，都是由他們設立的著名日本郵船會社的船隻運輸的。像三井那樣，他們也大量製造軍火，從無畏艦到潛水艇，從機關鎗到大砲，從渡船到橋梁，從火車頭到海底電線，這些以及其他種種，他們無所不造。現在他們附帶經營的有一所製造六匹馬力汽車的小工廠。名叫（Datsun）汽車公司，他們希望用這個工廠的出產奪去美國汽車的銷路。

這兩大財閥之中的較老而且較富的三井，據說是由中世紀的一個農民而得到了這個名字的，這農民在『三個井』裏發現了藏金，因而用這個名字稱呼他的財產。他們的商標——一個日文『三』字由代表井的一個方圈包圍着——我們到處都能看到。三井托拉斯名叫三井合名會社，牠在德國的分公司名叫德國物產股分公司（Deutsche Bussan Aktien-Gesellschaft）在法國的分公司名叫合資物產公司（Societe Anonyme Bussan），在南非洲的分公司名叫三井物產會社（The Mitsui Bussan Kaisha.）你假如作周遊世界的小旅行，那麼你在每個商埠都會看見有『三井』商標的貨物堆積着，而在牠的旁邊還有以三塊『金鑽石』爲商標的貨物，這即是三菱

的貨物；三菱這個名字是一百年前由姓岩崎的商人採用，以代表他以及和他同作初次商業冒險的兩個夥友的。

在三井的工業內，棉紗廠佔重要的部分，因此作者曾得到許可，可以隨時到一個規模宏大的鐘紡工廠裏去參觀。這個東京的棉紗廠僱用了三千工人，其中除過四百三十人外，都是婦女，要求工作的人必須在初級學校畢業過業——通常是十四歲畢業。大部分的女子是十八歲到十九歲，並且她們中間的最大部分都是農民的女兒，那裏所給你的第一個印象，自然是棉紗廠是鄉村女兒的福地；如果還有比牠更好的地方，那就是官許的妓院了。後來你更進一步研究，你便相信無論如何紗廠是她們的一個福地。

女工們分兩班輪流工作：一班從早晨五時到下午二時，另一班從下午二時到十一時，下午十一時到早晨五時之間停止工作。早班工人，如果願意，可以從下午五時到七時半免費進學校；另一班的進學校時間是上午九時到十一時半。學校課程分兩種：初級與高級，每級學習期限均為三年。女工們說到她們的學校課程時，眼裏都閃着欣喜的光，這是不足的。課程包含讀書、作文、習字、道德、禮節、家事、烹調、縫紉（土式的與洋式的）唱歌、遊戲、體育、跳舞、與佈置瓶花的美妙藝術等。

這個工廠的一切設備都不實而清潔。建築是堅實的，防火設備很完善。紡紗機與織布機，看起來樣子很舊，許多都帶着英國的商標，但是你如果一加仔細的檢察，便知道牠們並不如牠們所標的年

月那樣舊，因為牠們已被不斷地修改過，或者已照完善的豐田樣式改造過了。

醫院是簡樸的，但却無缺點，並且設備也完善。十六個病人中大多是患流行性感冒的。管理員說，他忙碌的時候幾乎完全在夏天，病因都是吃得過多。飯室是一個二百十六呎長與四十八呎寬的房間，高度爲三十呎，室裏佈置有許多棹子，每張棹子供八個工人之用。無缺點的廚房可以供給很多種的菜肴——當然都是日本燒法的。如果你把這些女工們帶到英國或美國去，叫她們吃我們工人所吃的費錢更多的食物，那她們一定會罷工，要求魚、大米與蔬菜的飯食。英美的紗廠主人按照他的生活標準而給備辦高價的食料，反成爲他的不幸。

作者曾帶着特殊的興趣去考察那裏的寢室，現在描寫這些寢室時，他仍感到同樣的興趣。叫睡眠的地方寬大，常常保持清潔並通氣，是布置這些初到城市的大量鄉村女子的睡眠之最好的辦法。而這些條件正是這紗廠所特別注意的。每個女子佔三十六方呎的地板地位。因爲用的是障子，所以空氣能很好的流通。傢俱是短少的，但全日本的人家裏，傢俱都短少。

倉卒草率的觀察者，會過分重視這事實：『這些女子們都睡在地板上』，但全部日本人都睡在地板上的，除了少數的西洋化的人。她們都使用蒲團，柔軟的成方塊的臥褥，白天收藏起來，晚上則展開在永不許用鞋觸到的柔而清潔的席子上。至於同一床鋪之繼續被使用，即所謂『時常溫暖』，現在已經受到法律的禁止，並且這種禁令又是嚴厲地強制執行的。貼在牆上的規則規定：蒲團須常

送到外面去透空氣，枕頭與被單必須勤洗。大而瓦蓋的浴室，供給工人們免費洗浴，室內有大量的冷水和熱水，可以無限的使用。飲的水是清潔的，雖然最大多數的一般日本人都用滾水泡的淡綠茶來代替白水。

日本人的生活雖然和我們不同，但並不見得比我們的低。在某些方面，例如清潔，他們的標準或許比我們的還高。毫無疑義的，在這些寢室裏，女工們所享受的生活條件比較她們在鄉村家庭裏要好。她們又享受消遣的利益，而這是她們從前未享受過的，這些消遣包含免費看電影，以及在大會議廳裏免費參加同類的娛樂等。

在織布房間裏，女工們織細布與三幅寬的襯衫材料。一個工人照管二十四架自動織布機，同時又開動十二架不自動的織布機。如果所織的是兩幅寬的布，則這個比例可以增加。三十三架與十六架。在紡紗房間裏，一個女工常常開動四百隻到八百隻的紗錠。沒有工會來阻止她儘量多作。『計件工制，到處都實行着，刺激她們極度緊張地在工作。』她們的動作使觀察者得到了深刻的印象。『她們和西方各國的工人比較起來是有點不同的。當她們使用蘭克夏、美國、德國或蘇聯所用的同類機器時，她們也表現出不同來。好像日本女性的專誠一志之典型特性，已把紡織、打包與分類等工作都轉變成一種奇怪的禮儀表演了。』(註一)

在作者去參觀時，織布女工的平均每日工資為一圓(約兩角八分美金)，紡紗女工的工資為

一圓二角，男子則比女子多賺五角。顯然地，這樣低下的工資率是與工廠主人所賺得的巨額利潤不成任何比例的。這些主人們僱用那具有封建專誠及封建生活標準的工人們來爲他們開動那最現代化的產業工廠。正如遠東考察報（The Far Eastern Survey）（註二）所說，城市工人羣的情形是和農民羣的情形同樣不能叫人滿足的。『當輸出貿易與軍事工業景氣增加了僱工，特別是熟練工人的工作時間時，工資的水平並沒有依照生活費的增高比例而同時增加。』『日本是利益衝突的一個集合體。』

從這樣的情形看來，日本的『五大』銀行除過一家（政府辦的）以外都屬於四大財閥，即三井、三菱、住友與安田，似乎是必然的。爲首的兩大銀行，每家各有一百億圓的資本；住友一家的銀行有七十億圓資本；安田是專營銀行業的，牠一家銀行的資本額達一百五十億圓。

四大財閥每年的各種營業的利潤，平均約爲其投資額的百分之十九。牠們的各托拉斯公司所獲得的利潤，約佔總利潤的百分之十七到三十，牠們的紡織工廠所獲得的，佔其百分之四十以上。據說單只三井一家的每年總收入，就爲三十億圓。近年來，這種繁華的惟一基本原因，是軍事工業的景

【註一】 史特因著前書，頁三六。

【註二】 美國太平洋關係研究會（American Council, 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主

辦刊物，一九三七年十月二十日號，頁二四七，紐約出版。

氣正如史特因在不宣之戰爆發以前時在大西洋月刊所寫的「日本的經濟好像已經變成了一架機器，牠自動地爲發展今後的軍事行動而工作。」（註一）

恰在這種戰事爆發以前，三井和三菱向我們美國提出了兩張購買製鋼設備的訂貨單，這是近三十年來最大的訂貨，如我們在第一章中已經說過的，三井是向畢茲堡的合衆機器公司（The United and Engineering Co.）訂購的，而三菱則是向紐約麥士達機器公司（Mesta Machine Co.）訂購的。（註二）爲要幫助着去克服日本空軍的弱點，三井更插足到軍用飛機的製造，三菱也增加了一倍的資本去擴大他們的飛機製造的能力。這些事實的本身都與政府的備戰有緊密的關係。日本政府在一九三六年已經撥定了其預算的大約一半從事戰爭準備，又撥定了預算的百分之十八，專供購備飛機、鋼鐵與補助軍器之用。這給納稅的民衆加上了一種空前的重担。開戰以後，近衛親王所要求的特別費用，已達到了天一般高的數目。一九三七年秋天，日本在中國戰場上每日的消費爲五百萬美元，至於她自己在上海的各棉紗廠等財產之遭受破壞，及她的軍隊精華的喪失，都還在外，她在「不宣而戰」中的喪失，需要她過許多年的窮苦生活來補償。滿洲事變以後的五年

【註一】見大西洋月刊（The Atlantic Monthly,）一九三七年六月號，頁七六一。

【註二】見國民雜誌（The Nation）所載皆迺威（Elliot Janeway）一文，一九三七年七月十日號，紐約出版。又見亞細亞月刊（Asia）一九三七年十一月號。

半內，她的國內公債已經增加了一倍，目前的戰爭對於她的這種內債發生着什麼影響呢？沒有人希望軍人會有什麼工商業的知識，但四大財閥能沒有工商業的知識嗎？何況在事前就已有入警告過他們了。日本的『財政聖人』高橋是清老人，早已公開地再三地說過：日本的財政不能供給六個月以上的戰爭，並且日本也實在沒有必須作戰的理由。他在『八個兇惡事變』的最後一個中被殺了；這些事變或許多人用作推斷日本將來的根據，好像根據原因去推斷結果一樣。關於牠們的情形，下邊有一章敘述到。

## 二

使每個有關連的人都覺到不幸的，是現代日本的極大多數的財政家都相信：勝利的戰爭是賺錢的。雖然島川先生這個特出的統計學者不這樣想（註一），但他的意見不過是在崇拜金犢偶像者（註二）的荒野中之一個呼聲罷了。一般人，尤其是商人軍閥的聯合集團，都相信：一八九四——九五年的對華戰爭，一九〇四——〇五年的對俄戰爭，一九二四——一八年的世界大戰，以及一九三一——三二年的滿洲戰爭，這一切戰爭都是日本的經濟鴻運。

【註一】見本書著者的日本的前進 (Japan's Advance) 一書的附錄，一九三四年東京出版。

【註二】金犢爲以色列人崇拜之偶像。



川島毅然地認爲每次戰爭後的對外貿易之增加，都是一種偶然的符合，都是在物價水平高漲的期間，或貨幣跌價的期間之僅僅數字（圓所表示的）的增加。他引用了許多統計表來證明他的見解，但是，且拋開他所根據的理由不談，我們却不能否認在最近二十年中，日本的對外貿易已在不斷地上漲。一九三一年她的貿易之高漲已是驚人的，但一九三五年的貿易值竟又漲到了約五十億圓，其中出超額爲二千七百萬圓。這一年的輸出商品值達到約二十六億圓，即約等於工業生產量的總數之四分之一。

次一年的結果更是驚人。國外貿易達到了五十四億五千七百萬圓之新的高額，輸出值比較上年增加了百分之八。

但是到一九三六年底，歡喜的酒杯中便出現了苦味的糟粕。這時，一九三五年的出超消失了，而碰到了七千一百萬圓的入超。並且有幾種危機表明，人們所慶祝的那種人工繁榮，是建築在一種由借貸維持的軍事工業景氣之鬆散基礎上的。政府自己也背叛了牠的意願，而突然加緊實行統制匯兌的辦法和牠那登記輸出的制度。

一九三六年入超的原因之一是原料價格之尖銳上漲，這些原料的幾乎全部，日本都須從國外購買。在此時以前的五年間，她可以用一百四十二方碼的布疋去換得一百磅的棉花，但在一九三六年，她須用二百三十五方碼才能換得同量的棉花。許多方面的情形都不出此原則，我們再隨意舉出

一個例子：橡皮業的情形。在前五年日本可以用某量的橡皮車胎與鞋靴去換得的某量的橡皮，到一九三六年，牠必須製造並售出比前五年多三倍半的橡皮車胎及約二倍半的鞋靴，才能換得同量的橡皮。

最後，雖然一九三六年的總輸出額比較上年增加了，但增加率却驚人地下降了。一九三四年這方面的增加率超過上年的百分之十七；一九三五年超過百分之十五；但到一九三六年則降低到僅超過百分之七點八。

我們美國的商業部對於日本在過去幾年間的貿易盈虧，很爲注意。因而在牠出版的商務公報 (Trade Information Bulletin) 第八三六期上，於說了「西方各國的工業已經渡過了牠們的第一震動而走上恢復，並已經設法去對付形勢極爲嚴重的日本競爭」以後，牠接着又說道：「世界上已無有多少新的市場可供開拓，已無有巨大數量的新商品可用以發展大量的出口商業，尤其在缺乏足量的技術工人的情形下是如此。當我們把日本的許多對立因子，與她在當前遇到的特殊行政問題與社會問題聯系起來而加以考察時，我們似乎可以確定地說：從今以後日本的經濟進步將照着常規的路線去移動，並且牠移動的速度或許還趕不上常規的速率。」

這個結論是根據一九三六年底的報告作出的。到次年的六月底，即日本發動牠的對華不宣而戰之前一月，日本的國外貿易部編輯了一種數字，表示貿易不利的趨勢仍在繼續。牠說明一九三七

年前半年的貿易逆勢，爲一九二四年的黑暗年以後之最惡劣的。輸出共計十六億零一百萬圓，輸入共計二十二億四千二百萬圓，入超爲六億四千一百萬圓。輸出發較一九三六年前半年增加了百分之二十六點七，但輸入則增加了百分之四十一點一，入超驚人地增加了百分之二百零三。

這樣的數字，是很容易在幾個月以前就預見到的，牠或者對於日本之跳入不宣而戰給予了催促的影響。軍火製造者與軍閥們，從來就相信勝利的戰爭是賺錢的，他們或者因預見貿易不利而覺得再來一次戰爭的時候已經到了。但是除此以外，還有別種鼓勵戰爭的因素，這我們到下一章再述。

### 三

幸福雜誌的編者用非常透澈的字句答覆了日本貨何以能在世界賤賣的謎。(註)他們指出歐洲各國「是拆散了牠們那鞏固的封建社會機構，而才達到工業化的。個人自由與自立的過渡時代產生了科學的好奇心，哲學的懷疑主義，和對於機器的探求，鼓勵與試驗，從這裏才產生了歐洲的產業革命。後來，這種革命一旦成功的時候，西方各國又企圖重建鞏固的社會機構（僅得到了微小的成功），這種社會機構是牠們已經失掉了的，並且是爲要有效地操持這架複雜的新工業機器所必需的。

『但是日本逃避了她的古代封建社會之拆散。她跳過了個人主義的與過渡的時代。她寄出去』  
【註】幸福雜誌，一九三六年九月號。以下所引係縮節文。縮節曾得到該雜誌編者的同意。

訂貨單，並把外來貨物配合到她那舊式編制的人民的身上，僕已成的衣服穿在大小不稱的別人身上一樣的——她就是這樣地達到了她的產業革命。這樣達到的結果不僅造成了有力的產業結構，叫西方的工業家很覺驚奇，並且還形成了他們所伴加斥責的低廉工資。

『在世界別處，產業革命的意義是生活標準之一般提高，這就是說工資率之一般增加，這話的意義也就是說生產成本之增高，而這最後一句話的意義也就是說，比較新近才達到工業化的國家更多受競爭的便利。因此，在世界別處，天然資源貧窮的國家，尤其是意大利，便認為牠們應該用機關鎗與監獄營，去壓低工人們的生活標準，以圖逃避這條原因鎖鍊的縛縛。但在日本，產業革命的意義並不是生活標準之一般提高。佔人口之半的日本農民，早已為有限農田所不能完滿養育，因之他們在很久以前就習慣於極端節儉的生活，並且多年以來藉農村互助組織的幫助，這種節儉生活還能忍受下去。一部分由於政府的政策，一部分由於社會的習慣，還有一部分由於社會成員的本身力量，所以現在日本農民的生活比較產業革命以前三四百年時候的生活水平，並高不了多少。並且這種節儉水平之經常保持，還帶低了日本國內的別種人的生活水平，因為那裏經常存留一種剩餘勞動，急迫地想到工廠裏去工作，至於所給工資，只要能維持較高於農村最低水平的的生活，他們都願意。這種情形的結果是：日本在表面上雖工業化了，但在內部仍保持着簡單的農業國家的生活。更進一步的結果是：她的工業化只是一種必須把商品賣到外國的工業化，因為她的國內市場不能購買她的

土業出產品。日本國產業工人，生活在一種經濟水平上，而他們所製成的商品則按照另一種的水平去售賣。

「於是問題變成了這樣的：當日本的產業工人在豐田織布廠的文化中工作時，日本的農民還能在另一種農業文化中存留多久呢？日本的機器織布業已經發展到生產極容易，產量也極巨大的地步，因而她所輸出到外國的布疋幾乎可以叫全世界都有衣服穿；在這種情形下，日本農婦之情願用手紡織以製造自己衣服的忍耐心，還能維持多久呢？你從你的車窗向路邊的農舍裏一望時，看見一個農婦正坐着工作這時我不僅看進了農家的房舍，而且還看到了幾百年以前的歷史；像這樣地在同一座家內一個世紀包含着別個世紀的情形，還能維持多久呢？」

「答案是簡單的。這答案是在還有方法不許農民們想到婦女無須用手織布的較高生活時，並且不許他們想到一個家族不能僅憑幾圓錢就維持一年的較高生活時，這種情形倒還可以維持。而在目前，日本的農民們正是被嚴密地禁制着不許涉想這樣奢華遼遠的生活的。他們那受過教育的手在一種世界內工作；他們的腦筋則被遺棄在另一種世界的生活中。除非有一個嚴重的戰爭爆發起來（註）則宣傳的方法，檢查的制度，「道德的教育，」警察的恐怖——這些現在正用而有效的方法，還能夠把他們壓制許多年。一個嚴重的戰爭無疑會耗竭日本這個國家，使她的經濟崩潰，並開

【註】寫此文時，不宣之戰尚未爆發。

始她的社會革命。但是無論是遲是早，有戰爭或無戰爭，日本的工業生產品必然要受製造牠的工人及生產糧食「農民所歡迎的。當這種時候來到時，日本的生活標準將要提高不然就是現在制止這種提高的統治階級能用力量把牠壓下去。」

#### 四

這種統治階級的主要家族是三井，牠的現任頭腦三井高公子爵，每日把他的全部時間幾乎都用在高爾夫球上；在最近以前他依賴着池田成彬去管理「複雜得可怕的三井企業。」另一方面，三井的主人岩崎小彌太子爵，却親自指揮他的家族的利益，不過在各方面，尤其是在銀行業方面，他接受着串田萬藏之有力的幫助。第三個財閥的頭腦住友子爵，則把他的工商事業委托給小倉代替經營，去年小倉在軍火與大砲的製造上爲他的主人賺了一筆大財，因而這個年青而愉快的子爵，繳納了全日本第一巨額的所得稅。住友子爵的大部分精神都用在研究歷史與詩詞上，他的家在京都的叢山中。安田家族的主要經營，如前所說是銀行事業，他信賴有才能的森，即全國著名的最能幹的銀行家，替他處理一切。

日本這四大富族用他們的財產所堆壘成的金字塔，現有資產總數，據說是相等於美國的一個取締公司的資產的，這公司包含花旗銀行、布魯特人壽保險公司、威斯丁好斯工業社、楊格士唐金屬板及金屬管公司、聯合化學顏料公司、安納公達製銅公司、美國毛製品公司、國際造紙公司、

美國煉糖公司、安紐色博吉公司、合衆國橡皮公司、以及牠們各種副業等。

在金融業方面，三井一家經營全部帝國的商業銀行事業的百分之五點三，信託業的百分之十七以上，與人壽保險事業的百分之二。在商業方面，牠設立有世界最大的私人商務公司，三井物產會社；而東神倉庫株式會社經營着全日本倉庫事業的百分之十九，三越百貨店經營着全國百貨商店生意的百分之三十二。在製造業方面，規模宏大的鐘淵或鐘紡系統，指揮了一百十五個工廠，從事於棉紗、棉布、翻軋棉花、絲、人造絲、羊毛物品等的製造，僱用了四萬五千工人。三井經營全部的製造事業，甚而連雞類飼料之細微，牠也設得有百萬資本的日本家禽飼料公司。

三菱在金融事業上，設了一家銀行，其每年營業額，佔全日本的銀行營業的百分之四點六；又設了一家信託公司，營業額佔全日本的信託營業的百分之十；又設了一家海運與火災保險公司，營業額佔兩種保險業的百分之三十九；又設了一家明治人壽保險公司，營業額佔日本全部人壽保險的百分之六。在商業方面，那世界著名的日本郵船株式會社，每年所經營的商業運輸額，佔全日本的百分之三十七；那三菱倉庫，每年經營日本倉庫業的百分之二十二；那家貿易公司，每年經營日本總貿易的百分之五點五。在製造業方面，三菱重工業工廠，製造日本的輪船、機器與軍火的總產量的百分之十四；三菱電力工程工廠，製造這一方面的日本產量的百分之六；朝日玻璃工廠，製造此項總產量的百分之四十七；三菱礦務工廠，出產此項總產量的百分之十七；明治煉糖工廠，出產此項總產量的

百分之十九；日清製粉會社，出產此項總產量的百分之四十七；及麒麟啤酒會社，出產日本啤酒產額的百分之十七。

讀者如欲詳細知道這四大財閥的財產，可以看一九三六年的日本滿洲國年鑑。

一九三三年十一月，三井子爵宣布捐助三千萬圓作為社會福利事業的基金，這捐助使三井家族佔了此種事業的首位。這項基金的目的有三：（1）資助『緊急文化事業』上的科學研究與工業技術試驗，（2）資助增進都市社會幸福與公共利益的工作，（3）資助增進鄉村公共利益的工作。三井子爵的公告說：『在這幾種事業上，本基金現在和將來願意幫助從事經營的人以促其成功，並願意幫助這類事業的建立。至於怎樣決定這些問題，本基金請求全體文化界給予建議與援助。牠不僅將支用此筆基金的利息，並且於必要時還要動用基金本身，以期這些目的之實現。目前的捐助辦法是家族會議本三井家族的傳統精神而決定的，並且家族會議還有意於支出本家族財產的一部分贈與國家。本決定之實況是前任三井會社的主人任職時經過慎重考慮的結果。』

三井子爵委任了池田成彬替他担任像李埃維 (Ivy Lee) 替羅克費拉所担任的工作（註）；或許就是因為這個原故，一般人都把這筆基金的設立解釋為三井想緩和在五·一五事件上社會

【註】 李埃維是美國大資本家羅克費拉的最大助手，及最好宣傳者。



對他們所懷的惡感，這事件的詳情我們在下章敘述，事實上，社會從未忘記或饒恕三井之參與一四一年的海軍舞弊事件，當時「大財閥」與政治家勾結舞弊第一次暴露於世界。

當時，山本海軍大將任首相，因而一個報紙就冒昧地預言說：「看，現在山本作首相，我們將要看見幾個海軍大合同。」雖然山本首相對於這次舞弊事件好像是清白的，但他及他的閣員都因此事而被迫辭職了。

這事件的經過是：在一九一四年一月的國會會議上，衆議員中一個大胆議員作出了一件叫他同僚吃驚的事：他宣讀了一個從柏林來的電報，敘說里希特（Richter）其人企圖勒索賄賂的審判。里希特之所以敢於有這樣的企圖，是因為有一個報告說，日本海軍中的藤井少將及澤崎大尉在建築海軍無線電工廠上，曾受了德國席門斯休克爾特公司的賄賂。當時更有一個謠言，說及在訂造日本新戰鬥艦金剛的買賣上，英國維克公司與其日本代辦人三井勾通受賄，因為金剛艦是維克公司承造的。這種泄露使日本人民感受了極大的震動，在東京竟至必須調動軍隊來驅散四萬個忿怒的納稅者暴民，這些人民担负了這兩筆建設費，並認為這受賄事情是確實的。在別的都市裏也發生了規模較小的騷動。衆議院相信了這種舞弊的控告，因而牠從海軍預算中削去了三千萬圓。貴族院走得更遠，牠削去了七千萬圓。兩院之間又因此發生了爭執，而在爭執平息以前，山本及其內閣就辭職了。不但他，並且他的海相齋藤海軍大將（後來，在一九三六年的「二·三六事件」中他被殺害）

也引退了，雖然他與這次舞弊案子無關，同時，松本海軍中將因金剛受賄案而被判了三年的監禁及四十萬九千八百圓的罰款。澤崎大尉，因無線電廠案而被判了一年的監禁與一萬一千五百圓的罰款。

這些判決是海軍軍法會議決定的。當民事法庭開審的時候，藤井少將被判了四年的監禁與三十六萬八千三百零六圓零五分的罰款，這是按他在無線電廠案上所得的利益而仔細計算的。三井的經理及其他重要職員，犯了代替維克公司賄買海軍軍官的罪，被判處了輕重不等的監禁。楊格君對於這案件曾寫道：『這整個案情使大家都感到丟臉，因為牠們牽連到了日本的最大商業公司的諸經理，及日本的驕子之海軍高級軍官。商人的道德，一般人向來認為是很低下的，但海軍竟而也這樣地卑劣，則使國民信用發生了巨大的動搖。』（註）

這個舞弊，在這裏提到一下似乎是必要的，因為牠與我們在下邊就要敘述到的許多『事件』很有關係。

當一九一四年這兩件審判案還在進行時，一個奇怪事情發生了。某些因此案感到恥辱的劇本作家，仿照中世紀劇本忠臣藏——這劇本讀者想還記得，是以戲劇作遮掩而攻擊狗將軍的行政的，而在巨大海軍港久根的劇場上，上演了描寫三井與海軍醜事的戲劇，這行為在日本的傳統上

【註】 楊格著大正時代的日本，頁四八。

有其堅強的勢力，因而沒有人敢對牠提出控訴。

## 第十二章 海軍保全面子

日本海軍是向來把牠在日俄戰爭中所表現的功績引爲光榮的，現在在三井舞弊醜事上太丟臉了，因之牠變得神經過敏。有時候，牠甚而看着陸軍之威信炫赫而不免稍有妒意。但是陸海兩省對於歐戰時及歐戰後日本人民的「從軍勇氣」之低落，則都感到了驚訝。假如不是日本和英國聯盟（這聯盟使日本有責任於英國要求時去幫助牠），則日本或者已與同盟國站在一起的。確地，如果軍人們在當時能照他們的意志去行，她一定已這樣作了。但是如事實所表示，這個反對德國的戰爭，尤其是我們美國的參戰，提高了日本的民主主義，並相形而減弱了軍部的威信。

威爾遜總統對於「保全世界民主主義」之努力，深深激動了日本的一般人民。一九一八年，當司令官第一次成爲首相時，他們掃除了這個軍人的內閣。原敬被暗殺之前，他在數年之內使選民增加了一倍，並實現了男子的普選權。當歐戰同着贖武德國的失敗與歐美民主主義的勝利而完結的時候，日本的青年都失掉了他們從前對於武功的熱心。戰前，帝國士官學校能從幾千個投考者中間選擇牠的初級班，但是戰後第一個學期開學時，只有一半的一年級新生報到入學。不僅如此，就是對於牠的畢業生上流，人家也不再拿結婚年齡的女兒接踵去求婚了。並且甚而還發生過這樣的事實，

即當兵士們完畢強迫兵役而返回家鄉時歡迎他們的旗幟上有時候寫着「慶祝你們脫離牢獄」  
(註一)

如果不是日本人民的好鬥精神之這樣驚人地低落了，則一九二一年的華盛頓會議不見得能使日本接受他那縮減海軍的計劃。雖然日本內部的情形是如此順利，會議主席的美國國務卿許士也還須盡力鼓勵日本的海軍代表以取得他們的順從。在這一點上還應該注意：日本代表們所主要反對的，是只許日本的主力艦保持英美該種艦的百分之六十的比率——即有名的三·五·五比率，而不允許保持百分之七十的比率，如海軍大將加藤所企圖堅持的。因為在後來，為達到這後一比率，日本會把這同一問題屢屢提出，並且在一九三〇年為決定次等艦即大巡洋艦的比率而召集的倫敦會議上，又以極嚴重的形式提將出來，並且因而把這個會議引到了不幸的結果。

在這個時候，日本海軍省本着本書第五章所引的那個「宣言」的精神，握住了梵爾賽條約。因判給她以委任統治島所給予的向外擴展的機會。日本藉着她的海軍與這些島嶼所完成的向南擴展，是很大的。在美國人中間，除了普賴士夫婦 (Mr. and Mrs. Willard Price) 很少有人懂得這一點，他們的「太平洋冒險」(註二)——他們這樣叫他們那本可愛而重要的書——之創見而深奧的知識幾乎是獨步全國的。下邊是重要的幾段：

「我們航行了八二〇〇海哩，七三〇〇哩是在日本海上航行的，其餘則航行在日本勢力所及

的地域。在這個日本島嶼世界上的遊行，費了我們四個月的全部，其中三十八天費在船上。從英國到新加坡的航程，還用不了這樣多的時間。

「這些領土不但是無限廣袤的，並且是有價值的。隨便那個珊瑚島包圍的礁湖，都是飛船的降落地。飛機與一個戰鬥艦隊——受着二五五〇個大小島中的無量海港與小山的保護——之合作，會阻止世界的兩個最強大的艦隊之聯絡前進。

「這些島嶼是些踏脚石……並且不僅僅是踏脚石而已，牠們還把你引到別處去。

「日本所舖的這些路，把她一直引到了某幾個世界最富庶的地方——菲律賓、荷屬東印度、英屬婆羅洲、新基尼亞與澳大利。

「澳大利好像離日本很遠似的。實際是：日本與澳大利之接近正如一個蘋果的兩半之接近。牠們在赤道上相碰到。沿着赤道線，日本的委任統治地與包含俾斯麥羣島的澳洲委任統治地，接合起來向南經過幾天的海程，就到澳洲的廣大開朗的陸地，這塊大陸的面積當日本面積的十七倍，人口則當日本人口的十二分之一。

【註一】 見費協爾 (Galen M. Fisher) 著：日本之創造力 (Creative Forces in Japan) 頁三八——三九，一九二三年紐約出版。

【註二】 Pacific Adventure, 一九三六年紐約出版。

「次於澳洲的面積的，是那些物產極富的陸地：新基尼亞、婆羅洲與菲律賓。牠們都包含着尚未開發的地域，及尚未馴服的民族。在這些地方幾乎每月都有人來向這些富庶財產的西方主人們交涉，請求准許日本人移居，並協助經濟的開發。剛過去的一九三六年中，日本的南洋墾植公司在荷屬新基尼亞的北海岸上，租得了一四七·〇〇〇英畝的土地，作為種植「海島棉花」之用；至於該公司在新基尼亞別的未開化部分之開發工作，一得到荷蘭政府的允許，即將立即實行。

「就這樣，一個被關閉民族的巨大精力在向南流動。在夏威夷（有日本人十五萬）與菲律賓（有日本人兩萬五千）以及極南部的顏比海峽，與西部的澳大利洲（在這裏日本鑛務公司期望能開採二千二百萬噸的鐵）——在這些地方之間，沒有一個有價值的島嶼未被海島帝國的勢力所沾染的。

「與東方有利害關係的每個西方人，都談說「危機」。每個人對於這個字都有不同的了解。但他們都暗射到日本。

「有兩條腳踏石的路橫過太平洋。一條是日本的，一條是美國的。日本的石頭路，從日本起向南經過博寧士、馬利亞納與喀羅林羣島，而到赤道。美國的石頭路是為航空線預備的，從舊金山起經過夏威夷、米德威、俾克島、關島與菲律賓，而到中國。

「蜜克羅內西亞是兩條路的交叉點，在關島空中，南北飛的飛機路線將與東西飛的飛機路線

相交叉。日本的勢力將要橫過美國的勢力。

『在日本的航空計劃中，南洋各島將成爲極端重要的地方。美國沒有這樣的便利。美國的太平洋是一種空曠的荒涼。從加利佛尼亞州海岸到夏威夷，二千一百哩的距離間什麼都沒有。日本的太平洋像一個內陸海，到處都點綴着島嶼。這個赤道上的日本是廣闊得意想不到的——必須用航行的去觀測牠。』並且牠又是極富於天然資源的。

## 二

一九三〇年商討大巡洋艦問題的倫敦海軍會議開會時，日本人民已經回到了擁護海軍好鬥者的經常狀態。他們一部分因爲我們妨礙了日本陸軍在西伯利亞的野心，主要的因爲我們施行了移民律，又對我們美國人存起疑心來。但他們的自由主義的內閣却派遣了幾個自由主義者，如財部海軍大將及若槻禮次郎等，到歐洲出席會議——這個濱口內閣是日本前所未有的最自由主義化的內閣。可是以加藤爲首的海軍的總參謀部，則又訓令倫敦代表團必須堅持大巡洋艦的百分之七十的比率。另一方面，我們美國的首席代表，參議員李德（David A. Reed）則在這個遊戲開始之前，即渡到倫敦去，與那裏的日本大使茶酒歡敘，極其融洽，並且事實上叫他允許了百分之六十的比率。可是此後的事情却麻煩了。在倫敦方面及東京方面各經過長期爭執以後，我們的強硬的參議員與日本的溫和的大使終於照行了他們的談判，而濱口內閣於盡力支持了他們以後，也就『回老家』

了。

當日日本代表團回到日本的時候，他們發現海軍中的好鬥者已經用一種「教育運動」的方法，挑撥起了人民在反對他們，尤其是那些向來在四十七浪人的精神糧食養育下的青年，反對他們更為激烈。有一個過渡愛國的份子，立即拿一把短劍贈給財部大將，請求他切腹。雖然財部拒絕了這請求，但一個青年的海軍將領却因而自殺，以圖掃除「污辱」，而這兩個插話又更加刺激了日本的好鬥輿論。可是濱口首相，得到外相幣原男爵的支持，却設法使這個海軍條約平安通過了國會的風暴，並得到了天皇的批准（一九三〇年十月二日）；這個勝利，芝加哥大學的賴特教授（Wright）認為是國會統治日本的最高峯。

賴特教授還說，「日本國會與內閣之壓下了軍部的憲法挑戰可能性而加強了自己的地位，是與和平有利益的。」格林法官（Jerome D. Greene）——他生長在日本，而現在在海牙國際法庭任職——把這句過分輕淡的話加以推演道：

「這種潛伏的分歧」（他相信這分歧能破壞並危害憲法）應該「用制定憲法的同一手續來加以改變，這手續就是天皇所任命的自由而全權的軍事代表在國防上對政府負責，而政府又無

【註】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公

報二八一號，一九三二年紐約出版。



保留地明瞭地對國會負責。」（註）這恰就是我自己的意見。

這個命運惡劣的海軍條約——幾年以後就廢止了——在從國會到天皇去的道路上，須衝過最高軍事會議的反對，及帝國樞密院的反對；加藤大將甚而辭去海軍參謀部部長之職，以加重他的反對。最後，軍事會議與樞密院都接受交換條件而讓步了。爲報酬牠們的不很情願的順從，略帶失望的內閣答應了；以後不先得到海軍參謀總部的同意，決不提行有關海軍力量的辦法。『這樣地，那首先堅持自己權利的海軍省，得到了對於與牠有關的問題之最後判決權』（註）並且在完成這個貌似微細而實際重大的壓倒國會與內閣的勝利上，海軍覺得牠已保全了牠的臉面。

不先懂得這些詳情，便難以懂得隨之而來的驚人的軍隊事件，這些事件逐漸增高牠們的緊張性，而軍事主義凱旋與不宣而戰上達到了最高峯。在不宣而戰之前不久所發生的那個事件中——『二·二六』的『最兇惡的』事件——有幾個要人被刺死，其中我們最應該注意的是牧野伯爵與鈴木海軍大將。他們在一九三〇年對海軍條約加蓋御璽時是接近天皇的，並且料想是勸天皇批准這個條約的人，因而在條約批准後六年他們之被暗殺，顯然是把一九三〇年與一九三六年結合在一起了。

【註】 見久迺士 (F. C. Jones) 著：日本 (Japan)，頁五四，一九三三年布里斯托出版。

## 第十三章 八個嚴重事件

『事件』是日本對於暴力事情的飾辭，不論這事情是三五個人的陰謀，或進攻三五千萬人的戰爭。

這已發展成爲戰爭的八個事件，包含着陰謀與反陰謀，衝突的思想與衝突的目標，衷心崇拜天皇及把崇拜天皇利用作手段，因此要想分離地敘述牠們，並說明每個事件的單獨意義，是不容易的。現在的敘述與說明工作，在此時以前，並且就是當他還在日本（在那裏對這些事件較在美國能稍微看得清楚一點）時，作者都沒有打算作；但是作者相信，如果持以耐心並給以充分注意，則今日日本的複雜情形的內幕是可以很好地得到的。這裏所用的方法是：先用最樸實的形式把每個事件照牠發生時的原樣加以敘述，然後再說到牠的意義及其與各方面的關係。

### 第一號：一九三一年三月事件

三個將軍與一個江湖浪人，『大川周明博士』約當海軍省與內閣的買賣成交時，祕密地集會，商議怎樣使陸軍方面做到一種更好的買賣。三個將軍中間有陸相宇垣一成大將。在所有沾染政治色彩的軍人中，他是個最出色的典型。他的容貌美好動人，但他的誇大像他的美貌，他的野心又像他的誇大；若槻內閣是他第三屆連任陸相的內閣，並且這時候已到了他想要高陞的時候。若槻男爵是

自由主義的民政黨的總裁，並是出席倫敦海軍會議的首席代表，這個人在宇垣看來是不配作首相的，而他自己則顯然很配。並且如果他作了首相，還可以把陸軍省提高到統治一切的地位。別的兩個將軍都同意了他，「大川博士」也同意了。 大川是好爲自己私利而搗鬼的；他的名片上寫着「東亞經濟調查局局長」的頭銜，像一個真正的浪人那樣遊蕩在全國各處，拜訪許許多多的要人，並且聲明他全知道他們的思想。他報告說：毫無疑問地，他們都已準備要推奉一個穿茶褐色軍服的幕府將軍，來重建一個軍人迭克推托。並且，你看德國和意大利；牠們僅讓兩個小小伍長握住了政權，不是都已變成了「強國」嗎？（註）如果日本的一個真正大將握得了政權，並且是怎樣。出衆的大將啊！——那日本將會變成多麼強！因此在一九三一年三月，「大川博士」計劃了他的苦迭打。三個將軍須於國會開某次夜會的時候撞進國會，提出宇垣作首相，並「勸告」國會轉「求」天皇立刻加以任命。

但是這個陰謀失敗了。真崎當時適任第一師團的司令官，他的任務是拱衛東京。因爲他是個虔誠地崇拜天皇者，而不是以崇拜天皇爲權謀者，所以他衷心奉行天皇訓誡軍人的詔諭，其中有禁止軍人干政的一點。因此，這個剛才萌芽的陰謀永未能產生果實。真崎由他的消息靈通的情報科得知了這個陰謀，即派了一個上尉——現在已是少將——持了一件標明「緊急」字樣的通知書到陸

【註】譯者按：作者筆滑矣，一九三一年三月離德國伍長希特勒之握權，還有快二年。

軍省去，於是便暫時打消了這個勾結作亂。但因此，真崎却同着那三個法西斯將軍及其羽翼，成了惹人注意的人物。

馬上就有一種敘述這個故事的秘密冊子發現，但很快地就被壓沒了，並且牠的內容也已被人遺忘。可是幾年之後，這『三月事件』在國會中又被齋藤君及林大將軍所提起，因為這是同類事件的第一號，不提到牠別的事件就不能懂得。

宇垣被打下了，但却並未被打翻，他被派到朝鮮去任總督，南次郎繼任了陸相之職。

這是第一個法西斯陰謀。如本書所已指明，日本在採行了格蘭特將軍的民主主義理想以前（參看第五章）就已在幕府將軍的法西斯主義底下呻吟了幾百年；莫索里尼與希特勒軍爭成功，或已蘇醒了她那小睡的法西斯精神，並鼓勵了少數的軍事冒險者企圖去另建立一個法西斯的世界強國。

與宇垣共同陰謀的那兩個將軍的名字，本書作者是知道的，但他們或許在很久以前已經悔悟了，因此現在沒有宣布他們的名字的理由。可是現在，宇垣已成了近衛親王的『智囊團』中的要人。這第一個事件的骨子是軍閥企圖以武力推翻議會政府，並藉以打破海軍的買賣勝利。海軍不過是在有關自己生死的力量問題上取得了超過國會與內閣的優先權。而這三個陸軍陰謀者則想取得一切。大川不過是一個卑鄙的騙子罷了。

## 第二號：『十月事件』

同年的『十月事件』是另一個無結果的苦迭打，在這事件中，大川又得到陸軍軍官——其中有兩個憲兵軍官——作後台，而大顯了他的特殊的才能。他們的計劃是殺掉幾個要人，奪佔幾個重要官署以壯聲勢，宣布戒嚴，而最重要的一點是：推舉一個軍人作政府領袖，親到皇宮去，並要求天皇任命他爲首相。

但這個程序的最後一項却引起了分裂，這不僅打消了『十月事件』並且還把激烈的少壯軍人分成兩派。比較誠心於崇拜天皇的人，坦然拒絕威逼天皇的辦法，並且因爲這種人占多數，於是陰謀便崩毀了。牠所遺留下來的，是兩方互相攻訐的藁草，攻訐之甚使南次郎不得不請來能說善道的荒木，以使用三寸舌把他側中間喜歡說話的人壓下去。但就是荒木在這點上也沒有達到成功，這或者是因爲他在暗地裏是同情於兩派之中的那一派的。這兩派，『崇拜天皇派』與『法西斯派』各自更加鞏固化了。陸軍內部表現了分裂。

這首兩個事件是祕密的，今天已經很少有人知道牠們了。牠們成了後來某些事件的前題。軍人想統治政府，但在方法問題上却使陸軍本身發生了分裂，而這個分裂必然要產生嚴重的後果。就在這時候，那極端重要的『滿洲事件』已在暗中發展。

## 第三號：『滿洲事件』

南次郎是個有才幹的軍人並是一個經濟帝國主義者，他同宇垣比較起能幹來，除過宇垣造下了醜釀事變的禍根這一點他不如外，他却比宇垣作出了無限多的有害的事情。南次郎是一個自覺的法西斯主義者，但却不是個只圖私利的人。在起初他還是正大光明的。由於他厭惡若槻幣原等的自由主義者集團，於是這個直率而輕視祕密的騎兵將領，在一九三一年八月四日發表了一個震動全國的大胆演說：在東京召開的師團長年會上，他攻擊若槻在對華問題上之軟弱無能，嘲笑裁減軍備的通行計劃，稱呼滿洲是『日本的生命線』，最後則號召每個日本兵士履行他的責任。

『這個不平常的演說』一個日本兵士這樣溫和地稱呼牠，『概括了內政、外交與國防的全部主張』，叫全國受了大大的刺激。主要的報紙聯合起來斥責軍部，說牠想引導公眾注意力離開裁減軍備及節省軍事開支的運動，並想集中公眾注意力於製造滿洲糾紛上。『社會把這個演說看作對於全國的公開聲明，牠表示軍部聯合要求對於滿洲採用更嚴厲的計劃，如果不接受這個要求，則他們已經準備好要自己担負時局，並依照他們的道路去尋求解決辦法。』（註）

我們必須承認，南大將之激動，是有其原因的。陸軍的一個活動軍官，中村上尉，在常年初夏被中國兵士殺害在滿洲的偏遠區域；並且在其他事件上也證明，『少帥』張學良的半綠林式的軍隊把

【註】 見竹內著：日本帝國的戰爭與外交（War and Diplomacy in the Japanese

Empire） 頁三四五—三四六，一九三五年稿。

幣原的溫和誤認作怯弱。因此，南大將便從屋頂上高喊起『行動』來。

他實現了行動。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夜間的詳細情形到底怎樣，將來永不會有人知道。但只知道這樣幾點也就夠了，即守衛南滿鐵路的日本軍隊，會無數次地受到少帥軍隊的窘惱，而現在，日本軍隊是來報復了。日本軍人宣布，他們的敵人炸燬了瀋陽北邊的三十一吋長的一段鐵路，並向他們的守軍開鎗，而被他們逃脫了。在次晨七時半，瀋陽的飛機場與規模宏大的兵工廠，都落到他們的手裏，於是就開始了對於整個滿洲的佔領。

日內瓦的國際聯盟接受了中國政府的請求，馬上討論『滿洲事件』。雖然第一個日本代表芳澤謙吉君警告國聯說，過早的干涉『只會不必要地刺激日本的輿論，而產生可悲的結果』，但國聯並沒有遲延的干涉，並因而得到了芳澤預料的結果。日本在『滿洲事件』後面團結起來；牠的第二個代表美國教育出來的專門演說家松岡洋右，在國聯會議上把日本描寫成『基督耶穌』，被一種惡劣的世界輿論釘在十字架上，他這樣地把國聯教導了一頓以後，日本便悍然退出了國聯。（註）

這道三個事件有一種共同點，就是設法想使陸軍成爲太上政府。第三個事件在關於滿洲問題上，算是達到了這個目的。牠創造了一個帝國，並加冕了一個皇帝南次郎，其先是關東軍司令官，在寫此文時則是朝鮮總督；他已變成了這塊大陸的真正統治者，而使日內瓦的那位專門演說家作了『

【註】 見勒德曼著日本的危機，頁二〇八。

滿洲的無冠之王，南滿鐵路總裁，滿洲的事情我們知道得很多；但關於南次郎在朝鮮的統治，如果不是普賴士寫下了一篇雖然慘痛而却生動的記錄，告訴了我們『日本征服的客觀教訓』，則我們就會把他遺棄在黑暗裏。（註一）

#### 第四號『五·一五事件』

日本的陸海軍大將們剛從『第一次上海戰爭』——這是從滿洲事件推演而來的，是該事件的一部分——回到東京時，『五·一五事件』（一九三二年）發生了。這一事件不是日本陸軍官長鼓動想增加勢力，而是陸海軍中的少壯軍人受了下列刺激而發動的：（1）農業區域的饑荒；（2）政府漠視這些地方的痛苦；（3）懷疑政府有能力應付滿洲上海的變化；（4）政黨的腐化，尤其在牠們與財閥的關係上。（註二）南次郎在其著名的八月演說中，不是曾號召一切兵士去行動嗎？現在，這些少壯軍人就是想要用行動以達到他們自己的目的。

『大川博士』是早晚都預備着替任何方面陰謀計劃的，他督促他們實行苦迭打。

這些青年人們處在兩個有力的激進份子的魔術之下，一個是教士，一個是農民，他們在離東京不遠的地方設了一個『愛鄉塾』，陸海軍兵士們回轉鄉下家庭去的時候，都接受他們的教義。

【註一】見樸爾巴雜誌（Harper's Magazine）一九三七年十月號，頁五〇三。

【註二】見竹內前著，頁三八三，註一七九。



農民橘孝三郎知道，他和他的赤貧的同夥們都是滿洲事件經費的負擔者，這事件是他所不歡迎的，因而他在他的私塾裏宣說道：日本的唯一希望在於農民與兵士聯合，以取消並廢除資本家與恣肆政客之聯合。他教導說：日本目前的國家制度與社會制度，係建立在資本主義的城市中心原則上，這原則與集中化及官僚制度很為便利。『在日本歷史上第一時期所通行的制度，是以農民利益為首要目標的，應該恢復這種古制度以代替現行制度。』至於達到改革的辦法，他主張直接行動。在一本書裏他寫道：

「主張改革的人，必須把他們的生命貢獻給人民。只有那貢獻生命給救國大業的愛國者的團體，才能領導全國的改革運動。廣大的人民自會跟隨他們。向那裏尋找這種愛國者呢？目前只有在農民與兵士內部能夠尋到。從日本有歷史以來，所有的偉大成就都是兵士與農民協作完成的。日本的愛國改革家起來吧！為這個道路決心犧牲吧！」

和尚名叫井上日召，他從一個日蓮宗的寺院來參加愛鄉塾，幫助橘孝；他自己也照着自己的主張成立了一個「血盟團。」

日蓮宗是佛教中主張社會正義的一宗。他在不斷迫害與任何艱難之下提倡行動。而最反對社會的不公正。所以，一個日本著作家評論道：『井上的狂熱人格的影響，使青年信徒們的腦筋裏積累了充分的憤怒，並促使他們採取了極端的手段。』

## 第五號：『血盟團事件』

假如他們需要更多的憤怒積壘，那麼血盟團在以下的暗殺行動上就供給了他們：一九三二年二月九日，牠暗殺了著名的銀行家與前任藏相井上準之助；又於三月五日暗殺了三井托拉斯的總經理團琢磨。此外，名列死表而被逃脫的，有政黨領袖，如政友會的犬養毅首相，床次竹二郎，及鈴木喜三郎，如民政黨的若槻禮次郎及幣原前外相等；有三井關係人池田成彬與鄉誠之助，三菱系的各務鎌吉與木村住友，安田與大倉的關係人各一名；並有『特權階級』中的牧野伯爵，西園寺親王及德川親王等。（註一）

### 第四號：『五·一五』事件續前

當三月二十日國會開會表決給『滿洲國』（三月一日創造）所設的基金時，兩院中都發生了一種大喧嚷，以反對正在流行的暗殺潮流，並請求政府保護議會制度。犬養首相大胆地告訴議員們說，他們中間有些人是要負擔這種惡流的責任的，同時，繼南次郎爲陸相的荒木又暗示說，『除非某幾種「社會弊端」獲得糾正，因而使兵士們能專心於軍事，則兵士們或許要有所行動。』（註二）就在第二天，受激動的少壯軍官們覺得必須『有所行動』了。三月二十一日，海軍的古賀清志

【註一】 見竹內著前書，頁三八二，註一七七。

【註二】 同上頁三八一。

與中村義雄兩少尉，集合了他們的海軍同志及十個陸軍幹部。他們與橋孝商議，計劃由他領導，於五月十五日向東京內外的電力機關來一個夜襲，以期造成黑暗與混亂，而使憲兵隊宣布戒嚴令。另一組人數較多的隊伍，則由這兩個少尉領導，進攻首相及掌管御璽大臣的官邸；三菱銀行及第一國民銀行；首都警察廳及政友會總部；然後再向憲兵部自首。他們與牠好像是暗有勾結的。（註）

『五·一五事件』的這個計劃，只實行了一部分。農民一隊帶着手榴彈僅毀壞了電力工廠機器的一部分，沒有把全市陷入黑暗之中；而陸海兵士一隊所殺掉的惟一但極重要的人，是犬養首相，據報告說他於上午五時三十分在首相官邸被殺。

當天深夜，有一羣激昂的青年陸軍軍官，進入陸相官邸，帶着全副武裝，強要擁荒木到皇宮去，請求委任他作首相。當時荒木不在，而真崎在那裏。他冒着重大的個人危險，到這些少年軍官正在咆哮發怒的屋子裏去，要求和他們談話，把他們冷靜下去，直到早晨叫他們放棄了他們的企圖。西園寺親王是議會政府的好友，後來推薦了齋藤實海軍大將作首相，這樣，真崎第二次地阻塞了一個陸軍陰謀。這次陰謀和前三次不同處，在於牠是直接反對經濟的不公平的。但是對於相信軍人應當思不出其位的真崎，這些都是一樣的。

約十五個月以後，那領導『五·一五』叛亂的兩個青年海軍少尉，到法庭受審；這叛亂已經把

【註】 見現代日本雜誌，一九三三年九月出版，頁一九九——二〇〇

全國都引入激烈的興奮中。根據一個署名日田毅的狂熱觀察者所記載，他們「把法庭的欄位變成了一個演說台，經過報紙而向全國說教。這種人的通常行爲，是先滔滔爲自己辯護，然後再切腹以表明自己動機的真誠，因爲在日本人的腦子裏，表示真誠與自殺是緊相連繫的。但是他們想把他們那改革國家的意願公布給全國。在審問的法庭上，他們自己宣布了資本主義民主政治的罪惡，語語的嚴厲是從未有人敢說出的。報紙盡力揭載了他們的故事，並以滿腔的同情來評論被告者。他們那關於資本主義不公平的全部煽動演說，都被忠實地報告出來，並且資本家統治的報紙上都給以同情的批評。所以當時的形勢是：報紙都成了被告的喇叭筒，雖然就直接的利益看起來牠們是很有理由不這樣作的。我認爲各報紙之所以這樣同情於犯人，僅因爲牠們的老板認爲一般人民都同情，因而他們應該先一步來表示同情。結果是，人民的潛在的同情受了報紙的影響，而變成了轉而影響到報紙的強大的人民同情；這或者就是輿論的價值，也就是報紙的價值之所在吧。報紙一旦真要這樣作的時候，人民之將發生贊助的反響是無疑問的。幾百萬人簽署了請求書，懇請寬恕各被告，某些簽名者甚而寫明他們願意犧牲自己的小指以救贖這些青年人（著者按：有不少的請求人的確已經斬斷了他們的小指，浸在酒精裏或用別的保存方法，送到法庭及官署。荒木在軍部官署裏，似乎深爲這事所感動。）因爲大家接受了這些被告的影響，於是三井財閥便委任了池田成彬——他主張較爲緩和的資本主義，比較三井所實行的——作爲他們的總經理，以繼團琢磨之職。社會對於這個委任

都解釋作：三井財閥中，已有一部份人承認他們應負「五·一五」事件之道德上的責任。」（註）

「血盟團」與「五·一五事件」的各被告，都被判處了輕微的懲罰。三個要犯，即「大川博士」、農民橋孝與和尚井上，以及陸海軍的少壯軍官，全被判處了輕重不等的監禁。那十個陸軍幹部則於一九三六年六月一日被釋放。「現存的勢力」害怕社會對於這些被告之顯然同情。資本主義在牠的王位上戰抖。

#### 第六號：「真崎事件」

真崎將軍在一九三三年變成了大將，並擔任了軍事教育總監。他的這個陞遷，自然是他的敵人們所不贊成的，但他們遮掩了他們的不快，而於一九三四年十一月二十日晚上，想在他所直接管轄的陸軍大學中挑起一個暴動，以圖污辱他並趕掉他。這樣就是陸軍內部的分裂。但這陰謀失敗了，於是他們又轉求於更巧妙的計策。齋藤首相在各方面都是個優秀人物，並是作者的個人朋友，他爲了未說明的理由，委任了一個眼光如豆的大將，即林銑十郎作陸相，他的惟一過人處，是他那「自行車把手式的鬍子」（「仁丹鬍」）替法西斯派作工具的林幾次地斥責真崎「好多嘴」實際上斥責他拒絕聽從關於某些人事異動的危險處置。真崎的地位是陸軍「三巨頭」之一，他有這種拒絕的權力。

【註】現代日本雜誌，一九三三年十二月號。

林陸軍省的靈魂是永田少將，一個激頭激尾的法西斯蒂；他是陸軍人事科科長，改而是人事異動的主持者。真崎太阻礙了林與永田的計劃，因而林生氣了，並採取粗魯的步驟（一九三五年七月十六日）。他直接覲見天皇並要求真崎辭職，他提出了迫脅的辦法，即真崎如不辭職，則整個齋藤內閣就要倒台。因為，如果真崎不辭職，則他要辭職，這樣則內閣即須和他一同辭職。真崎爲了要解除天皇的苦惱，便辭職了，但仍留爲最高軍事會議的一員。繼他而任軍事教育總監的，是渡邊錠太郎大將，後來成了個不幸的人。

當時，謠言紛飛，說真崎是個激烈派與法西斯蒂，這是與事實完全相反的同樣錯誤的，是另一個謠言說，他與陸相不睦的輕微原因，是關於「一兩個軍官」的調動。作者相信以下的說法是正確的。『他辭職並不是因爲在一兩個軍官的調動上他與陸相意見不同，而是因爲在統率軍隊的基本原則上意見不同。每個人都贊助統率軍隊問題在於，怎樣統率。按照他的意見，首先必須採行的步驟，是辭退那些干預政治的軍官。但在軍部及參謀總部裏都有這樣的軍官。他有證據可以證明某某軍官在某某時候有過政治企圖……有好多軍官是擁護他的，這便是全部情形。』（註）

#### 第七號『相澤事件』

擁護真崎的軍官之一，相澤三郎中佐，在真崎被迫辭職之後約一個月，就軍部的辦公棹上刺殺

【註】這是作者保有的特許的說明書。着重號作者所加。

了永田他行刺的原因除了崇敬真崎以外，還有更重要的

一九三六年二月受審時，相澤初次承認了他把天皇當作『統治宇宙的化身之神』去信奉。在他被盤問了幾天之後，他的辯護人總括說明他的行為理由道：他痛恨永田是法西斯領袖努力想把天皇的軍隊變成『私人軍隊』並與元老集團（包括前首相齋藤與藏相高橋）及『財閥』相勾結。他們指明，前首相齋藤，現任更接近天皇的掌璽內大臣，曾經向林陸相保證了他的將來，如果他趕掉真崎。他們又指明三井關係人曾對已死的永田表示『恩賜津貼的態度』並痛斥『三井，三菱，安田與住友各財閥之獨佔國民財富』。他們甚而把相澤的審判當作『一個糾正從明治以後長大起來的錯誤的機會』，因而對國家表示慶幸。『昭和維和』這個名詞，這時被他們提出來，其含義是：在目前的昭和時期，應該做效一八六八年的明治維新，而來一次肅清工作。（註）陸軍內部的分裂已經表現得很嚴重，並暴露得很充分了。

#### 第八號『最兇惡的事件』

二月二十六日，即這個動人辯護詞傳佈到全國的第二天，東京全市已塞滿了可怖的謠言，並到處是公開反叛的武裝兵士，在旁晚時候陸軍省正式公布說：當天早晨『少壯軍官攻襲如下的各地：（1）首相官邸，岡田啓介首相當場斃命；（2）掌璽內大臣私邸，齋藤大將當場斃命；（3）陸軍教育總

【註】日本報知報東京出版，一九三六年二月二十六日，已大加節縮。

監私邸，渡邊錠太郎大將當場斃命（4）前任掌璽內大臣牧野伯爵宿舍之湯原伊東屋旅館，伯爵命運如何現尚不明；（5）侍從長官鈴木大將官邸，鈴木受重傷；（6）藏相高橋是清私宅，藏相受傷；（7）朝日新聞社東京社址，『這家大報是被認作財閥軍閥集團的言論機關的。』

關於（1）（6）兩項消息，稍晚又發生更正。岡田首相用不高尚的方法脫了難，他的妹婿因為面貌相似，已代他被殺。受一般推重的『財政聖手』高橋是清老人，已經被殺了，先前的消息是因想避免市場的震動而故意虛報的。

這一次的叛變較之四年以前的『五·一五事件』是嚴重得多的，但就叛軍所發表的宣言看來，其一般目標則相同。一千五百個『天皇崇拜者』都被營而出，其中五十個來自天皇警衛隊，但極大多數是來自第一師團的第三聯隊的，他們奉調正要向滿洲出發，因而武裝齊備，並有許多機關鎗。那一天大清早，幾輛裝滿着叛兵的載貨汽車，在覆雪的東京街道上向前滾轉，到各大報館去，也到我們美聯社的電訊處來。（1）一小隊帶鄉村氣的兵士，臉上放射着他們所作事業的光輝，踏上了樓梯，站到該社經理即敵友馬協耳之前，帽子拿在手裏，羞赧似的，在外國人的面前。他們說，『他們不願來打擾他，並且對於許多事情也不願多加解說，但是請他刊載出他們的宣言可不可以呢？』宣言他們已經帶來，已經翻譯好，油印好，並且這裏就是有趣的英文，天皇崇拜，秀吉的夢，反對『私人軍隊』並且……這確實是一個極端重要的文件，凡是想知道現代日本，即所謂『各種衝突利益的集合體』



的內幕的，都必須一讀。

### 宣言

日本立國之基，在於從荒古過去到無窮將來都受天皇一統的統治，以便將本國美德廣播宇宙，使凡受覆載的人類都享受極度高貴的生活。日本的此種基本機構，從古以來，即成爲日本的光榮。而目前正是日本向外發揮國力與國威的時候。

但是，近幾年來，有若干人以聚斂個人的物質財富爲主要目的與主要企圖，而不顧日本人民的全體福利，以致天皇的無上權力已大受侵犯。現在，日本的全體人民亦因此類惡劣傾向而大受痛苦。許多艱難的問題都因此情形而放在日本的面前。

元老、財閥、政府官吏與政黨，應負這種現象的責任。倫敦海軍會議的結果，及近年陸軍中所發生的各種不幸事件，都證明此點。佐 *Sagoya* 之刺殺濱口，血盟團之產生，五·一五事件之爆發，與去夏相澤之刺殺永田，都不是無原因的。但是這些接踵而來的事件却不能提醒元老財閥官僚政黨等的責任。最近日本與別國關係之緊張，都由於他們不能採取適當方法應付局勢。日本目前實在已到最危急的時期了。因此，我們乃採行適當步驟，殺除一切應負事變責任之人，以保衛我們的祖國。因此，在我們出發滿洲的前夕，我們乃以直接行動的手段，以求達到我們的目的。我們認爲這是我們作天皇陛下的臣民者所應盡的責任。

願皇天保佑我們使我們得從極度危險中拯救出我們的祖國

昭和十一年二月三十六日。

(簽名)野中四郎大尉

他的同志

這是一個即將爆發革命的嚴重警告，其嚴重性是各國所從未有過的。

野中大尉及他的若干同志——數目不確知——都以自殺表白了他的忠誠。

這個『最兇惡事件』發生後的當天早晨，作者（他的寓處恰好處在危險區域的正中心）接見了星期六夜報的麥克愛弗外（J.P. McEvoy,）後來從這個雜誌上引下了我們當天的談話如下。我說道：

『這些青年軍官與兵士們已經不信仰他們的領袖了。他們相信他們的將軍們與資本家相勾結，想把軍隊造成一種簡單工具，替那些實際已佔有全國的財閥的利益去服務。兵士們極大部分是農民，他們說他們一方面替富人政治作戰，另一方面他們的家族正頻於餓死，而他們的姐妹又賣為娼妓。在這時候，他們又看見他們的國家在友誼日喪的世界環境中，已日趨於孤立。』

『這是否存在走向法西斯主義呢？』

『不是的』——因為發動這次叛變的不是反法西斯份子嗎？

『是否在走向共產主義呢？』

『不是的。』

『是否要走向軍事獨裁呢？』

『有點像。要走上能統率軍隊的一種國家社會主義。你知道，軍隊是直接的天皇負責的，而不是對政府負責。這是畢十麥的意見。可憐的伊藤親王，竟不到英國去，而却到德國去尋求起草憲法的意見。』（註）

我很希望能看見真崎成爲獨裁者——實際上他已經作了一個星期。但是，我錯估量了我的老朋友了。他是個最肯放棄名利的人，在他認爲兵士們所應盡的責任已經盡到時，他便離開光耀的地位，因爲他過於害怕自己將來的失敗，並害怕他的國家的失敗。他憎惡政治，因此，說來似乎是無限憾事，他在這種時候，只會坐讓電話機落入放縱恣肆者之手，他自己不能堂堂正正地表示政治的作

用。  
麥克愛弗外，因不大同意於我這冷酷而學院式的觀察，接着又去和他的茶房交換意見。『喂！我知道實在情形！局勢到底怎樣？』

他的茶房鞠了個躬，把他引到帝國旅館的屋頂上。

【註】 星期六夜報 (Saturday Evening Post) 一九三六年四月二十五日。

『在那裏』他說，『是光榮的革命兵士。他們有九百人』——怕震動了麥克愛弗外的神經，而客氣地少說一點。『那裏，還有那裏，並且那裏，是光榮的陸軍。他們有一萬人。再那邊，是光榮的海軍。不止一千。再那邊，是鐵路，火車運來了大量的光榮的兵士；大約有一萬人。我想，十萬大兵要攻打九百兵士。』

但是正規軍隊並沒有照這個旅館茶房所相信的去實行。因為他們全知道，火車或許會運來十萬八萬的新叛兵——當時謠言說，那個叛變是遍及全國的。因此正規軍隊把東京孤立起來，命令各路火車一概停開，叫雪罩着的東京變得可怕的寂靜。正規兵士們分佈在我們公寓的周圍各處，機關槍指着每條道路。從我們的偏房裏，我們能看見騎兵散立在帝國旅館的附近，人都坐在馬上，準備立刻行動。全市陷入屏息的狀態中。

麥克愛弗外爲這些可怖的日子表演了獨有的幽默。陡然間思想家之感打動了他，他發現胡佛總統號輪船正躺在十八哩以外的仲濱碼頭上，開船信號的藍旗在飄揚。一旦他平安地浮沉在海上時，他的寬鬆的心情便鼓勵他寫了一篇很妙的小文：

『我感謝了我的茶房（在帝國旅館的屋頂上）並且他同我回到房間裏並打好了行李。在我付了房錢以後，他又指點我怎樣走出後門（呵，好細心的茶房！）在我向汽車站走去時，他幫我拿着行李。軍隊正在向沙袋之類的背後移動，但我的茶房却滿不在乎。他帶我穿過了警察們的警戒線與

前哨線。他爲我找到了一輛汽車。他把我揮送向橫濱去。

『我會看見過日出時的大峽谷（Grand Canyon，在美國）和日落時的勃郎山（Mont Blanc，阿爾卑斯山的一支）我也曾看見過春天的巴黎和秋天的噶茲吉爾峯（Catskills，）在紐約州；但是最使我驚喜的，最使我感動的——我決非過甚其辭，如果我說的是我這雙忠誠老眼所從未感到的那種最親切的視線——是美壯胡佛總統的堅強的美國式的船尾。』

另一個外國通訊員來訪我，想從這個日本通得到一點意見。我記得，我對着文化科學導報的張白林君（W. H. Chamberlin）之那種嚴肅而緊張地要尋找『局勢邏輯』的神氣，曾大笑起來。『你這個腳踏實地的西方頭腦！』我說。『這局勢一點邏輯都沒有。中國人是邏輯的，但日本人是感情的衝動的。我能感到正在發生的是什麼，但你不要過分地看牠。問我些容易的東西吧。我所邏輯地知道的，我都已告訴麥克愛弗外了。』

末了，麥克愛弗外茶房所相信的那點照行了。『十萬大兵攻擊一千四百個兵士。』暴動的領袖們，自殺以表示他們的忠誠，因爲他們都是隸屬於古代日本的，在那裏自殺發生着奇怪的作用。但是城市化的日本是帶點鈍硬的，比較能使牠感動的不是叛兵所揮舞的自殺的短刀而是正規軍手裏的機關槍的光輝；如果法西斯統治正規軍的情形還嚴守祕密時，尤其是如此。而那時的情形則正是如此。就是真崎自己也不知道到底發生了什麼。軍部的一羣詭詐之徒握住了所有的宣傳電線，並且

已經很成功地叫各地方相信——暫時地，因為在那時法西斯主義還一點不流行——受真崎與荒木領導的法西斯叛變，正在被壓服！在本書第一章中，費協爾所說的關於近代宣傳機構的一切話，都是真實的。

那些叛變的鄉村兵士們，對於這正在進行的一切毫無所知，並且就是知道了也毫無辦法；他們佔據了新的國會大樓，及已逃脫的首相的官邸作為『堡壘』，並守了幾天；一千四百個中世紀式的狂熱者，拿着最新式的機關鎗，他們把一部分架在國會的屋頂上，但是顯然地都在等待着某種奇蹟。太陽女神沒有從天空降臨，只有一駕飛機斜刺裏穿過青空，對着他們擲下了一件天皇詔書，命令他們歸營。他們甚而不理這件聖詔，說他們那個化身之神已被『蒙蔽』了——一個便當而驚人的遁辭。

一輛坦克車笨重地走向那『堡壘』，把信息送到那些鄉村孩童的手裏，允許他們如果他們歸營則恕其無罪，只有他們的長官須受懲罰。被『蒙蔽』的正是他們。這樣一來，形勢好一點了。鄉村孩童們軟化了。

幾個汽球從天空中撒下了一些旗幟來。『天皇的聖旨已頒佈了！不要毀壞陸軍的光榮！』

軍部的諸將軍所最害怕的是流血慘劇，這將會使人民瘋狂，並會傳播起來把整個日本變成殺場。他們懂得，在叛兵宣言的下層存在着一種怎樣廣播的鄉村感覺。

但是那些鄉村孩童們已失掉了領導，因為「野中大尉及其同志」已經自殺了。

最後，在第四天的下午，當疑雲滿罩着全國時，他們開始放下了他們的武器而歸營去，起初是個別的，接着是小隊的，最後則是幾百幾百的。帝國旅館附近的騎兵，得得地撤退了，我們窗口下邊的機關鎗手，都收拾武器並裝到汽車上，嗚嗚地開走了。約四點鐘時候，警察陣線也撤退了。全部正規兵都復了隊，雖然憲兵司令部把戒嚴令又繼續施行了一百多天，使法西斯份子們有完成他們的祕密統治之充分機會。

日本已避免了流血慘劇。老輩的將軍們用他們的忍耐與經驗智慧避免了牠。但他們已使盡了他們的忍耐與智慧了。全國離內戰只差一寸。不但如此，並且那一千四百個帝國兵士曾經一時地拒絕了聖旨，只在允許他們無罪的時候他們才願意歸營。這樣看來，基礎不是已經毀壞了嗎？

緊急的危險一旦過去，並且真崎又因拒絕「干預政治」而離開了軍部，這時候法西斯份子們射出了一顆沉重的子彈。他們乞求於一種古老而極度愚蠢的責任學說——遇任何不快事件發生時，不管錯誤在誰，而就要負責者辭職——而把挽救日本脫離危機的全體大將都去掉，不但真崎與荒木被去掉了，並且阿部信行與川島義之也被去掉了。就是南次郎與那個「仁丹鬚」也都引咎告退，但這不過是一種遮掩。不久，他們又回來了。全體的大將都向一種古代偶像鞠躬——有的是真心，有的是虛偽的，而把一切活動都交給幕後的牽線人。

這些狡黠的惡徒們，聽受一個上校和一個少校的領導（一九三一年以後他們即不斷陰謀搗亂）利用已完全落到他們手裏的宣傳機關，普遍地愚弄人民說：法西斯叛變已平定了，牠的首領真崎也被鎮服了。這時，行將担任次屆首相的廣田弘毅君，聽到這個謠言就笑道：『如果真崎領導這個叛變，則我敢担保牠決不會慘敗！』但是宣傳家們仍誣蔑他是個自私的陰謀者，竟說他——這個不斷非難『私人軍隊』的人——不惜毀壞陸軍以遂自己的私圖。他們甚而還要把他牽扯到相澤的犯罪中。在日本和在美國一樣，『你能愚弄人民於一時，』所以他們能夠把污名加在真崎的身上，並且最後，在他們能控制一切的時候，又把你拘禁起來。他從未受到剖白，直到一九三七年九月二十五日；這時候一個長期遷延的軍事法庭，於找不到攻擊他的絲毫證據以後，才發現他是『無罪』的。他之無罪，法西斯份子從來就知道的，不過他們要把他放在不清不白的地位上，使他不能阻撓他們的計劃。在他們敢於釋放他以前，他們甚而發動了不宣之戰。

我願意說明，我對於他的開釋會盡了些少之力。我第一次能夠幫助他的機會出現於一九三七年九月一日，這時候大阪每日新聞打電報到我的加利福尼亞的家裏，要我寫點關於『日美商業與親善』的文字，以便編入他們的巨帙的國際年鑑中。我寄給他們的話如下：

『我願意我能夠滿懷希望地說及日美商業與親善的前途，但是日本的對華不宣而戰，却使這成爲不可能了。我的晨報說，美國人的百分之九十九同情中國，這數目我想是近於事實的。』



「我自己對於日本人民的友誼是永不會變更的，但我對於現在的日本政府却毫無同情。牠不願去年四月普選中人民所表現的呼聲，而却莽撞地投入可怕的危機中。軍隊中的少數軍閥，在我無論如何都是痛惡的。我的親愛的老友真崎大將，是軍人的好模範，但他却因為反對軍閥們而被撤職並監禁了。他所以不斷反對他們，因為他信奉明治天皇的詔書，其中嚴戒軍人干政。就是這種干政，把日本陷於她的悠久歷史上所從未見過的最嚴重的危機中。軍人的公開干政，發端於一九三一年八月南次郎大將在東京所發表的大胆演說，這時候他命令各地的軍人在滿洲採取激烈的行動，如果他所隸屬的若槻幣原內閣不這樣作。隨此演說而來的是九月十八的事件，對於這個事件雖然我在當時因為不明白某些重要事實而表示了同情，但在現在我已知道這是日本歷史上的一個致命的日子，南大將及其從者們，利用憲法上的軍人於國家緊急時可以自爲法律的缺點，而指揮着日本全國，好像他們是一個新的將軍府一樣。一八六八年的明治維新會付了重大代價才推翻了幕府，現在已恢復了。現在日本國家所需要的是昭和維新，我願以明治舊人的資格，站在這個旗幟之下。法西斯主義，是將軍府主義的新名稱，是我所深惡而痛絕的。人民應該掌握統治權。」

我把這篇短文送給大阪每日新聞的駐洛杉磯代表中本君。文太長了不能用電報拍出，但我想牠已經搭父武丸而郵寄去了，這輪船當時正從舊金山開行，半月以內就可以到日本。在九月二十五日的日本時報（我每天收到）的首頁上，炫耀着一段大字的特插要聞：

『今午軍部公布：真崎甚三郎大將，六十二歲，已引退，經過特別軍事法庭審查他與二月二十六日事件的關係後，已被開釋。

『真崎大將，在歷任各要職之後，於一九三四年一月受命任軍事教育總監。到一九三五年七月離職，改任軍事會議委員。繼他而任教育總監的是永田少將，該少將於繼任後一月，在軍部被相澤上校所刺殺。（作者按：此點是錯誤的。永田是陸軍人事科長。繼真崎而任教育總監的是渡邊，鏡太郎大將，他於『二·二六』事件中被殺。』

我的文章自然永不會被刊出，但我很希望法西斯軍官們已經傳看了牠。把事實暴露給人民是這種人所最害怕的，或者就因為這原因他們才決定聰明的辦法是把真崎的名字洗刷一下——在污辱了十九個月之後。

對於那些無知的狂熱青年之犯兇惡殺人罪，真崎一定是最抱遺憾的人；他們把他當作偶像崇拜，但他所教訓他們的是厭棄私人軍隊。

兩個人的被殺使狂熱青年們所敬愛的祖國蒙受了不可補償的損失。八秩老翁的高橋，是全世界最大財政家之一，絕對無可代替的。天然地他必須與財閥的代表們相來往，但因此那些鄉村的青年幻想家就把他烙印作『番頭』（夥計），即『富人的小厮』，如哥倫比亞大學校長從前曾被人稱呼的。他又是坦直而有勇氣的，會屢次公開地警告軍閥們說，日本的財力不能支持六個月以上。

的戰爭，並且他們也沒有必須發動戰爭的切實理由。除了在軍閥們中間之外，他或許是全日本最受愛戴的社會人——別人很親愛地贈他一個渾號「達摩佛」，這是個象徵繁榮與幸運的佛教聖人的名字。一個日本記者曾描寫他道：「他那短胖的身材與愉快的風度，無疑地是很像這個佛教聖人的，但有一種玩具的達摩佛，無論你怎樣置放牠，牠的構造與重心總會使他搖動而直坐。他是亨普特·雷普特（Humpty-Dumpty）」（倒下就起不來的一種人之稱——譯者）的反對者，因為無論他跌倒多少次，他總會起來而且還是他原來的精神。高橋和達摩佛一樣，是永不倒下的。但他却忽視了農民的苦痛。

齋藤大將是日本惟一生存的另一個大政治家，但也被這些青年後生所殺了。在他們的眼裏，他不僅是一個「番頭」，並且還被塗抹成一九一四年的三井與海軍舞弊事件中的受賄者，雖然他是十分清白的。在他被殺之前約一年，即已經擔任了首相時，他對我說：「他們想得到我而甘心——想得到我而甘心！——因為我不同情於這椿滿洲生意。自然地，像我這樣年紀，如果能退休是愉快得多的。但是天皇叫我出來，並且——極真摯地表情——我也願意盡我的殘力以保持東方的和平。」

齋藤被殺時是七十七歲，他有一段叫人不能相信的光榮成就的長履，其初是個青年海軍司令官，當某個德國海軍大將擺出兇惡的相貌時，他在馬尼拉與杜威大將（美國海軍大將，已故——譯者）站在一起；再則，在老寺內把朝鮮推翻了以後，他又使牠復生。他重新回到公共服務是在「五

一五」事件後，當時大養被殺了，我記得我會想到只有他是適合於繼任首相職務的人。他是議會政府的熱心朋友，他接受了首相職位以後，社會上便有人說：「對於法西斯主義或希特勒主義的恐懼，現在已再不能警動人民的心了。」（註）但是他輕視農民！

他是可叫作秀美的極少數人之一。他直挺而活潑，對於他所教養的童子軍深感愉快，他自作他們的隊長；他和你在他的寬敞的郊外書房裏談論歷史與文學時，也同樣地深感愉快；他的美好的臉籠罩着無限的銀光，在他所在的房子裏欣然地好像是一幅希有的圖畫。被殺之時，兇手們用帶釘的鞋踐踏了他的臉，如他們用機關鎗把他射倒那樣兇殘。

這些事情讀起來是叫人不愉快的，寫起來也是叫人不愉快的。這類事情使你替日本的將來覺得戰慄，並且也是必須記牢的事情。無論目的是什麼，都不能證明這種手段是正當的。

陸軍的領袖們已感到很大苦惱了。暴動者的數目以一種可怕的速率在增加，到最近一次已經增加到一千四百人。下一次會有多少呢？要麼想避免已懸在頭上的革命，日本必須於兩個道路中選擇一個：或是清除沉重的農民債務以斬斷禍根，或者是再試試崇拜天皇的腐老遊戲。在國會開會之時，接近皇位的人們必須決定這個選擇。

這時，他們沒有減少擴大軍事工廠，也沒有減少向美國或別處訂購軍火。華北是富庶得太誘人

【註】 福田著日本人的生活，頁六一。

了日本的關東軍在向南侵入長城並迫使中國接受了塘沽協定之後，已經在華北安置了強大的駐守軍，並疏濬了塘沽港口，使能容納重載的大船，甚而軍艦。

最大的經濟利益是棉花。『滿洲國』能供給大量的煤鐵給日本工廠，但牠的土壤與氣候却根本不適宜於種植棉花，而棉花是日本的極大多數工廠的原料。日本已厭於依賴美國及印度的『植物羊毛』之供給了，尤其是近年中國已經變成了世界第三個產棉國之後是如此，並且中國的供給又是極其便利的，華北三省是主要產棉區，又有塘沽港口的便利。準確地說，華北三省包含着全部中國棉田的百分之三十三點六，生產中國棉花的百分之四十二點六。

更便利的是，在日本採取了『和平深入』辦法而不採取戰爭手段時，華北的一個對南京獨立而半自主的政府已迅速成立了。這是極便宜的，況且日本已變成了工業老手哩。無論如何要和平深入吧；但是——陸相杉山說：如果中國政府拒絕『聽憑處置』，那麼『中國就必須被擊碎到經濟與軍事上絕對絕望的境地。』

## 第十四章 極峯的一九三七

我回美國住了三個月，一九三六年初春又到了日本。在這個短短時期裏，最顯著的變化，就我從表面上能看見的說，是日本對於中國態度之改善。

變化發生的原因，我認爲是日本駐華大使川越茂君從南京帶回的報告，這報告說：中國正在走上統一，正在整理國內的秩序，正在增加自敬，因之日本應該敬重牠；因此，這大使自己說，日本應該改變牠的態度，給中國以友誼與幫助。這，他說，不僅是正當的，並可作爲發展商業的基礎。

當年十二月的第二星期，我和十二個美國人（其中三個是「頑固的商人」）結伴，經過朝鮮與滿洲而去向北平。在經過這兩個地方時，我們聽到了驚人的消息。蔣介石將軍已被人拘留，拘留他的是日本，在四年前趕出滿洲的「少帥」張學良。

在日本這兩個附庸國裏，發生了嚴重的激動，這是無足怪的。「日本在中國的最好朋友」——廣田弘毅君有一次向我這樣地說到蔣介石——已落到日本的最大仇人之手了。並且還會再發生什麼事情呢？

北平的激動，比在朝鮮與滿洲的嚴重得多。事實上，整個中國都慌亂了。

只在近來整個中國才能一下子都慌亂起來。只在近來中國才有了普及的報紙，甚而還有了普及的無線電。現在，消息很快地傳播到全國，不能讀新聞的人也可以聽新聞了，這在中國歷史上是第一次。

這個簡單事實充分說明，中國在近幾年內已經迅速統一了。這個國家，國土太大了，人口太衆了，因而「中國的萬民」以前無法很快地統一，即無法很快地相交交通。現在他們已經統一了。

在北平，這種統一的結果是很容易地看到，並覺到的。這是我第六次來拜訪中國；從前每一次來時，我總是覺得各方情形一次比一次還不如。那情形是『每個人都只顧自己，誰落後誰就倒臺。』我曾寫道：『中國人是世界上極端個人主義的人。在這一點上，如在別的許多點上一樣，他們和日本人是一個尖銳的對照。把滿袋的鉛彈都倒翻出來，看着牠們散漫地墮在地上——這是中國人。而日本人則像受磁力吸引似的，所有的鉛彈都集合起來，並合成一個有力的鎗彈。或者這就是在作戰上中國所以是一枝土鎗，而日本則是一枝有力的來福鎗的原因。』

明顯地，中國爲達到統一所必需的是交通，與崇奉一個領袖。

我因爲受了日本大使關於中國進步的報告之印象，並因爲知道『對立證明』的價值，所以在北平時我考察四周的現象，讀我所能得到的報紙，並和中國人及外國人接談。無疑問地，川越的報告是正確的。在我第五次拜訪與第六次拜訪之間，只不過相隔幾年，然而中國所已完成的進步是驚人的，統一也一樣驚人。但是我們還須看看統一的極峯。

一九三六年聖誕節，當『少帥』釋放了蔣介石的時候，中國感到了一種希奇的經驗，並且實際上驚喜的情感在這廣大的人民中間奔流。他們所缺少的那一件的東西，現在他們獲得了：崇奉一個領袖。過去兩個星期裏，他們都因怕失掉他而感到恐懼；現在在聖誕節，他從死裏復生了（此時以前傳說蔣已被殺，並且許多中國人都相信了這謠傳），於是感情的激流便奔放在他們中間。我們全

部同伴都覺得到這一點，就連頑固的商人都都覺到了。爲什麼會覺不到呢？這是一。個。民。族。的。復。興。啊！

後來，我離開了北京並離開了聖誕節，我懷疑當時的事實真情是否如表面上表現的那樣重要。但是現在宋美齡解答了我這個疑問，她在一部這時代的偉大著作裏，寫道：『過去從各方面看到的民族精神之驚人表現，隨着去年十二月西安苦迭打之發展，而達到了驚人的極峯。』（註一）

現在我們知道了在蔣介石被日本最大仇人所拘留的兩星期中，到底發生了些什麼，並且日本或許在當時已經知道了。斯諾（*Edgar Snow*）曾告訴我們說：『蔣介石在西安作了囚犯，不得不聽聽他的屬下的講話，結果他同意放棄他那新的圍剿紅軍之計劃，停止內戰，並與共產黨合作抗日。就因爲這一點，所以他的長命的敵人，紅軍，斷然主張釋放這位總司令，並護送他平安回到南京的領袖地位。蔣氏在他的日記中很謹慎地避免觸到這個事實，但證據是無可反駁的。』（註二）

因此，日本軍閥們（他們的情報之準確，常等於他們的判斷之脆弱）便急忙地推進了他們那巨大的侵略計劃，尤其是在日本人民藉選舉票反對了他們之後。他們已來不及阻礙中國的統一了；他們已成功的僅僅是加強了中國人民的反日。『少年先鋒隊』——在全中國約有十幾萬隊員——已經變成了『抗日先鋒隊』，『窮人會』已經變成了『人民抗日會』，甚而『劇社』也已改稱

【註一】 蔣介石將軍，一九三七年紐約出版，頁四九。

【註二】 星期六晚報，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六日，頁一〇，紐約出版。



了『人民抗日劇團』而『紅軍軍官學校』也已變成了『中國人民抗日大學』。

中國已經完成了團結，牠的四萬萬人民都動員抗日了。

所有這一切，都是因為日本的法西斯份子不肯聽從他們的大使的話，並反而壓迫他使自食其言。川越君是法西斯統治下的思想奴化者之可笑例子。在他返回中國的前夕，他竟然拋棄了他在前時所主張的友誼辦法，而轉而宣傳一種威迫的『合作』。這或者是他得以回任的條件。什麼，『合作』的話還有再加一顯的價值嗎？

蔣介石所主張的商業發展，『並不能打動日本軍閥的心』，宋美齡在描寫蔣介石的一本極有威力的書中的極有威力的一章中這樣說，『因為他們所希望的並不限於商業。他們想要中國的土地，及屬於牠的和牠內部蘊藏的一切。他們想要所有權，並且在他們用各種方法取得這所有權時，他們給世界表演了一幕醜劇，這就是有眼光的外國批評者所指的三個錯誤方向的成就之大觀。中國本應該成爲日本依以爲生的最大市場，應該是日本用全力培植友誼的地方，但是日本軍閥在這裏不但播下了仇恨的種子，並且還驚醒了長期沉睡的廣大民衆，使他們產生了保護家國的英勇決心。對於世界別處，日本軍閥又使各國發生了深刻的不安，並促醒了一種危險的浪費的軍事精神。至於在他們自己的國家內，則外國觀察者描寫其政治與經濟的情形，說已經頻臨崩潰的境地，並且這

【註一】 蔣介石將軍頁五一——二五。

種情形就要打碎外國對於日本的道德實質及物質根基之信心。」（註）

## 二

在實際戰爭爆發之前，日本表演了三個內閣連續倒台的滑稽劇。

「二·二六」事件發生以後，日本有九天沒有政府。岡田大將的內閣，在他的妹婿代他而死的那一天就倒台了。天皇詔問近衛親王，叫他組織新閣，近衛又加以謝絕。據說，推薦近衛組閣的西園寺親王不贊成他所提出的入閣條件，即修改憲法。那時候我還信任近衛，以爲他所主張修改的是刪去禍亂根源的「潛在分歧」之一點。但事實並不是這樣。現在我們才知道這個假冒自由主義者的法西斯份子，近衛親王，是想叫他的年老的朋友——議會政府的忠友——把憲法更加以閹割的。

九天之間日本在無政府的狀態中動盪，使東京的每個有頭腦的人都感到不安；最後，陸軍才取消了對於前任外相廣田弘毅君的反對，而許他組閣——他是很會順風轉舵的人。馬場博士繼承了高橋而擔任藏相，但他馬上就叫人覺得，他不慣於正當地處理問題，而却常常倒行逆施。因爲他得不到任何人的好感，所以他必須向各財閥的極能幹的辦事人表示忠誠，以便保障國家的信用，並避免他在任時發生經濟的崩潰。

五月四日當國會開會的時候，那些接近御座的人們表明：他們並不想改善成爲最近叛變之源的社會不公平狀況，而却決意求助於崇拜天皇。他們叫天皇陛下在國會開幕講說中說：「我們對於

最近的東京事變深抱遺憾。我們所希望於忠貞的臣民者，是政府與人民，文吏與武士，都結合一致，以圖增進國民的幸福。」

天皇從來是毫不干預政府的事情的；這樣極不平常的幾句話，把所有崇拜天皇的人都送到昏迷的狀態中了。就是那素來清醒的東方經濟報（Oriental Economist）也評論道：「當這件出人意料的事情（天皇到議會講演）發生時，驚恐與自責的心情不但產生於參加這個儀式的人們中間，並且無限產生在一般的日本人民中間。日本人民所受的印象與激動是怎樣的深刻，則只有日本人自己能正確地知道……這講詞雖然是簡短的，可是如果用傳統的眼光去看，則這個宣告中顯然包含着不可違犯的天皇的決定，從此以後所有的政治情形都要圍繞着這個決定而旋轉。具體地說，現在可以十分斷定：要想復演「二·二六事件」是不可能的了。」

當然，這個具有決定意義的演說，不過是企圖統制思想的一個例子。問題的重要點是，那些極感驚惶的暫時勾結者——軍閥與財閥——已經射出了他們的最後一顆子彈，即拿天皇崇拜來作盾牌了。他們把所有的財產都下在這一注上，因為在天皇陛下發表了這個演說後如再發生一次軍隊叛變，一定要連這個最後根基都被推翻，並且現在還是有被推翻的可能的。除此以外，這些暫時勾結者在那時無疑地已經想到了發動一個戰爭，以便把兵士們對於國內不滿的注意力，轉移到虛構的仇人的身上。再則，彌縫一個軍隊內部裂罅之最好的熱力，沒有比戰爭熱力更好的了。

廣田在這時兼任了外相，此外惟一重要的閣席是陸相（在這個內部危急的時期）最後軍部中的法西斯份子們得勝了，寺內壽一大將出來執行他們的意見。日本文的報紙，因不許再用那用得過多的『傀儡』一辭來形容寺內，馬上就從日本歷史中搜出了一個較好的名辭來應用。這就是在不光榮的足利時代（一三三八——一五七三）所用的『下尅』，其意義是『在下者統治指揮着在上者』。這個名辭是美麗的，因為在南大將握到統治權以前，少壯軍官從下層向上推動。寺內是寡言而有計謀的人，他馬上就使軍人色彩的廣田內閣失掉了民心，一九三七年一月他又踢翻了牠。廣田內閣倒台的原因是寺內所造成的德日的反共產協定，寺內對於德國是幾乎和他對於日本一樣親密的。倒閣的內幕會很正確地描寫在現代日本上（一九三七年三月號），現在簡述如下：

廣田內閣的倒台是因為政友會老政治家濱田國松的一席話，他在當時也是民政黨的發言人；兩黨的預先聯席會議，同意推翻軍閥的內閣，而牠經不起攻擊的最大的弱點是德日協定。這個協定不僅引起了列強的疑慮——這個機敏的政治家說——並且還挑動了國內的不安。他攻擊『某部分』（暗指陸軍）存有一種『要造成專政的政治意識』，即是說要造成法西斯主義。這種意識，他宣布說，將要破壞軍人與文吏的合作，因而社會爲之深覺不安。

這幾句話叫寺內生氣了，並且也就是要叫他生氣的。他說，濱田污辱了軍部！

『請指出我的話的那一部分污辱了軍部！』濱田要求。『如果陸相能指出我的話中有這種話，我願自殺以謝。如果陸相不能指出，則我將請陸相自殺！』

這話從日本人的觀點看來，確實是一種污辱，但只是對個人的。但寺內不敢指出，因為他不敢把濱田所說的『某部分』就說成軍部，而陷他自己。於控告軍部行為不正的地位。但在他拒絕指明時，他却表示了諷刺，而『諷刺是最壞的東西』。在當天晚上的閣議上，寺內要求解散國會，理由是牠對於『國家危急』——軍閥口上所常常挂着的術語——缺乏正當的認識。

比較外交化的廣田內閣，僅決定使國會停議兩天。第二天早晨，寺內去找首相廣田君，要他在解散國會與他自己（寺內）辭職的兩途中必須選擇一條。由此產生了，想在政黨領袖與陸軍領袖之間進行和解的企圖，但後者拒絕了和解。於是廣田內閣決定與其解散會議不如自己辭職，因此整個內閣都辭職了。

作者曾在現代日本上解釋這件事實道，濱田演說的目的，是要暴露軍部之利用廣田內閣而培養法西斯主義，並接續着說：『寺內宣布說軍部不能與政黨和合云云，就是說明軍部這個組織無資格與普選人民的代表相合作，德日協定的結論提供了進攻軍部勢力之適當的口實。這協定自己僅是一個象徵。牠被當作法西斯主義在日本生長的象徵。在這種生長還繼續的時候，這協定將遭受攻擊。如果這種生長停止了，則反壟協定即失去任何重要性。』似乎再不需要什麼討論了。

此後兩次內閣的短命，是同樣有趣味的。

宇垣大將，『八個嚴重事件』之首一個中的野心英雄，現在暫時握住了活動首相地位的機會。在最後一個嚴重事件完結後，他從朝鮮回到日本，後來他的朝鮮總督的職位爲南次郎所佔了去。廣田倒台的時候，宇垣有充分勢力可以叫天皇任命他組閣。但是一種奇怪的現象發生了。陸軍領袖們反對他組閣，反對之烈使他的內閣無從組成。對於這反對，他覺得是一種羞辱，因而他要把他的軍人徽章拋棄，而與軍部完全斷絕關係，此後宇垣便隱晦起來，直到一九三七年秋天被委爲近衛內閣的『智囊團』中的一員時，他才又恢復了光明。

宇垣把天堂只瞥了一眼而就從天上掉到地下，他所以這樣閃電般墜下來，許多解釋者都歸功於陸軍領袖的反對。這些領袖們中之顯然地還保有充分武士精神者，都還能記得聖德太子，日本人中最高尚的人，在一千三百年之前所說的這樣的話：『鄙視只圖私利的人，而尊敬服務公衆的人——此乃爲臣之道。』宇垣的做官野心是圖私利的，如果這樣說明能夠站得住的話，陸軍的領袖們是不會忘記六年以前的『三月事件』的。

這種形勢使『仁丹鬚』的林銑十郎成了法西斯日本的軍人首相；在皇宮中經過巨大的擾亂之後，據說他在早晨一點鐘奉到了組閣的御旨。在背後握實權的人看來，或者他的上台就是法西斯主義之取得政權。或者他們認爲他是易受操縱的。他雖然痛擊了法西斯的最大仇人真崎，可是他們

還認爲他不能很聽話。有一次他在國會中不覺失口道：「我的主張是溫和而平常的。」這對於他們應該是一個警告，因爲凡是溫和而平常的人，當失掉了理智時，便不溫和而只平常；林之採取兇猛的辦法而直接找天皇去把眞崎壓下，就是個很好的例子。正因爲如此，所以到國會開會時，廣田所不願冒險的事情他作了。解散國會。「對於尾崎及其他獨立議員所發表的某些批評，軍界深覺憤恨，解散國會是教訓議員們的一種方法。」

這樣不溫和而且欠平常的行爲，使許多新首相的批評者都公平地稱之爲無頭腦。因爲解散需又要再選舉。選舉的結果如何，只有林似乎抱有絕對信心，他不是給了教訓嗎？人民會不選舉一種聽命軍部的新議員，而使法西斯主義合法化嗎？但人民並沒有選舉這樣的議員。一九三七年四月三十日，選民在票櫃之前以三十對一的票數打消了軍部的候選人！

對於這種慘敗表示了一個月的頑強反抗之後，林終於屈服了，並完結了他的四個多月的大將首相生活。六月初，近衛親王繼他而爲首相，不宣之戰爆發在七月七日。

我們已經看見近衛親王曾奔向天皇的海濱行宮，乞求把軍部的計劃與軍用經費蓋上御璽，以便把已成事實擺在國會特別會議的面前，使對之懷疑即是不忠，對之猶豫即是犯罪。當傀儡國會開第一次會議的時候，法西斯的發言人就悍然地告訴牠說，牠之所以被召集「是爲了要贊成陸軍之佔領平津一帶的華北區域，及通過一種統制經濟與財政的政綱。對軍部冒險的批評，即使廣田內閣

倒台的原因，」最可信賴的報紙這樣宣布說，「已經絕跡了。國會領袖們的那種要求各大臣解釋對華政策並對之挑戰的思想，也都放棄了，因為這時候天皇已於半月之前批准了政府的對華政策了。」

天皇崇拜很光生地在法西斯份子手裏發生效力了。

近衛親王取下了他的面具。在第七十二屆的國會會議上——兩個月以後為表決另一項不宣而戰的經費而召集的——他完全拋棄了這面具。九月六日美聯社的東京電報道：

「首相請求國會贊成他的經濟政綱，這政綱將使日本成為德意那樣的完全總攬國家，並將使政府統制全部的商業、航運及其他各方面的經濟生活。」

日本人民已經失掉自由了，軍部操了最高統治權。

更善於帶假面具的南次郎，曾把天皇稱作最高軍事獨裁者。但實際上他自己正是這種獨裁者，並還要超過！這個穿茶綠色軍服的幕府將軍已經變得更無禮，還想公開地修改天皇的權利。「下剋上」。現在是這種新的篡奪的時代。

### 三

對於日本之突然投入中國的冒險，有着各種各樣的解釋。最有趣味的解釋之一是「新歷史論」，這種解釋忽視了個人的意志，使人成為命定主義的玩具，很像希臘人之使他自已成為宇宙神宙斯。



的玩物一樣。

按照這種說法，當一八九四年日本與中國戰爭時，日本已陷入一種神祕而不可抗的力量中，這在希臘人叫作『必需』(Ananke)，在中國人和日本人則叫作『面子』。第一步採取以後，除非想不到的『失面子』的情形，第二步是必須繼續採行的。俄國之陰謀干涉日本在朝鮮的重大利益，中日戰爭成爲不可免，結果朝鮮完全被日本所併吞。這一戰爭使日本統治了南滿，而俄國統治了北滿——兩個地方都在分裂的不定的中國之僅僅名義的主權之下。但是當俄國成爲日本的緊接而危險的鄰居，而中國也成爲在事實上能主持從前的僅屬理論的主權的時候，日本就必須更向前進了，不然則只有後退。『這就是日本的情形。這解釋並不是想證明日本的行動是對的，也不是想斥責日本的行動。這是一種敘述與一種解釋。日本人已被事變的繼續發展所握住，他們是這些事變的後裔而不是其祖先，因此他們今天是在極不能有選擇自由的情形下被帶向前去的。』(註)

一片胡說！

本書作者相信，日本突然投入對華戰爭之簡單而合乎理性的解釋，可以回顧本書以前各章而得到，決不需要求助於忽視個人意志之古希臘的命定主義。

【註】 見美亞雜誌 (Amerasia) 中的一文，根據巴色特納星光新聞 (Pasadena Star-ews) 上魯威爾博士 (C.H. Rowell) 所引。

我們可以從一條人爲事變的鐵鍊之末端來開始，而作回溯地探求。

最後加速這次對華戰爭之爆發的，是一九三七年春天選舉所給予軍閥及經濟帝國主義者的急促心理。對於人民的呼聲他們是不會聽不見的。由於害怕再遲延要更失掉威信，由於害怕陸軍中再發生叛變，由於害怕中國的急遽統一並且由於明瞭世界別國都牽累於本身的糾紛——因此種種，日本的軍閥與經濟帝國主義者便急促地推行了他們那久已審定的計劃，而突然投入戰爭中了。他們在投入戰爭時還沒有準備好。

「二·二六事件」以後，法西斯主義的勢力已逐漸強大，這事件本來是農民兵士反抗「私人軍隊」的叛變，但反被法西斯派所利用以完成了一種「私人軍隊」指揮這種軍隊的是日本的不露面的莫索里尼，南次郎。這樣，這個「最嚴重的事件」反而促進了牠所要阻止的那種傾向。

就是「新歷史論」也承認日本可以停留在長城以北，而不必南侵。但是她的自由主義的領袖們却缺乏勇氣，不敢反對經濟帝國主義者的野心與貪慾。日本在滿洲有許多便利情形，如果她只設法加強她在那裏的地位，則極大部分的經濟需要會得到滿足，並且她也會保持她的朋友與善意者對她的敬意了。

可是在滿洲事變的背後，藏着軍部要觸殺國會與內閣的決心，如南次郎的有名演說中所悍然表示的。而使他有力實現這種決定的，是伊藤與畢斯麥應負責任的那種憲法缺點。

在這種缺點的背後，藏着親近天皇的人可以統治天皇的古老習慣，這習慣是伊藤所培養起來的。

在這裏我們就接觸到了一個基本事實，即日本想生在兩個世界中：狗將軍的世界與現代的世界。

這事實表現於既把天皇利用作政府的實際源泉，而又玩弄一個現代的議會；這事實表現於要利用崇拜天皇的古舊偶像，以圖成爲二十世紀的世界強國。

這事實表現於利用孔子的孝道，而給富人們準備了一種名爲「藝妓」的玩具；並從餓死人的農民家庭中，給日本的男性世界準備下了娼妓。

這事實表現於保持封建忠德之存在，與封建工資的勢力，因而得以從最新式的製造方法中取得巨額的利潤，並用價賤的貨物壓倒世界的價昂的貨物。

這事實表現於一方面既簽字於國聯盟約，九國公約與凱羅格公約，另一方面又養育着秀吉的征服世界的古代夢想。

這事實又表現於保持住誇妄狂者之事故與例子，如所謂「四十七浪人」者，以培植自殺而幫助荒木大將或南大將的軍隊之紀律。而且像忠臣藏這種劇本的毒害的影響，已大大傳播了自殺的習慣，一直到牠成爲民族的污點，並寬恕一切政治暗殺，如「四十七浪人」所爲者。試想想本書中所提

到那些暗殺，從一八八九年的森子爵到一九三六年的齋藤大將與高橋藏相！目前日本的不幸原因之一，是她已沒有大政治家存在了，除非我們把槻與幣原算作數，但是就是他們的家現在也處在森嚴地保衛之下，以預防刺客們之伺機暗殺。自然需要一種特別的努力，然後才能產生偉人，如果我們就他們的可貴難能的特長來判斷的話；他們產量少而且不世出；可是日本則把她的偉人都殺掉了。雖然如此，她還可以因她的人民的聰明而驕傲。日本人民的一半都未染上這種惡習，而還謹慎地保存着一種騎士精神。

最後，日本軍閥受奴化內閣之幫助，正在企圖把時鐘撥回幕府將軍主義的專制時代，想這樣地建立一個超世界的強國——無疑地，這是受了意大利的凱撒主義的遺產及模倣這遺產的希特勒精神之鼓勵的。

日本人民會接受這種遺產嗎？

如果日本要避免可怕的毀滅，那她必須脫離她的古代的過去。如果她還想成爲未來世界文明的貢獻者，那她只有生存在一個世界，即今日與明日的世界裏才能辦得到。她已經花費了長久的時間，想把新酒裝進舊瓶裏。酒囊無論怎樣貴重，必須在崩裂以前就拋棄。如果現在的錯誤統治還繼續下去，則這酒囊無疑是要崩裂的。這問題不是征服中國的問題，而是征服南次郎及其手下的軍閥的問題。

這些日本平民的敵人，已經違反了他們的軍事經典。孫子，紀元前五世紀中國的一個軍事家所著的書，是一部很小而現在仍爲遠東的軍事經典的書。牠在日本之受人尊重比在中國還要厲害。在作戰篇裏，孫子說道，即使作戰的形勢是很會勝利的，但「時久則鈍兵，挫銳攻城則力屈，久暴師則國用不足。夫鈍兵，挫銳，屈力，殫貨，則諸侯乘其弊而起，雖有智者不能善其後矣。故兵聞拙速，而未睹巧之久也。夫兵久而國利者，未之有也。」

南次郎及其手下的軍閥們，顯然污辱了日本最大的現代軍事家，東鄉平八郎大將之教訓與模範。東鄉大將在其八十八歲的生活，中經歷了許多的滄桑。他少年時就服役軍務，成年時指揮軍艦把沙俄的艦隊送到海底。他所以能這樣成功，是因爲他的生活總不離開現在，因爲他總是與促使日本進步的那些偉大民主主義者爲伍。這個「沉默的大將」在公開講演中變爲多言的大將之惟一時候，是一九一一年他在紐約祝飲美國總統的時候，這時他是到英國參加過喬治五世的加冕禮而經過美國回國的。他選擇了「和平」這題目，而以幽默語開始道：

「我想我的名字是特別有意義的，因爲「東鄉」之義爲「東土」，而「平八郎」之義爲「和平兒子」。因此我是東方的和平兒子了，我以參與今日之會爲特別榮幸，因爲他是和平會與日本旅居紐約同鄉會召集的。我是最熱心於維護永久和平及日美之間的和愛的人。我想說的是：和平的勝利比較戰爭的勝利爲光榮。」

東鄉在一九三四年春天死於東京，死前不久他向一個日本友人說了以下的話，這個友人把這話寫下來，因而應當是無錯誤的：

「同情於戰爭的人是不懂得戰爭的人。經驗過一次戰爭的殘酷與可怖而還愛戰爭，這種人是無人性的。任何東西都比戰爭好；除了保護國家的生存，我們應該以任何代價避免戰爭。我恨戰爭！」

我希望東鄉的精神仍然生存在日本，抱着這個希望，我把這本小書越海贈寄；日本的讀者們如果在這中間找到創痛，那我願意他們相信，他們是一個的朋友的創痛。但是對於他們的現在政府，法西斯主義，作者是永不會妥協的。

## 第十五章 法西斯同盟

法西斯主義是一種「紙上」的學說，由世界三個武裝國家即德、意、日逐漸製造成功的。這種主義之使用文字，僅只爲了想達到殘刻與兇惡的目的，絲毫不注意字義的真實與虛偽。牠說的不是我們的語言，而是馬基雅佛利（*Machiavelli*）的語言。（註）

在一九三七年春天我再次拜謁意大利之前，就是對於莫索里尼我也存着一種虛心的。五年

【註】 馬基雅佛利（一四六九——一五二七）弗洛倫斯的政治家與政治著作者以陰謀、狡詐、殘刻著名。

以前，意大利是所謂「工廠歌聲不絕的國」，莫索里尼是正交好運的時候。城市街道中的乞丐消滅了，肥壯的兒童快樂地遊戲在威尼斯的大方場上，到處都是喜笑顏開的人民。但現在則情形不同了。到處是不景氣，恐怖，仇恨。

有人說意大利人是不喜多說話的。我覺得不然。我從未聽到的嚴厲批評莫索里尼的話，在意大利時我却從意大利人口中聽到了。他們在談論問題時，會把他叫作「暴虐君主，無人心，無憐憫，只要他能昂頭闊步，則在意大利人民身上隨便增加多少災禍，都是他所不在乎的。」這時他們正開始給他在阿比西尼亞的瘋狂冒險供給經費，這冒險是他的轉灣點。戰時的軍笛與喇叭聲，已再不能興奮他們了，他們是在無可奈何地睜眼看着一隻鐵手伸進銀行去，攫去他們用血汗掙得的最後積蓄。街邊房屋的山牆上，用大字寫着標語，「信仰，服從與戰鬥」其意義就是「信仰我，服從我，並爲我，即你們的新凱撒戰鬥。」但是人民對於這種請求是冷淡的，並且冷淡之中還包含着仇恨。同時，他們那六歲的小兒童們，即所謂「狼子」，正經過我們的窗口而向前進行，而走向戰爭的屠殺場。

雖然有這樣深刻悲苦的現象，但我對於莫索里尼仍懷着虛心，一直到我讀到了一本沙爾法地 (Margherita Sarfatti) 著的莫索里尼自傳的時候。我們在叫作米德登的茶室裏看見了一本英文譯本——這個迷人的茶室，面對那普列士灣的美麗灣曲的碧海，裏邊有一個圖書借閱處。後來，到倫敦時，盡力在舊書店裏搜尋，我們尋到了同樣的一種譯本，譯者是維特 (Frederic Whyte)，現

在我寫本文時牠就在我的手邊。

使我此後永與莫索里尼隔離的，是他那「論馬基雅佛利」一文，現在我從他的自傳的第十七章引幾段如下：

「我們可以問，在太子（The prince 基雅佛利著）出版後的四世紀的現在，書中所講的那些話仍然是活著否呢？馬基雅佛利所留下的建議，是否能被現代國家的統治者接受運用呢？太子所談的政治制度，是否僅有該書著作時的一時價值，因而已有一部分過時了呢，或者是相反，牠就在今天也可以普遍適用呢？我肯定地答覆說，馬基雅佛利的學說之在今天，比較四世紀以前還要生動而適用。

「在馬基雅佛利的政治制度中，人是什麼呢？馬基雅佛利怎樣認識人呢？馬基雅佛利像一切有機會和他的同事們繼續而廣泛地交談的人一樣，是一個鄙視人類的人，他喜歡把他們放在被動的受羞辱的地位上。

「照馬基雅佛利的意思，人類是悲痛的東西，不很留心自己的價值而很留心外界的利益，而且他們的感情與性格是會迅速改變的。在太子的十七章上，馬基雅佛利表現他自己道：「這話對於一切人都可應用：即他們是卑鄙的，反復無常的，欺詐的，閃避危險的，貪得無厭的；在你不斷賜給他們好處時，則他們把一切都給你，他們的血，他們的財產，他們的兒女，他們的生命，當你還很不需要這些的



時候，但是當你的需要漸漸走近的時候，他們就掉頭跑了。人類對於叫人愛的人不很敬重，而對於叫人怕的人則很敬重，因為維繫愛情的是一條感荷的鏈子，這鏈子一有機會他們是會斬斷的；而維繫懼怕的是一種懲罰的恐怖，這恐怖是永遠不會失掉的。」

「並且在第三章談論中，他又說道：『對於指導共和國的人與執行其法律的人，把一切人類都看成壞的東西是必要的，並且遇有適當機會時搜尋他們腦子裏的惡性來使用，也是必要的。』」

「不必要的話我不再引述了。我所引述的這幾句話，足夠叫你明白，馬基雅佛利之惡眼看人，並不是偶然的，而是他的思想的基礎。並且這也是顯然的，即馬基雅佛利的話不僅說的是他那個時候的人類，即十五與十六世紀時生活着並騎在他們的馬上的人類，而說的是各種各樣的人的全體，沒有時間空間的限制。從他那時候到現在，已經許多年了，但是如果允許我判斷我的手下人與同事的話，我不能絲毫減輕馬基雅佛利的批判。我或有還要比他走得更遠一些。」

提到這個問題：我們今天所通用的『人民』（Popolo）一辭的嚴格意義到底是什麼，莫索里尼繼續說：

「『人民』一辭從未有人下過定義。牠只是一個抽象的字眼。誰也不知道牠到底是何時起何時終。『人民』上所加的『主權』形容詞，只是一個悲慘的詼諧辭。」

『在我那著名一時的文章武力與同情（Forzo e Consenso）寫出以前很久，馬基雅佛利已經

在太子中寫道：「由此可知，凡是有武力的預言者都勝利，無武力的預言者都失敗。因爲人民的天性是易變的，叫他們相信一樣東西容易，但要維持他們的相信就困難。因此，處理事情的最好的辦法是，在他們已不相信的時候，可以用武力叫他們相信。」

比這還違背民主主義的東西再想不到了。但是在像現在這個時代，即當莫索里尼的兇殘的信仰正掃蕩世界的時候，民主主義者應該注意這個「無武力的都失敗」的警告。就是在馬基雅佛利的話中也是有真理的。

大家都景仰希特勒學了莫索里尼的榜樣，而現在南次郎又加入了這兩人的團結，合力向野蠻主義開倒車。

單就日本本人來說，這種開倒車會使每個知道日本的悠遠歷史的學生，特別感到震動。聖德太子，生於一千三百年以前，已經拿日本人的第一條道德規律告訴了他們。在這個規律中，他說：「誠信是正義的基本。在任何事件上都要誠信，因爲誠信之中包含有善與惡，成功與失敗。」

但是日本的現代政府好像拿欺詐作了道德原則。例如他們對待凱洛格和平公約的情形，在這個公約中，他們同意於五十七個政府，「斥責以戰爭作爲解決國防糾紛的方法」並且「無論爭執與衝突的原因是什麼，其判定與解決必須用和平方法。」當你問日本爲什麼違犯了這個尊嚴諾言的時候，她則輕淡地回答道，她並沒有破壞凱洛格公約，因爲她並沒有宣戰。這樣使我們對於以說

謊爲基礎的現世界，產生了一種新恐怖，日本發明了『不宣而戰』在一九三一——三二年她用這手段侵略滿洲，在一九三七年又用之侵略中國。她已經選擇欺詐爲道德原則了。

莫索里尼學日本的榜樣，把不宣而戰施行於阿比西尼亞，他又和希特勒一道，拿這種手段施行於西班牙。他們承認在那裏作戰，但他們不宣戰。這手段使他們像日本那裏，獲得了一種極大的策略上的便利，同時那些仍然信奉着誠信原則的國家則大吃其虧。因此我們便看見了這樣奇怪的事實：艱難締造的和平組織，成了破壞條約者謀私利的工具，我們已經習慣於用意義相等的文字去表達真實或虛僞，因而我們實在難於適應這種新的魔術。這不是要回復到另一個黑暗時代的問題；三個強有力的政府早已費盡心血把牠們包藏在一個黑暗時代中，並且牠們正在努力要把地球的其餘部分也陷入這種黑暗時代。

## 二

這三個暴君公開聯合起來，一遇機會，就祕密地攻擊民主主義。他們把牠叫作共產主義。其實，在現在，共產主義除了在煽動者的半熟腦筋中以外，並不存在，並且除了對於別的半熟腦筋有影響以外，也並無影響。牠還不能成爲一種有組織的國家的形式。俄國會試驗過牠，但失敗了。她已經同着托洛斯基到外國去了。

俄國現在是一個社會主義國家，而不是共產主義國家，公席爾(John Gunther)在他那歐洲

裏面 (Inside Europe) 裏，有時候還懷疑她甚而連社會主義國家都不是。(註) 凡是沒有到俄國遊歷過，或甚而連西德乃 (Sidney) 與韋布 (Beatrice Webb) 的澈底的遊記都未讀過的人，自然不能要求別人尊重他的批評俄國的意見。我們美國人喜歡拾起一個新名字，不管其意義到底是什麼即亂說亂用。三十年前我們說牠是『社會主義』現在我們又說牠是『共產主義』、『社會主義』已經成了十分可敬的名字，但是『共產主義』或『赤黨』則只是贊助法西斯主義的宣傳家，想叫我們用給俄國的名字，實在俄國既不是共產主義國家，因而也不是赤黨的國家。關於俄國我們要記牢的是：她正在走向民主主義。

我們美國人更須記牢的是：當這三個暴君宣布說他們將對共產主義作戰的時候，他們實際是要對民主主義作戰。他們已經在我們的南方的各共和國中得到驚人的成就，並且還有誰不知道納粹主義的扛旗者已在美國組織起來了呢？他們之組織起來不是僅僅爲了要扛萬字旗與慶祝希特勒嗎？

同時，我們國會之不斷爭吵，已使總攬國家中的那些上司們得到了一種喜悅的滿足。這些國家已經把國會與議院的這種單是『吵鬥機關』的東西，都廢除或壓下了。在他們看來，我們國會之爭吵是民主主義沒落的表示。但在我們看來，這至少代表言語自由之無價的特權。

【註】一九三七年紐約出版，頁四五六。

民主主義現在正受前所未有的苦難，並且我們必須承認，這種苦難對於我們是無好處的。莫索里尼對付英國的計策是想惹惱她，像一個捕獅之伎的胡狼之要惹惱獅子一樣，他先攪捉她這裏，後又攪捉她那裏，使她的力量不能確定地專用在任何一個方向上。法國受着國內意見紛歧的牽扯，希特勒在伺機以便進攻俄國，南次郎正在盡力破壞世界的最大共和國，在她還沒有充分的力量足以自衛以前。

樂觀主義無論如何是我們自己的最危險的劣點之一。據作者所確切聽到的，十足的樂觀主義者曾從帝國大樓 (Empire State Building) 的頂上墜落下來，當他下墜而經過第四十層樓的窗子時，別人還聽到他口裏喊着說，『我還是很對！』

## 第十六章 隕星？

日本的對外戰爭是一串的賭博。一八九四年的戰爭之發動，除了山縣親王的殘刻腦子以外沒有誰再感到興奮的，他爲了要實現秀吉的征服亞洲的舊夢，因而用他的新式軍隊與中國的軍隊賭賽。就是山縣也沒有到竟會一擲而統贏了全盤——狂醉了日本人民的戰鬥精神，壓倒了他的敵手伊藤，十年之後違背了伊藤的意志而與俄國又作賭賽。他又擲了個雙六！除拿破崙的早期事業以外，歷史上還沒有見過這樣連賭皆贏的幸運。他遇到的中國的軍隊是中世紀式的，而俄國的軍隊是腐

化的。

對俄戰爭以後的十年，日本又決意要與歐戰中的同盟國賭一下。大隈並不隱藏他手中的牌。他公開地佔料歐洲各國的削弱，及勢力無損的日本能從這裏得到怎樣的利益。結果果不出他的所料。日本利用歐戰的機會建築起了她的銀行，以便再來一次對外戰爭。

一九三一年，南次郎在滿洲擲骰子，他對着國聯的無力，西方列強的精神不定與和平主義（我們美國也在內），及中國的萎靡，而大賭起來。但是他賭不贏。假如不是英外相西門（Sir John Simon）在背後支持他，他一定已撤回他的賭注了，關於這一點我們由史汀生（Henry L. Stimson）的揭露而才知道。（註）

滿洲的賭博在進行時，本書作者適僑居東京，他以日本老友資格提出了警告。有人要我著一本日本往何處去（Japan—Whither）的書以便在那裏出版，於是我就趁這機會表示我的意見道：世界的忍耐會讓日本享受『滿洲國』，但是日本軍人們須臾立正的時候已經來了；如果他們拒絕，而再衝過長城南下中國本部，那麼我敢說日本將要從絕頂而一直墜落，『像一個隕星。』

佩甫爾君（Nathaniel Peffer）在一九三七年十二月號的哈樸爾雜誌發表了一文，認為日本已經在這樣墜落。『我們可以並不過分地說，日本從一八六八年開始的迅疾上升，到一九三七年已

【註】見史汀生著遠東問題（The Far Eastern Question，一九三七年紐約出版）。

達到了最高點，日本之將要由巨大強國而降落，是已經確定的了。我相信，除非是世界別的強國情願自殺，則沒有東西能挽救日本之降落到次等國的地位，至少是在現在的歷史時代中。」（註）

日本軍閥們好像已經明白他們在對華的不宣而戰中決要賭輸似的，因而他們不惜作最後絕望地孤注之一擲。不然的話，像他們那樣無緣無故地攻擊中立國，將如何解釋呢？——其先用機關槍掃射英國的駐華大使，接着又炸沉美國的巴納砲艦，他們本來想賭得一個迅速輕易的勝利。但被殺的高橋藏相所說的只能供給六個月的滴漏，快要滴到最後一滴了。他或許過分低估了日本的財源，或者不宣之戰也並不能算一個「大」戰。但無論如何，他們一定會覺到他們的國家早已受到了財耗力竭的威脅，這耗竭是比較他們向來注意的歐洲的耗竭，還要嚴重的。他們覺得，如果他們從未屈服的中國撤回家去，則他們的面前就擺着羞恥與倒台，這中國是他們所向來看不起的那麼，現在他們一定會問自己，怎樣解釋已浪費的幾萬萬圓的怎樣解釋幾十萬農民兒子在中國之戰死呢？怎樣保全我們自己的臉皮呢？狠狠地擲一下吧！掃擊了英國大使以後，再炸沉一個美國軍艦！這是不會有所失，而或許反會大有所得的。如果把日本的兩個海軍競爭國也拉入戰爭，則戰爭還會使牠們削弱。這樣，在我們自己人民之前不但可以保全我們的臉，還可以保全我們的皮；並且在我們受到第一等敵人的攻擊時，他們還會來支持我們。

【註】哈模爾雜誌見（Harpers Magazine）該號，頁八。

這，或者就是南次郎及其瘋狂的手下人的想法。同時，東京的外務省又爲炸沉巴納事而來道歉。牠的道歉是一文不值的。那僅僅是一個空殼子。日本久已沒有民政的政府了。陸軍與海軍就是日本。在外務省道歉的時候，牠們或許正在準備再來一個新的污辱與損害的計劃。

美國的最好的辦法，似乎只有嚴格的自加抑制，採取像一九一四——一八年日本所採取的態度。讓她自己去削弱她自己去。拿夠用的繩子給瘋人，他們就會自己吊死自己。這就是俄國現在採行的態度。我們能否永遠自制，而坐看日本橫行到底呢？當然，這不是我們所願意的，但文明一辭在什麼地方會有人解釋作：爲將來幸福而拋棄目前滿足的能力。

日本的人民將要付出一筆很重的罰款，但是他們是偉大的人民，將會從卑惡的山桑士（Sans，舊約中人物，以色列的怪力士）所推壓在他們身上的寺廟之廢墟中，而掙扎出來，並重新開始他們的文明長征。這是人的故事，這故事將要繼續，直到他獲得了對抗有組織的屠夫之道德力量，而把他的世界造成一個適於居住的光明世界。



戰挑界世全向本日

每冊實售五  
外埠酌加寄費

美國薛萊爾博士 著

陳清農 譯

發行人 曹祝珊

發行者 戰時出版社

印刷者 新光印刷所

總經理處

廣州多寶街十九號

北新書局駐粵辦事處

版權有所翻印必究

1938年8月30日初版

#7

447441